

淨土聖賢錄

白話讀本

第二冊





此圣贤录 古圣先贤
往生实例 铁证如山
逢此不修 真愚痴人
众善知识 极力推荐
净土好书 发菩提心
深信切愿 万修万去

淨土聖賢錄

白話讀本
第二冊



北京三寶弟子恭制

目 录

净土圣贤录卷五·····	一
往生比丘第三之四·····	一
净土圣贤录卷六·····	七〇
往生比丘第三之五·····	七〇
往生比丘尼第四·····	一二七
净土圣贤录卷七·····	一三四
往生人王第五·····	一三四
往生王臣第六·····	一三五
净土圣贤录卷八·····	一九二
往生居士第七·····	一九二





淨土聖賢錄卷九·····	二六二
往生雜流第八·····	二六二
往生女人第九·····	二七二
往生物類第十·····	三三七
附錄：遵式大師校量念佛功德說·····	三三〇

净土圣贤录卷五

往生比丘第三之四

明 梵琦

梵琦。字楚石，俗姓朱，浙江宁波象山人。母亲梦见太阳堕入怀中而生下梵琦。九岁时，出家于永祚寺。十六岁获准剃度，依止晋翁询法师，阅读《首楞严经》而有所省悟。后来前往径山参学于元叟端公，因缘不相契合。不久之后应皇帝诏请入京书写经典，当他抵达北京时，听到西楼的鼓声，顿时豁然大彻大悟。于是再度赶回径山，拜见元叟和尚，终于蒙受印证认可。元朝泰定帝年间（西元一三三四、一三三八年），出来主持浙江海盐的福臻寺，后来迁往永祚寺，又经历嘉兴的本觉寺。皇上赐号为『佛日普照慧辩禅师』，接着再度迁往主持报恩、光孝等寺院。不久之后退隐于永祚寺，建筑一间屋舍，号称『西斋』，一心一意专修净业。有一次在禅定之中，见到广大的莲华充满于世界之间，阿弥陀佛位居中间，清静圣众则围绕在阿弥陀佛身旁。梵琦禅师曾作《怀净土诗》传于后世。

现今收录其百韵诗曰：

『凡是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奉事阿弥陀佛的人，应当恭敬合掌面朝西向，至心顶礼极乐故乡所在之方。观想阿弥陀佛之门实在是很容易进入，但是忆念佛之法门的确实也是不可思议难信之法。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弘愿尤其深远广大，而我们信愿念佛的菩提心更是要不变而久长。我们忆念佛的心，要如同婴儿思念着慈爱的母亲，就像远游他乡的旅人遥望着自己的故乡。每当到了傍晚的时候，以恭敬尊重的心来迎接夜里初升的新月，用殷勤恳切的态度目送夕阳，此时心中则怀想着夕阳落处，西方净土极乐故乡的弥陀慈父。只要我们心想忆念得分明，就必定可以蒙受接引，因此无论如何，忆想弥陀的心不可以暂时遗忘。』

凡是念佛修行的人，日常饮食最好要素食持斋，并且要不断地熏习佛法，这是最佳的修行方式。五辛应当全部斩断，十恶要好好地提防。不用贪求名利，也不必劳苦地数说别人的是非好坏，只要以粗布棉衣遮盖我们四大假合的幻身，以野菜淡饭填塞我们饥饿的空肠，摆脱去除多生的业债，抵抗我们充满欲望九漏不净的皮囊。我们的精神才稍微懈怠散

慢，喜怒贪嗔的心念便开始纷乱挠攘。水滴虽微却能渐渐盈满器具，江流大海也始于点滴的水源。要努力地积聚未来的功行，尽速令其具足圆满，趁着现在依然体健身强。

应当于清静的室内敷设庄严的莲华宝座，炉中焚起百种名贵之香，凡是新衣都必须先恭献三宝之后才可穿着，种种美食要等待供养诸佛圣贤之后才可品尝，不可以残余的灯油供佛，并且要以煎煮澄澈的净水来沐浴佛像。要知道我们的色身终归腐朽而如土石枯木，奉持戒律要如同皎洁明净的冰霜。令我们的思虑远离种种妄想颠倒，然后独自正身端坐在床座之上。观想思维我们一刹那即得高登极乐净土，心中显发出幽美的金光，色身骨肉的质碍都消融散化，虚空广阔通达内外，而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就在这十方世界的中央。

莲华吐露出鲜丽繁盛的花萼，水波荡漾于亮丽光明波光映照的池塘，清新的微风随处地吹起飞舞，鲜艳多彩的旗帜于风中任意飘扬。处处座落着灿烂辉煌的金色宫殿，间杂着洁净明亮的白玉高堂，楼阁用四宝精巧地组合而成，高台则以七珍晶莹地点妆，阶梯由如明镜般的珍宝砌成，莲华的华苞则是我们憩息居住的新房。奇特的珊瑚裁作成门槛，洁净的玛瑙砌制为桥梁，地面伸展着透明的琉璃，园林中有着柔软的锦绣处处高张。屋内陈列



种种美丽的座席，室外环绕着的尽是明亮的银墙，上方覆盖着玲珑的罗网，土地平坦没有高低上下的山冈。美玉的橘林处处相连，仙界的琪树排列成行。树上的水果硕大而甘甜如蜜，微风吹动树叶的声音就如同美妙的丝竹歌簧。高大的树木自然地整齐对称，青翠之绿叶片片都鲜艳相当。

鸚鵡们一一地吟唱着歌曲，而双双聚集悠游的则是美丽的凤凰。极乐世界的莲池没有昼夜的分别，如明珠的水滴自动地演奏动人的乐曲宫商。流水的底部闪亮着晶莹的金沙，悦人的轻风吹拂于莲池的七宝岸旁。水池中高高低低地开放着各色的莲花，或深或浅地在水中嬉戏游玩的是对对的鸳鸯。群鸟身披着缤纷的色彩，美丽的鲜花散发出种种的奇妙芬芳。成千的枝叶朱红鲜白地交错着，上万的花朵间杂着碧绿与鹅黄，身体无论如何的行为举动都觉得轻松舒爽，鼻端丝毫的呼吸气息都觉得无比的清凉，迦陵频伽在前面跳跃鼓舞，共命之鸟在后方振翅飞翔，枝头的黄莺儿终日地轻声吟唱，冲霄的白鹤们时时振奋地高声引吭。

既已悟达了空性，又哪里有所谓的「我」可以执着呢？同时也知道一切生灭法皆是

痛苦无常。极乐世界到处有菩萨大士们谈论着深妙的佛理，声闻圣人们也共住在七宝的僧坊。到处都在宣说三藏十二部甚深的经典，开演着百千无量的偈颂辞章，字字都是直指人心的菩提道路，句句皆以般若智慧为乘载众人的舟航，挽回向外寻剑的痴客，唤醒向他人找头的丧心颠狂。九品的莲华标示出修行境界的粗妙，三乘教法有浅有深地同时弘扬，冶炼久了自然没有尘垢矿土，筛选清静而没有粗糙的米糠，示现出真正的弥勒菩萨，咨问参学于具大智慧的妙吉祥（文殊大士）。圣贤们如云彩般地众多聚集，天乐时时自然地发出明亮和谐的声音。

极乐世界莲花化生的，全是俊伟纯真的童子之身，优游自在而没有多愁的女郎，个个都有语言的善巧辩才，举止进退都是威仪美妙的翩翩步履，极乐世界处处永远不断地流露着如火焰般的光明，就如摩尼宝珠一样明净而比之更加闪耀光芒。不必悬挂着日月来放光明，又哪里有所谓的限制和界疆。饮食的是诸天的肴膳，而不是世俗的稻谷杂粱。肩上挂着自然如意的衣服，手上之钵自动地盈满甘美的琼浆，整个色身都非常殊妙清静，含藏着光明而灿烂辉煌。袈裟如同瑞云般笼罩在身上，美丽的璎珞衬托着仙人的衣裳。



遍往十方如微尘的国土，周游于诸佛的菩提道场，十方世尊慈悲的容颜皆能够去礼拜覲见，种种的资具可以随意生出而持去佛前供养。专注倾听如来的教化，而令有所得、有所证的执着心念刹时消亡，等到弹指之间回到极乐世界时，了知一切法于自性中本来具足，翻过来失笑从前心外求法的奔波匆忙。时时享受经行的快乐，谁说行住坐卧对修行会有所妨碍。

整个极乐世界完全没有战斗和诤论，遍地止息了一切的祸害灾殃，无论南北之地皆受到阿弥陀佛威灵的被加，不管东西两方阿弥陀佛的德育教化都普遍地彰扬。娑婆世界几番经过时劫变化的大火所烧，四大海都已变成了耕地绿桑，而极乐净土依旧毫无亏损，人民仍是寿命无尽身心健康。既不必征召作战也不用劳动服役，人人永远青春皎好快乐安详。满耳听到的都是法音之宣流，以禅悦为食而不用依靠世间的谷粮，心中永远忆念着佛法，而没有恶毒烦恼的痛苦忧伤。

至于娑婆世界，如果说它的痛苦，真叫人忍不住要涕流泪滂，佛陀的教法有几个人能够了解，邪见横流之严重真是令人不得不悲伤。世人都宁愿被贪嗔痴烦恼所束缚，自

已甘心投入名利欲望的土坑。就好像和盗贼共住在一个村子里，又如同在自己的家里兄弟之间兵戈相残。人人都只想金银财宝堆满了屋子，还想要稻谷粮食盈溢米仓。在山里猎杀野鸡兔子，到野外放牧成群牛羊，今生夺取众生的性命他生必定冤冤相报，与人结下怨仇然后生生世世地痛苦偿还。造业的人就算是在太平盛世也会遇到凶恶的盗贼，分离战乱之时更是难逃刀枪之伤。

好饮而耽溺于杯中之酒，痴迷而爱恋着风尘女郎，内心狂乱好像是脱离绳索的猿猴，意念奔驰犹如野马脱缰。放逸心志而使得生命半途摧折，英年之魂提早步入了黄泉山冈。干戈相斗败坏了礼乐伦常，相互争夺远离了尧舜盛世的礼仪谦让。不停的征战攻伐使得遍地充满了愁云惨雾，不断的战火烽烟浓烈地冲达上苍。整个村子全部遭到了杀戮，到处尸骨杂陈遍满了内外城墙，鬼哭神号于蒙蒙的阴雨之中，含着悲凄哀吊为国牺牲的伤亡。年年凶灾歉收使得人人尽皆饿死，棺木昂贵而少有人能够安然埋葬，破墟瓦砾堆满了禅林寺院，杂草荆棘长满了学校广场，政府不断地征召劳役增加赋税，稻谷黍粱减少收获而不再丰穰，想要念佛却被种种的因缘阻挠，闻法读经的功课也渐渐废荒。

既已知道淨土之乐与娑婆之苦，应当要整飾衣襟，像飞龙在天一样地奋起精进，如同天鹅一般地高步腾翔，要承载看顾同群的飞雁（喻同参道友），不要像独自跳跃于草原的野獐（指独自了脱生死的小乘人）。极乐世界的莲台圣胎我已成就，淨土的法侣现在已经渐渐在望，将来就可以在七宝之地共同潇洒优游，于金台中一起自在翱翔，可以亲见瞻仰阿弥陀佛大慈悲父。弥陀慈父的福德广大无边就如同大海汪洋，无量劫来的功德已经圆满庄严，任何纤毫的过失都已销亡。只要以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期愿往生，即可超越遥远的距离而到达极乐世界，仅仅十念念佛即可具足遥至淨土的行装，如果想要超越生死烦恼的魔界，从今天起就要虔诚至心归依奉事阿弥陀佛无上觉王。」

明太祖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年），梵琦应皇帝的诏请，说法于蒋山（南京钟山）。不久之后又一再受到皇帝的诏请。洪武三年（西元一三七〇年）秋天，皇上诏问鬼神众生的情形，梵琦于是居住在天界寺，收集经论作成一书。准备要上奏皇帝之前，忽然示现些微的疾病。过了四天，在沐浴更衣之后，书写偈颂说：「真性圆明，本无生灭。木马夜鸣，西方日出。」然后告诉一同应诏入京的僧人梦堂噩法师说：「我走了！」噩法师问：

「往何处去？」梵琦法师回答说：「西方。」噩说：「西方有佛，东方无佛吗？」梵琦高声一喝然后往生，时年七十五岁。火化后，牙齿、舌头及念珠都毫无损坏。（护法录 西斋净土诗）

明 妙叶

妙叶。明州鄞县人（浙江鄞县）。元朝与明朝之间出家为僧，精心研究天台宗的教理。专修念佛三昧，著有《念佛直指》上下二卷，其中直指心要一篇，破斥邪妄显示真理，最为精细微妙。其文章曰：

「有大雄力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观察这个娑婆世界有生、老、病、死、业力系缚的种种痛苦，因此教人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国土。然而现今距离圣人的时代愈来愈远，人心世道浇漓淡薄，错解「一切法在心」的意义，于是只认识心中攀缘六尘影像的妄心，认为极乐净土在人内心之中，而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然而却不知此攀缘六尘所产生于心中之影像，皆属外在客尘，本无自体。外在的尘境若无，此缘影的妄心即灭，怎么有乐土在此妄心内呢？又有人说：「悟道后便是佛土在心。既然见性了，哪里有反过来执着极乐世



界這些六塵緣影的道理呢？」世間再沒有比這個更下劣的見解了。

你如果想要悟得真實的本心，應當觀察所認取的六塵緣影之心，本來就在你的胸中，而胸住于身，身居于國土，同時一切的清淨或污穢的世界海，都在虛空之中。虛空沒有邊際，十法界的依報正報，一切都是在虛空之中，此虛空雖然很大，而我真實不動的本心，非有數量大小而又無邊的廣大。彼虛空在我真實本心之中，就如同一小片的白雲點綴在清淨廣大的天空之中，怎麼可以說一切的清淨或污穢的世界海不是在於我們真實本心之中呢？然而佛陀說「諸法在心」者，并非在胸中妄想緣影的妄心內，乃是在於現前一念本來真實的心內，此本然真心離却意識的知覺，超越感官的見聞，永遠斷除一切生滅增減的形相。

既然一切的色身與國土都在此真心之中，則知極樂淨土、娑婆世界等境界，全都是我的心。在真心中任意的舍東取西，厭離穢土欣願淨土，熱衷地着相而求，皆不離開我們的真心。因此，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相好光明顯現時，即是我們自心的显现。自心显现時，即是彼阿彌陀佛現前。我的心與彼阿彌陀佛的心，彼佛與我心中自心之佛性，同是一體無二無別。故說「唯心淨土、本性彌陀」。並不是說西方沒有國土、沒有阿彌陀佛，不須求生

极乐世界，而却妄想执着在你生灭缘影的妄心之中，才叫做「唯心净土、本性弥陀」。

求彼阿弥陀佛即是求自心，要求得自心必须求彼阿弥陀佛，为何今日破灭佛法无明散乱的凡夫僧、闲散的道人、追求名利的儒生，与一般参究禅理之人，都不知道境界即是自心，求生并不妨碍真心的道理。反而在不二的法门当中，分内分外，辨别境界辨别自心。教人舍外境而取内心，背离境界而趋向自心，使得爱憎的情意转多，分别的心念更盛。只要一分别境界与自心有二，便以极乐世界为外境，教人不必求生净土。一分别其心与境有二，便妄指六尘缘影虚伪妄想的为自心，而认为极乐世界在妄心内。又自己思惟此妄心没有形质，本来就没有一切因果善恶，以及修行证悟之法，从此之后便任意虚妄地牵扯世俗的因缘，教人不须礼佛、烧香、燃灯、诵经、忏悔、发愿等等，说这些是着相修行。而关于天堂地狱，以及极乐净土无量无边的他方世界，虽然曾经听过名字，因为不曾见过的缘故，就直接说这些是没有的。反过来说，快乐就是天堂，痛苦就是地狱，这种见解实在是卑劣啊！世尊说这些人真是可怜悯者。

不知我的本心实在是与诸佛的心性同一个理体，阿弥陀佛的广大愿力威德光明，在我

的心中，接受我等凡夫愚痴的心力，护念一切的众生而广作一切佛事，无时无刻不引导于我。我的心亦在阿弥陀佛的广大愿心之内，念佛修行求生净土，广修一切的善行，而这一切的善行无不具含佛的德行。了知彼阿弥陀佛的德行，即是加佑成就我的三昧。因此知道，阿弥陀佛的愿力，从初心、到最后究竟成佛，没有一法不是直接趣向我的心，因为我的心即是佛心的缘故。同样地，我从无始劫来以至今生，乃至尽未来际，修一切的三昧，没有一法不摄归佛海，成就本来的佛性，因为佛心即是我心。如此一来依报、正报、色法、心法、因地、果德、清淨、污秽，虽然同是一心，而实在不妨一一自分，各住其本位。因为唯是一心之故，虽然清淨的世界和垢秽的国土有所不同，然而所求生的淨土又不出于我们的真心。因为一一自分各住其位的缘故，虽然同是一心，而必定要舍离垢秽而执取清淨。厌离垢秽的娑婆世界而追求清淨的极乐国土，如此则能感应道交，见到自己的本性弥陀。了悟一切法唯心，则虽然清淨与垢秽明显地分别，依旧可以悟到唯心淨土。

若能如是而修行，如同一滴水投于大海，便与大海同一味，如此才知大海即是自己。怎么会有任何一种所作的善行虚妄而无果报，不能成就功德呢？乡野的愚夫愚妇，虽然不

了解佛法的道理，但是因为相信有彼西方极乐净土，于临命终时，反而能够得以往生。畏惧妙有陷于偏空的修行人，因为误认攀缘六尘而产生的影像为心，认为没有外在的国土，因此虽然也在学道修行，还是不免遭受生死轮回之苦。所以说凡是求生极乐净土的人，应当以甚深的信心，发起殊胜的愿力和坚定的行持，或者称念佛名执持密咒，或者旋绕佛塔礼拜佛像、烧香散华供养诸佛菩萨，二六时中反省忏悔，排除所有世俗的外缘，一心专注观想阿弥陀佛的白毫相光，若能如是精进修行而不懈怠或放弃，临命终时自然便能往生彼国。并且更应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受持三归依，完整地持守种种戒律，而不违犯佛门的威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导修行的人精进行持，如果能修如此种种之法，也可以往生彼国极乐世界。

如此念念地求生净土，正是无念无求亦无生，何以故，在精进的当下即是「无修」，而不是不修行叫做「无修」。人命无常，一个呼吸转换之间就是来世，世俗尘事纠缠连环，生死轮回的钩锁不断。如果不于尘劳烦恼忧郁情结，以及得志适意而停不下来的地方，直下一割割断，发起信愿努力行持，尽力向上一跳，怎么可以应念往生彼国极乐净土。我今



天恭敬作礼，奉劝诸佛子们，应当一心念佛努力修行啊！』（念佛直指）

明 可授

可授。字无旨，俗姓李，台州临海人（浙江临海县）。年十二岁出家，十九岁得剃度，受具足戒。出家后潜心参究佛法，后来在灵隐寺遇到普觉明公，问答之间，疑情顿时获得开解。元顺帝至元年间（西元一三三五—一三四〇年），主持大雄山的安圣寺。经过五年，迁移到隆恩寺。又过了两年，前往真如寺，第二年，入宣政院（元代管理宗教事务和西藏的官署），被选为龙华寺的住持，后来作『休庵』于西边的房舍，每天修习念佛三昧。明太祖洪武六年（西元一三七三年）又出来主持杭州的净慈寺，居住两年之后，有一天忽然集合大众，告诫大众应当精进修行，然后以手击鼓而退堂。接着示现稍有疾病，正身端坐面向西方说：『我将要去了！』左右侍奉的弟子们请他书写偈颂，可授挥手叫他们退下，并说：『吾宗本无言说。』接着就合掌，称念佛号，声音渐渐微弱而人寂往生。（护法录）

明 慧日

慧日。字东溟，俗姓贾，台州（浙江）赤城人。幼年出家于本县的广严寺，学习教法于柏子庭法师，接着又游行至上竺寺，依止竹屋湛堂法师，不久之后出来主持吴山的圣水寺。元顺帝至正四年（西元一三四四年），下天竺寺发生火灾，慧日应大众的邀请，前往为之修整，等到寺院完成之后，又回到上竺寺居住。元顺帝特别颁赐『慈光妙应普济』的德号。明太祖洪武初年（西元一三六八年）应诏进入京城，皇帝下诏请他前往天界寺开山，恢复瓦官寺的旧迹，又令他于南京钟山演说戒律。不久之后，回到上竺寺，辞去寺院的事务，专门修习《弥陀忏》。明太祖洪武十二年（西元一三七九年）七月初一，告诉弟子们说：『我梦见青色的莲华在方形的池中生出，清新芬香气袭人，我往生净土的瑞相现前了！』在此之后四天，正身端坐，合掌念佛而往生，时年八十九岁。（明高僧传）

明 普智

普智。字无碍，俗姓褚，浙江杭州人，出家于龙井寺。依止东溟慧日法师受持天台性



具的学说，讲经说法毫无障碍。前后住持了四个道场演说佛法，天台宗的门风因此大振。晚年开演佛法于江苏松江县的延庆寺，因而在此终老一生。普智法师平日专修净土法门，无论寒暑都不中断。明成祖永乐六年（西元一四〇八年）正月二日，稍有疾病。聚集大众，然后端坐面向西方，念佛而往生。普智曾经注解《阿弥陀经》一卷。（明高僧传）

明 景隆、古音琴

景隆。字祖庭，号空谷，江苏苏州陈氏的子弟。幼年即不吃荤，喜好打坐，好像入于禅定的样子。年纪稍长，追随弁山懒云和尚，参究叩问禅宗心法。年二十八岁时出家为僧，邱（山名，江苏吴县西北），明仁宗洪熙年间（西元一四二五年）获得度牒而出家为僧，依止石庵和尚于杭州灵隐寺。不久就往天目山，精进刻苦钻研参究，一日忽然有所省悟，于是即刻前往拜见懒云和尚，终于蒙受印证肯定。景隆既行持向上参究的禅宗，同时又以净土法门劝导人们，曾经著作净土诗一百零八首。有人问到永明禅师『四料简』的宗旨，他回答说：

『参禅的人执守话头，自认是在作守静的工夫，更不用再作别的事，而念佛求往生、

朝暮礼拜课诵等事，都是他们所不行持的，这个叫做「有禅无净土」。像这样的参禅，并不是参禅的正法，这就是执守一个死的话头，不异于土木瓦石无情之物，安住在此禅病的人，十个当中就有八九个，没有办法能够救拔。如果是真正得到禅门宗旨的，就如同水上的葫芦，按住它便又转动，活活泼泼地，如果这样地参禅，不轻视念佛往生之道，朝暮礼拜课诵也能够遵行，不论往左或是往右，无不是道，这就是所谓的「有禅有净土」啊！』

又说：『念佛这一个法门，是修行的捷径。应当要看破我们色身，知道它是不实在的，了解这个世间是虚妄幻化的，只有西方净土可以归向，只有念佛才是依靠。无论念得快念得慢，高声念低声念，统统没有限制。只要令身心清闲淡泊，心中默念而不忘失，无论是寂静、热闹、清闲或是忙碌之时，都是专一佛念而不起第二念。若能如此用功，忽然有一天碰到境界、触着因缘，恰巧遇到转身向上的一句（即明心见性），才知道常寂光净土实际不离当下此处，阿弥陀佛从来不曾离开自心。然而如果执着心想开悟，反而却成为障碍。只要以信心为本，一切的杂念生起时，心思都不要随它而去。若能如此一直修行下去，纵然没有开悟，死后也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并可以次第的进一步修行，绝对不会退转。』



优曇和尚教人提起「念佛者是谁？」或者说「哪个是我本性阿弥陀？」说这种方式是摄心念佛、参究念佛。如今我们也不必用这种方法，只要老实平常的念去就可以了。」

景隆年五十几岁时，曾经自己作骨塔铭文，而他往生的时间，没有办法考据。当时又有一位叫做琴公的人，字古音，是福建蔡氏的后代，曾经作念佛警策偈曰：

『一句阿弥陀，即是宗门头则公案，譬如骑马拄杖，把稳生涯一段。不拘四众人等，持之悉有应验，行住坐卧之中，一句弥陀莫断。须信因深果深，直教不念自念。若能念念不空，管取念成一片。当念认得念人，弥陀与我同现，使人念佛三昧，亲证极乐内院。莲胎标的姓名，极功之者自见。亲见弥陀授记，便同菩萨作伴。自此出离娑婆，一路了无忧患。直至无上菩提，永劫随心散诞。依得此道归来，决定成佛不欠。』（名僧辑略 空谷集）

明 宝珠

宝珠。不清楚他的出身，曾经游行于浙江的杭州、嘉兴一带，无论冬天、夏天都只穿一件衲衣，托钵乞食以自活，夜间住宿则没有一定的处所，整日念佛不绝于口。别人和他说话，只是简略地回答一两句而已，接着又立刻不断地念佛。后来在海门寺，突然好像疯

颠发狂将近半个月之久。一日有个僧人呵斥他说：「你平日都能老实修行，现今应当给世间人作榜样指标，怎么可以变成这样呢？」宝珠于是说：「若是如此，那么我走了！」然后要求沐浴，沐浴完毕之后，安然地站着往生。（往生集）

明 本明

本明。不清楚他的出身，居住在通州（河北通县）的静嘉寺，梵行清白，勤于讲经之业。后来停止讲经，专心修习净土法门，二六时中精进地礼拜念佛，数年而不更改。有一天突然得了一点小病，自知往生的时间已到，于是事先告诉大众。后来身心安然而往生，往生后异香七日不散。（往生集）

明 义秀

义秀。温里人，明世宗嘉靖初年（西元一五二二年），居住在河南长垣县的赞叹庵。每日课诵阿弥陀佛圣号十余声，日夜没有间断，如是修行历时五十多年。他所经行的地方，地板的砖块磨出了凹洞，人们曾经尝试把它补平，但是时间久了又成了凹洞。当时有



一个贫穷的孩子，没办法养活自己，来依止义秀法师，义秀收容之。居住一段时间之后，此人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义秀呵斥他说：『你真是贼啊！』不久，此人果然约集了党羽，乘着黑夜袭击义秀，刚开始袭击时，义秀念佛的声音仍然非常宏亮，再次打击时，念佛依然未中断，但是已经比较小声了，一直等到气尽，念佛的声音才停止。（紫柏老人集）

明 雪梅

雪梅。苏州人，行为处事很奇异，不拘束于戒律，喜好吟诗。明世宗嘉靖年间（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游行到南京，住在报恩寺。每次见到法师讲经，往往笑曰：『乱说！乱说！』平日专修净土法门，动静之间毫无间断。不久又回到苏州，住于竹堂寺。年纪八十几岁时，忽然向大众辞行，约定日期准备往生，大众僧于是集资为他准备龕柩。到了约定的那天，云集了很多送行的人，雪梅笑道：『你们才布施几文钱，便想要逼取老僧的性命，还早、还早呢！』大众于是轰然而散。过了几天，雪梅自己端身正坐在龕柩之中，安详寂静往生。（雪梅纪略）

明 性专

性专。字守庵，俗姓张，苏州崑山人，年少即剃发出家，到处参访善知识。后来拜见妙峰法师，受具足戒，并听闻其《法华经》的讲座。之后辞别而去，往山顶居住，行头陀苦行。一日十二时之中，只有持诵《法华经》，修习甚深的禅定。曾经在空中，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呈琉璃色，深远广大无有边际，于是将此事告诉妙峰法师，妙峰说：『这是观行刚开始成就的瑞相，如果不生起取着的心，就是善的境界。』性专因此隐秘而不向别人说。在石城有一尊百尺高的弥勒菩萨像，明世宗嘉靖年间（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经过战乱的兵火，圣像的金漆已经脱落了，性专于是为之整新，又建筑石殿，与圣像相称配合，因而感应佛像放光，黑夜光明得像白天一般。

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西元一五四四年）秋天，邀请传灯法师，讲《佛说阿弥陀经》，有人请他换讲《弥勒上生经》，性专说：『不必如此，我听说阿弥陀佛与弥勒菩萨，有同样殊胜的身相，同等的智慧，十力、四无所畏亦是如此，我将使大众们同悟本性弥陀，亦即是本性弥勒，先游于西方极乐莲华净土，然后再参预龙华胜会啊！』到了嘉靖二十五年



(西元一五四六年) 仲冬十一月，沐浴更衣，命令大眾击钟诵经，然后趺坐而往生。在此之前的数日，他的衣服中生出灵芝一朵，大于拳头，呈红白色。(法华持验)

明 祖香

祖香。临江(江西)新喻人。居住于山东龙潭寺，专精修行净土法门。有一位名为王杰的居士，建筑屋舍迎请他居住。有一天，祖香告诉王杰说：『我某一天要回家了。』大众苦苦地请他留下来。祖香说：『是回极乐世界的家啊!』等到那一天，祖香自己铺好座具，面向西方而坐化往生。当棺木抬入山区之后，自动地生出火焰而焚化。(往生集)

明 圆果

圆果。字祇园，另有一字曰幻空，不清楚他的出身。年少时为安徽凤阳府防卫守护山区的指挥使。后来放弃官职，出家于五台山。圆果博通经论，顿悟直指人心的禅法。曾经东游到苏州、杭州一带，当他登座说法时，在大白天里如细雨般地落下多彩缤纷的天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西元一五五五年)，浙江中部有倭寇作乱，一直掠取劫夺到了北新

关，当时圆果正好在杭州的佛慧寺，巡抚（各省的行政长官）胡宗宪，听说圆果的道行很高，于是邀请他出山，商议退敌的计策。圆果推辞而说：『不用三日，劫贼就会自己撤退了！』三天后，军中的士兵们看到云层中有神兵数千名从天而降，攻击倭寇，倭寇退败逃窜，大家都认为是圆果的道力所致。

圆果临终那一天，交代弟子十年后才将他火化。到了约定的十年后，众人抬着棺木到野外，准备火化，棺木忽然自己起火燃烧，很快地全部都化为灰烬。当时围观的出家、在家众有千人之多，都看见云层中现出了西方净土的境界，有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宝莲池、金沙之地。楼阁宫殿，都是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所装饰而成的。池中开出青色、黄色、红色、白色的莲花，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等，种种奇妙的境界，与佛经所说的没有丝毫的差别。过了一会儿，突然间天乐响起振动于天空，一段时间之后才消失。（猗园）

明 真清

真清。字象先，俗姓罗，长沙（湖南）湘潭人，年少时记忆力特强胜过一般人。年十

五岁，中秀才。十九岁，家里遇到灾难，因此前往南岳衡山伏虎岩，依止宝珠和尚，剃发出家，受具足戒。曾经参究「无」字话头，有一天因为所乘之船撞到岸边，而有所省悟。宝珠和尚往生后，真清就居住在觉皇寺。他曾经罹患背痛的疾病，有一夜梦到关公（伽蓝护法）给他医药，不久之后病就痊愈了。后来向南游行到天台山，于是在当地结茅屋居住。接着又迁往华顶的天柱峰，修习大小弥陀忏六年，空闲的时间则开示天台宗的十乘法，阐明一心三观的宗旨，前来归附学习的人日渐增多。又应王太初居士的邀请，前往昔日永明禅师的道场，讲解《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一百日。

真清平日勤于修习五种忏悔，私下持诵《观无量寿佛经》，以及《梵网经·心地品》。有一夜，梦见七宝的宫殿美妙绮丽，诸宝行树交错成行，并见到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二大菩萨，正当真清在展身礼拜之时，旁边有沙弥拿给他一面牌子，其中写着：「戒香薰修」，自知是中品往生的瑞相。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西元一六〇三年）正月，获病。把他所储蓄的财物，全部交给五台、云栖、西兴等寺院供养僧众。当时有人送药石（过午之后的食物）给他，真清拒绝地说：「我往生净土的因缘已经成熟了，祥瑞的圣境也已暗

中显现了，不久之后就要辞别这个娑婆世界，我要药石作什么呢？」

正月七日，绝食，只饮檀香水，预期于二十九日往生，又与大众讲说一切法无生的道理，教诲开示甚为恳切。到了二十九日夜里，起身告别大众说：『吾逝矣！』众人请问：『不知和尚往生净土，居于九品之中的哪一品位？』真清回答说：『中品中生也。』大众说：『为什么不是上品上生呢？』答说：『我因持戒的戒香所薰，阶位只在中品。』说完后，安然地往生。过五日后，相貌颜色仍然红润如同在生之时。火化之日，到处充满浓郁的香气，骨头坚硬锵锵有声，时年五十七岁。（明高僧传）

明 明证、真定

明证。字无尘，俗姓魏，浙江会稽人，天性敦厚纯朴沉默寡言，年少就不喜腥臭的荤食，常常想要出家。二十岁，到附近的寺院。遇到五台山的庞眉老和尚，好像很久以前就认识的样子，于是请求皈依为其弟子，老和尚说：『你三年之后，才可剃发。应当先修习苦行，学习各种经典。』明证因此前往丛林，作种种粗重的劳务。学习楞严咒，每天只诵一个字，夜里则礼拜观世音菩萨，一直到天亮而不休息。经过三年，楞严咒才诵完。有一



天突然病倒，卧床七日，全身发痛，好像在抽筋换骨一样。病好之后，夙世的智慧顿时开通。然后，五台山的老和尚又来到，为他剃发，受具足戒，并交代付嘱他终身持诵《法华经》，明证于是就打开经典朗诵，毫无任何的滞碍。不久之后，《华严经》、《涅槃经》及其他的经典，也都能够读通。明证于是告诉老和尚说：『我想要尽形寿乞食，供养老和尚，以报答师父的恩德。』当天晚上，老和尚就不知去向了。

明证每天诵《法华经》一部，每日只吃两餐，除了三衣、经典和钵之外，不作任何的积蓄。凡是人家布施供养他的，得到之后就马上施舍出去。如果有人和他说话，只是和他微笑而已。如此精进简朴地修行，有三十年之久。有一日诵经，神情不悦的样子，弟子问他原因，答说：『我持诵经典一生一世，期望求生净土，难道还要堕入红尘吗？』于是更加精进诵持三年。有一天，突然拍桌子大笑说：『我现在不到红尘去了！』

后来前往参谒云栖莲池大师，回来走到山谷之中的时候，告诉侍者说：『你回去告诉徒众们，我明天就要去了！』第二天，徒弟们都赶到山中，明证问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回答说：『正午！』明证于是命令徒弟准备热水，梳洗沐浴，然后端坐念佛，诵

『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诵到『清净大』即闭口不诵，此时大众都听到空中大声地诵：『海众菩萨』，并传来浓厚芬芳的异香，而明证已经合掌往生，如入禅定一般。七天后，开龕柩，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但是相貌仪容宛如生人。享年五十岁，时为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西元一五九三年）。

明证有一位弟子真定，字静明，出家后秉受师父的训示，精进勤奋地念佛，求生西方极乐净土。同时又礼拜《华严经》、《法华经》以及诸经典。恭造佛像并且斋僧，修习种种苦行。年七十二岁时，预先说明往生的日期，到那一日，果然面向西方，念佛而往生。（理安寺纪）

明 明玉

明玉。字无瑕，俗姓刘，西蜀（四川）人。出家后，到处参访名山，参究叩问诸善知识，精进苦行超乎常人。曾礼拜《华严经》、《法华经》，一字一礼拜。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西元一五九五年）正月，忽然告诉弟子说：『我业缘系缚于娑婆世界已经七十二年，而今将要归去了！』于是断绝食物，不停地念佛，念了十日，声音响亮犹如洪钟。临命终

前，沐浴之后端身正坐，持念珠念佛，声音渐渐地忧伤急促，不久突然大声地说：『佛！佛！佛！倒驾铁牛归佛国！』声音断绝后即往生。（憨山梦游集）

明 法祥

法祥。字瑞光，俗姓周，绍兴（浙江）嵎县人。年少就有出世的志向，参访啸岩老人，啸岩开示他念佛法门。于是剃发出家，居住于南岳衡山的侧刀峰，形影从不离开山林。专一志向老实念佛，以豆子记数，日夜勤奋精进修行，从不躺着休息，人称他为『豆儿佛』。不久，众人前来聚集而成丛林。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西元一六一〇年）二月六日，要求沐浴，礼佛之后，告诉大众说：『瓜子熟也，正落蒂时！』大众之中没有人明白他的意思。法祥于是进入屋里盘腿而坐，命令大众唱念佛号，合掌而往生，往生时山前听到有音乐声。（憨山梦游集）

明 株宏（莲宗八祖）

株宏。字佛慧，号莲池，杭州仁和沈氏的子弟。年十七岁，中秀才，以学问德行著称。

邻居有一位老妇人，每日念佛号数千，株宏问她是何缘故，老妇人说：『我的先生持佛名号，临命终毫无病苦，与人拱手作别而往生，因此知道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株宏从此之后即归心于西方净土，书写『生死事大』四个字，放在桌子前面，以自我警策。年三十二岁出家，拜谒遍融、笑岩诸長老德，参究『念佛的是谁』，有所省悟。

明穆宗隆庆五年（西元一五七一年），乞食到云栖山，看到山水景色极为幽静，于是定居下来。云栖山本来一向多虎，株宏为之放瑜伽焰口，虎即不再为患伤人。有一年大旱不雨，居民请求他为大家祈雨，莲池大师回答说：『我只知道念佛，并没有其他的方法。』大众坚持地请求，大师于是就拿木鱼出去，循着田埂而行，称念佛号，即时大雨如倾盆般地跟着下起，随着大师脚步所到的地方即下起雨来。众人非常欢欣喜悦，于是互相聚起来为他准备建材，造立屋舍。四方的僧人也日渐地前来亲近归附，于是此处成为一丛林。

莲池大师主张净土法门，痛斥狂禅。著作《阿弥陀经疏钞》，融会事理，统摄上中下三种根器的众生，内容极为渊博深奥。当时有一位名为曹鲁川的居士，写信给莲池大师，其中大略是这样的：



『夫釋迦牟尼世尊有三藏十二部的教典，這就是所謂在廣闊的大海，張開眾多的網，又所謂有大的倉庫也有小的倉庫。我們只應該談大以包容小，怎麼可以反過來舉一而廢多呢？最近我們多里間有在倡说要經無量劫才可以成佛，只有漸次修行而沒有頓悟成佛之事。這種「歷劫成聖，必漸無頓」之說的漸教，雖然也是聖人說的，未嘗有不是之處。但是以漸教而廢棄頓教之法，那就有差錯了！尊者（指蓮池大師）您內心秘密地體悟圓頓的教法，而外在顯示淨土法門，諸佛也是有這樣在度化眾生，這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奈何最近以來這些聽教的信眾，只想要以阿彌陀佛一位聖人，而盡廢其餘的十五位王子（注：《法華經·化城喻品》中，大通智勝佛有十六王子，皆已成佛，阿彌陀佛是其中之一。）以淨土一部經典，而廢除三藏十二部的所有經典。那麼這是不才如我者所不願聽聞的。

當今雖然是末法之時，然而眾人的根機，難道沒有利根、鈍根的差別嗎？有如釋迦世尊，為大迦葉、為憍陳如，他的說法是如此。為善財、為龍女，他的說法又是另外一種。《楞嚴經》中，二十五位聖人，各個證得圓通，而文殊菩薩所稱嘆的，又是不一樣。正是

所谓的昨日定，今日不定。又所谓说：我是空，而且又不是空；说：我是有，而且又不是有。这就是能够善巧方便应机说法，而不专执一门为主。活活泼泼地，如水上葫芦一样，按了就转动，限制不住它。假如像木桩钉住一点，守住一个洞窟，怎么能够利益人天大众呢？我所期望的，希望尊者您，为凡夫大众开示净土法门，而遇到利根器的就直指最上乘的佛法，能够圆融通达，不限制于一个立场角度。使得大鹏鸟和小麻雀，各自安适于自己的处所，这样不是尽善尽美吗？

另外，佛陀所说的《华严经》，乃是无上的一乘圆顿教法，是如来称乎本性的究竟了义之说。尊者您却以之与《阿弥陀经》并称，这样好像已经有些不妥当。您又因此而著作论疏（指《阿弥陀经疏钞》）赞叹高推极乐净土，使净土法门凌驾于华严之上，所谓的「朱紫混淆」大概就是说这种情形吧！因此我同时期望尊者您，为净土根器的人说净土法门，为华严根器的人说华严，大家不要互相讥诮攻击，但是也不要相互混杂纷乱，这才是真正的流通佛法，才是五教同时宣扬，三根全部摄受，何必一定要刻舟而求剑（指因无知而用错误的方法，去追求想达到的目标），弹雀而走鹞（指因小失大）呢？」



莲池大师回信曰：『华严具足了无量的法门。而求生淨土，也是华严无量法门中的一门。就时代的机缘而言，我们的本意是要借此淨土法门而入于华严的境界，并非是要推举此一法门而废除华严。你来信说我以《阿弥陀经》与《华严经》并称，因此而有著作论疏，使淨土法门凌驾于华严之上，如果真有这样的论著，此论著又是谁作的呢？要知道，华严就如同天子，有谁能使王侯大臣种种百官，凌驾于天子之上呢？就算是我也不曾使之平等并称啊！我在《阿弥陀经疏钞》中，特别说明了华严是究竟圆满的道理，而《阿弥陀经》只得到此究竟圆满的少分，是《华严经》的眷属之类的，因此两者不是并称的。

其次，来信又说，应当随着众生的根机给予教化，为适合淨土的人说淨土，为适合华严的人说华严，此意甚妙。但是其中有两个意义：第一、「千机并育」，千种根机的人都能够得到教化，这乃是如来出现于世间的¹大事，并非敝人我所能作为的。因此曹溪六祖专弘直指人心的禅法，岂是六祖不能通达其他的教法？慧远大师建立东林的莲社，也不是只会接引钝根的人。至于云门、法眼、曹洞、沩仰、临济，虽然五宗同出于曹溪六祖之根原，然而其教授指导众生的方式也稍有差别。各个门派祖师，施设不同的方便教法，本来就是

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何况是像我这样一个凡夫呢？如果随便地学习古人，昨日定，今日又不定，散漫而没有一定的师承，多变纷乱而不专一。名义上说是利益众生，实在是误人子弟。何以故？「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只有法王才可观察众生根机给予不同的教化。我们自知是平民，却要号称国王，这就不可不谨慎小心了！

第二、演说华严则必然收摄净土，说净土也一样可以贯通华严。因此说华严的自己专说华严就好，说净土的就自己专说净土，这固然也是可以并行而不违背的。然而现今之人只知道华严比极乐净土广大，却不知道阿弥陀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另外，龙树菩萨入龙宫诵出《华严经》，却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普贤菩萨为华严会上的法王长子，却又愿生西方极乐。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一同辅佐毗卢遮那佛，号称华严三圣，也同样愿生西方净土。这些都有确切的依据，就如同明月星辰一样的明白清楚。居士你将提倡华严使之风行四方，却与文殊、普贤、龙树等菩萨的愿力相违背，这又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况且李通玄长者所著的《华严合论》里列出十种净土，极乐虽然说是权宜，而华严权实融通、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因此淫房和杀生之地无非是清净的道场，何况七宝庄严的

极乐世界呢？婆须密多以淫欲度众生，尚且皆是古佛示现的妙用，何况万德庄严悲智具足的阿弥陀佛呢？居士你游戏于华严的无碍法门之中，而却碍于极乐净土，这又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和居士你同为华藏世界的莫逆之交、同道良友，而居士你却不明白我区区之心。而且我又愿意拉居士为极乐世界清静莲胎的骨肉兄弟，希望居士你不要置我于外啊！」

曹鲁川居士又写信来说：「诸多不是究竟了义的经论，例如《普贤行愿品》和《大乘起信论》，都称赞演说净土法门，这岂是没有原因的？然而在《华严经》中，却未曾提及。这在《华严合论》中所列的第十净土就更清晰明白。《法华经》里所列出的十六王子，里面虽有阿弥陀佛，但是并未曾定为唯一的至尊。其中赞叹持经的功德，旁枝地说到极乐净土，实在是说明女人往生净土的因果。《首楞严经》中二十五位圣者所证的圆通，文殊菩萨并没对其分别高下，只说「方便有多门」，又说「顺逆皆方便」。但是以修行的快慢不同，在没有高下差别之中，又未尝没有指示和归向的目标。因此归结于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为最上，而不推崇赞许大势至菩萨为第一。又更加贬斥评论为：「无常」，为「生灭」。

而像贤首、清凉等大师，极力地标示小、始、终、顿、圆等五教，这是大家都认为得体的适当的，可是其中却未尝评论到净土。禅宗这个门派，尤其是特别地扫荡排除净土法门。例如齐己禅师说：「唯有径路修行，依旧打之绕。但念阿弥陀佛，念得不济事。」又说：「如果和以前一样地舍父逃走，流落他乡，东撞西磕，苦哉阿弥陀佛！」像这一类的语言，有人以为是为太苛刻，可是难道是毫无原因的吗？而齐己禅师既然这么说，想必是有他的道理啊！

所以通达佛法的人一再地说道：「无量阿僧祇劫的辛苦修行，不如于一念间证得无生法忍。」又说：「于当下一念缘起悟人无生，就能超出三乘权巧方便之学。」何况无论三乘或一乘，主要就是在说明「无我、无我所」，而今天往生净土的人，念佛的我为能生，极乐净土为所生，自他能所的分别极为清楚，生灭的现象极为明显，而爱憎取舍的心念又纷乱不止，这些种种的缺失，真是多得无法尽举。我们看看自古以来弘扬净土法门的人，必定说：「华开见佛悟无生」，一定要往生净土见了阿弥陀佛，才能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或者阿弥陀佛，教诲他一切法无生的道理，这个时候才能开悟，如此似乎是比较曲





折迟缓。

再说华严世界毗卢性海所现的法界全身，就如同人身有八万四千毛孔，而东方的药师佛、西方的阿弥陀佛，各各在其中的一个毛孔，说法度众生。假如我们抛弃掌握全身的机会，而入于一个小毛孔，这不但是把大海与水泡本末倒置，又像是苍蝇不投向广大的虚空，而猛穿窗纸以求出路，这些比喻大概就是在说这种事吧！先前不才我所写的书信中所说的：「为适合净土的人说净土，为适合华严的人说华严。」我自认为是不违背诸佛的法门，也是为了尊者您本人的片片真心。而尊者您却想要牵引我入莲池苞胎，那就如同古人所说的：「把人捉入迷途中」，以及所谓的抛弃金子而担取稻草一样。

尊者您座下的听者徒众，从杭州来到苏州的人，无非津津乐道于九品往生。私下地和他谈论，只要一涉及上乘佛法，则骇然心惊、张大眼睛发愣而不知所措，有的更反过来嘲笑上乘佛法，像这种过失，是在弟子们呢？还是在大师您呢？大丈夫的气势胸量，应当浩然冲天，以广度众生为急务。既然已经舍俗出世了，也开堂授徒了，也敷座弘法了，但不具有大丈夫的作为气度，反而只有街坊老斋公、老斋婆的行为举止，等到突然被伶俐

的人问着，被明眼人逼到，不知道是要向虚空北斗中藏身，还是要向铁围山里藏身呢？佛法大事非同小可，希望尊者您重新审慎思量吧！」

莲池大师又以书信答覆说：「委屈您赐来的书信之中，玄妙的言词、高超的辩才，深沉广博层层无穷，实在是令人欣羨之仰慕之。然而我私自以您关爱我至深，而言词却太过浪费周章了，如果您想要弘扬禅宗、贬抑净土，也不必说很多，何不说：「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既然一佛也不立，哪一个更是阿弥陀！又何不说：「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既然寸土都没有了，何处更有极乐世界！只要用这两句话，那么你来信的内容就摄无不尽了。如果我現在要一一回答你，恐怕犯了斗乱诤论的过失；如果不回答，则此于佛法深义大有关系，终究不可以沉默不语，所以胆敢在此约略地陈述之。

你书信说到不了义经典才谈说净土，而以《普贤行愿品》、《大乘起信论》当作谈净土的不了义经。《大乘起信论》暂且不说，《普贤行愿品》以一品而统摄八十卷《华严经》之全部经义。从古至今，谁敢议论其为不了义经典。居士您独推崇《华严经》，而却排斥《行愿品》，《行愿品》是不了义，那么《华严经》也是不了义了！另外，你来信又说



《法華經》授記往生極樂淨土的，是女人修持的因果，那麼，龍女成佛，也只是女人的因果嗎？你又說阿彌陀佛只是十六王子之一，那麼毗盧遮那佛也只是二十重華藏世界的第十三重而已啊！居士您獨尊毗盧遮那，奈何您却不知毗盧遮那與阿彌陀是平等不二的。

來信又說到《楞嚴經》選取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而舍弃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更貶斥之為無常、生滅。那麼憍陳如尊者體悟「客尘」兩個字，可以說是通达無常而不取無常，并以此契入不生不灭的深義，何以不能入選為圓通法門呢？果真說：「觀音登科中舉，勢至下第落選。」難道你不曾聽說「龍門點額」之比喻（龍門點額是古代傳說，鯉躍龍門，若越過者魚化為龍，若不過者則只是龍門點額，依旧為魚，用以比喻雖是科舉落第的人，未必無有真才實學。），而却作齊東野人之道听途說！

你的來信又說到齊己禪師，將古人勸人念佛的偈頌，逐句的注解其語，古人說：「唯有徑路修行」，則附注說：「依旧打之繞」（依然輪回打轉）。古人說「但念阿彌陀佛」，則附注說「念得不濟事」（念了也無濟于事）。居士您既然通达禪宗之法，為何不知道這是禪宗祖師當下為人解除執著、舍弃束縛的方便語，如今你却把它當作真實不變的教法去體

会，而死在语言文字句之下呢？若是如此，古人有言：「踏在毗卢顶上行」，如此则不但阿弥陀佛无济于事，毗卢遮那佛也无济于事。像这样子的语言，祖师大德的语录传记之中，有百千万亿之多。老朽我四十年前，也曾用这些话来逞口舌之快，用之来自豪自己的文章。后来知道惭愧了，从此再也不敢如此去做，到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觉到羞愧脸红耳根发热呢！又齐已禅师说：「求生西方的人，犹如舍父逃走，流落他乡，东撞西磕，苦哉阿弥陀佛！」现在我可以回应他说：「如今却是如子忆母，还归本乡，舍东得西，乐哉阿弥陀佛！」居士您且说说看，这句话和齐已禅师所说的相差多少？

又来信说道：「多劫修行，不如一念得无生法忍。」居士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了吗？如果已得，则不应该以念佛的「我」为能生，以「净土」为所生。何以故，即念佛心即是净土，谁为能生？即净土即是自心，谁为所生？不见能生、所生而往生净土，故终日生而未曾生，这才是所谓真正的无生。如果一定要人不可以往生，然后才称之为无生，这是断灭空，不是真正「无生」的旨意啊！来信又认为以「华开见佛，才能够体悟无生」，则是曲折迟缓。居士您通达禅宗，难道不知从执迷而得开悟，就如同从睡梦中醒过来，又如同

蓮華開放。念佛的人，有現生見性的，是蓮華頓時盛開的。有往生後開悟見性的，是蓮華開于比較久遠之後。眾生的根機有利鈍之別，功行也有勤奮與懶惰之分，因此華開有慢有快，怎麼可以一概以為曲折緩慢呢？

又來信把華嚴比喻為人的全身，把西方淨土比喻為毛孔。往生西方的人如同把全身放入毛孔之中，是大海與水泡本末倒置，像這樣子的大小比喻是沒有錯的。但是，居士您既然通達華嚴宗的思想，怎麼只許以小人大，不許由大人小。況且大小相入，正是華嚴十玄門的一玄啊！舉華藏境界不可說不可說無量無盡的世界，而人于極樂淨土的一朵蓮華中，尚且不能盈滿此蓮華一片叶子中一芥子那麼微小的地方，那麼又何妨把全身投入于一毛孔之中呢？

來信又告訴我這個荒山野僧說，只要問到上乘佛法，就駭然心驚張大眼睛發呆。居士您不是說：「適合華嚴的要告訴他華嚴，適合淨土的開示他淨土法門。」如今這些鈍根之輩，正適合求生淨土，你何不給他適應病症的藥，而強要喧擾吵雜他們呢？你又說道，老朽我既然出世修行開堂授徒，不具有大丈夫的作風謀略，而作老齋公老齋婆的行為舉止，

一旦被伶俐人问到，被明眼人逼迫到，是要向虚空北斗里藏身呢？还是要向铁围山里藏身呢？

老朽我从来不敢承担「出世」之名，自己认为也没有什么「大丈夫」的作风谋略，这些姑且放下不谈。而居士您把修行净土的人，贬斥轻视为老斋公老斋婆，那么就如同古人所说，这不是贬斥愚夫愚妇，而是贬斥文殊、普贤、马鸣、龙树等大菩萨啊！岂只是文殊、普贤、马鸣、龙树，还有慧远大师、善导大师、天台智者大师、永明延寿大师等诸菩萨、诸善知识，都是斋公斋婆吗？刘遗民、白居易、柳宗元、苏东坡等诸大君子，都是斋公斋婆吗？就算是斋公斋婆好了，只要是念佛往生者，即得不退转菩萨之地位，怎么能够轻视贬斥呢？况且斋公斋婆，虽然平庸无智低下卑劣，然而却是很恭敬地遵守戒律规矩，像这样是正确的，还是愚痴呢？而那些聪明智慧善于言词辩论的人，喜欢任意狂妄地谈论般若，在吃肉吃饱了之后，又来找僧人闲聊禅理的人，真是魔啊！愚人的长处就在于他能安于朴实木讷，我自己曾真心地思惟：我宁愿被说是老斋公老斋婆，也不愿做老魔民老魔女！



至于所谓的伶俐人、明眼人来问到、逼到，那么老斋公老斋婆不须高登虚空北斗，也不必远赴铁围山，就只要在伶俐汉的咽喉处安单居住，在明眼人的眼珠里敷座而坐，何以故？要教他暂时闭住口头三昧，要他回光返照。居士您推崇华严而极力的毁谤净土，老朽我专修净土而不断地赞叹华严，如果居士你静下来的时候，暂且试着去思惟一下，此事为什么会这样呢？

又你来信说我劝你求生净土，就譬如叫你抛弃金子而担取稻草，是颠倒行事，太过于屈辱居士您了！但是我以为这样的比喻尚未亲切，现在代为作一譬喻：

譬如有一农人，拜访于大富长者的豪门之前，拿出请帖，想要邀请大富长者到他的田园农舍。旁边听到的人都嘲笑他，可是农人却又重新再次打扫自己门前的小路，准备再去邀请富人前来游玩。在旁嘲笑这位农夫的人说：「富贵的富人前一次没有责备你，已经是很幸运了，难道你还要再去邀请一次吗？」农人回答说：「我看到很多富贵的人家，有的是虽然富有却没有仁义；有的是外表富有而实际上是贫穷的；有的是还未富裕就先骄傲了；有的是为富人掌管库藏财物，但却自以为是富人。况且像「金谷」这样美的花园、

像「郿坞」这样巨大的库藏，于今又在哪里呢？而我以一介田园农舍的老翁，安享自在太平之乐，因此忘了自己的低下卑贱令人怜悯，而却去邀请大富长者与我同享田园太平之乐，我现在知道错了！」于是大家相视大笑而散去。」

莲池大师平日广修一切善行，以资助净土的行业。当时戒坛久已停止而不传戒，莲池大师于是令求戒的人，自己具备三衣，在佛前受戒，莲池大师为之作证明。大师又订定《水陆仪文》、以及《瑜伽焰口》等仪轨，以救拔幽冥众生之痛苦。并开设放生池，著作《戒杀文》，因此而受度化的人甚多。

明神宗万历四十年（西元一六一二年）六月底，忽然进入城里，告别弟子们和故旧朋友说：『我将往他处去。』回到山里之后，设茶点告别大众，大众都莫测他的意思。到七月初一的晚上，人法堂说：『明日我就走了！』第二天晚上，人方丈室，示现些微的疾，闭目静坐。等到城里所有的弟子们都来到山上，莲池大师于是又张开眼睛说：『大众老实念佛，不可捣乱作怪，莫坏了我的规矩！』然后面向西方称念佛名而往生，时年八十一岁。（云栖法汇）

明 如榮

如榮。字大賢，杭州（浙江）海宁县人。壯年時從事屠宰業。有一天，為豬所咬傷，心中突然有所感触體悟，於是到县城之北的寺院，剃髮染衣為僧。後來歸投云栖蓮池大師，當時已經六十歲了！白天隨着大眾操持作務，夜里則持誦佛名，精進勤勞而不懈怠。明神宗萬曆九年（西元一五八一年）生日的那一天，設置齋飯供養大眾僧，長跪于佛像蓮座之前，高聲稱念『愿生西方』者三次，大眾環繞着為他念佛，然後安祥地合掌而往生。（云栖紀事）

明 如清

如清。字法原，俗姓阮，紹興（浙江）上虞县人，刚开始出家于西湖的龙井寺，后来进入云栖山依止蓮池大師，于是更加堅志念佛。除了念佛之外，又誦《法華經》，六時禮拜。明神宗萬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年）得疾病，重病臥倒在床持續了數個月，有一天病危時，聽到大殿中的念佛聲，忽然張目注視地坐了起來。到了半夜，合掌恭敬地注視着

阿弥陀佛的金容，头部向上仰慕企盼而往生。（云栖纪事）

明 广制

广制。字安庐，不清楚他的出身，年少时梦见进入『金盘庵』合掌站立在琉璃灯下，面向着西方三圣的圣像，庵内寂静而无人影，心中非常澄净清澈，梦醒之后觉得非常快乐。年纪稍大的时候，又梦见进入『安隐庵』，看见观世音菩萨作思惟忆念众生的相貌。自此以后发起了出世修行的志愿。年二十岁时出家，参拜云栖莲池大师，听大师开示说西方极乐净土没有生死轮回的痛苦，于是欢喜踊跃地说：『我从今以后，知道了归向栖息、安身立命的地方了！』于是专精研究净土法门，作怀想净土的诗，以及许多的词曲歌赋，大多是清新温婉朗然可诵，现在摘录他《怀净土赋》的序言：

『所谓清静太平的国土者，即是西方极乐的珍奇世界啊！其中让人涉水游玩的是清静的瑶池和美玉的水洲，使人登高步履的则有七宝的阶梯和黄金的行道。极乐世界游化来去的都是证悟法身的大菩萨，是诸上善人所徘徊往来的地方。极乐净土其世界的繁华、宫殿的美好，超过了仙乡的玄妙广阔，远胜于天宫的庄严壮丽啊！所以诸佛交赞于十方世界，



盛名記載于一切經典，難道不就是因为其國土的美妙殊勝，其修行成佛之簡易快捷嗎？不論是它的名聲超越于其他所有的國土，不論是體性不同其他的世界（只要具足信願行，帶業伏惑亦可往生，此不同于他方淨土），只要一離開娑婆輪回的地方而往生西方，最后必然能够达到无生的果地。

如果不是出離世間厌恶五欲、怖畏生死无常者，哪里能够欣向仰慕淨土而志愿喜乐之呢？如果不是穷究玄奥的不可思议境界，深信佛法确定不移者，哪里能够遥远地怀想西方而爱好渴求之呢？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神往思恋、念念系着，不论日夜梦醒之间心中总是怀想着西方，而好像我已经到了极乐世界一样的缘故了！我洗净了一切的根尘染污，将思念的心托付于安乐淨土，由于实在不堪忆念思慕之苦，因此姑且书写极乐的美景以寄托我的情怀，其歌赋曰：

真如本性寂静辽阔，始终不变而随缘感现，有流逸于秽浊而成为充满泥沙的世界，有系念于清淨而成为黄金珍宝的世界。极乐世界所庄严的种种境界，实在是阿弥陀佛大行大愿而成就的。因着世自在如来的因缘而发起，托着法藏比丘而确定真实的正基。极乐世界

的殊胜庄严，或者在甚深的经典中被赞叹，或者受歌咏于种种的净土诗中，这些都可由圣者真心的如实语之中得到印证，千万不要以凡夫无知的妄想执着而产生疑问。极乐世界是那么地遥远幽深、玄妙美好，见识不广的人守着自己的邪见而不能深信，信根浅薄的人执着于自己的妄情而不能明了。就如同小鸟低飞于蓬茅野草之间，没办法想像大鹏御风飞行于长空的优游高远。

理体如果没有事相就不能彰显，果地如果没有正因也没有办法显现。我顾虑到将来恐怕如同迷失的羊群一般，哭泣于生死轮回的叉路上，因此我坚守执持佛号回归极乐故乡的稳当易行之道。由于亲见了种种往生净土的灵验事迹而发愿西归，看破自己的生命无常而随时准备向西而行。依循着先圣修行的轨迹，栖息于永恒不死无量寿的庭园，假使诸上善人是那么容易就可以与之相聚，又何必因不信而停留于疑城，刹那间解脱无始劫来生死的束缚，优游于诸法无生的高尚情怀。

身披着轻柔的衣服随风飘拂，手持着振动的金锡铃铃作响，笼罩于宝树茂密枝叶的清涼覆荫，踩着清新美妙朵朵盛开的莲花。望着美丽蔚蓝的天空心情高昂想要飞翔而上，





于高处回顾着虚空而迅速往返。登高于天际间飞行的楼阁，俯看着幽远深邃下界的大地，以任人高飞的蔚蓝晴空为宝盖，用高耸青翠的树林为屏障。牵引随风飘扬的绿叶枝条，抚摸含着晶莹露水万紫千红的花朵。

虽然尚未登堂入室亲见佛陀，但已经先得到长生不死之寿命，心意既然已经契合于一切法无生的妙旨，于是可以如履平地的深入于极乐世界重重玄妙之境界。缓缓地优游于通达十方的道路，而条条道路毫无滞碍无不通达，任凭心眼空旷开朗地周视四方，随意自在地逍遥往来。脚踏在柔软而轻匀衣裳的如荫绿草，步履于覆盖着脚掌的落花缤纷，看看鸚鵡们轻盈地舞蹈飞翔，听听迦陵频伽动人悦耳的歌唱。涉着莲池的八功德水而出浴，随着自己的意愿而高低流动，涤除身心种种尘垢的污浊，洗去五盖烦恼的昏昧迷蒙。

追随远公大师的芳轨，步履于善导大师的玄踪，这个殊胜庄严的圣境，就是阿弥陀佛所居住的地方。两旁的行树整齐夹道而为引路，美妙芬芳的莲华盛开相连以为居处。林间高耸着富丽堂皇的殿宇，四方座落着玲珑朱紫的楼阁，美丽的红霞流映在亭园的窗棂之间，明亮的金光透照于绮丽的门庭之内。鸟儿昼啼而夜息，花朵夕合而晨开，天乐繁绕于微风

树叶之际，经典演说于流水响动之间。庭园内充满着蓝田的美玉，流水间浅沉着赤水之明珠，举起衣袂以盛着供佛的花，飞越虚空前往诸佛身旁去听法，突然地从此消失而出现于彼，恍惚之间时有而时无，任意地于刹那之际神通变化，就如同十方三世万亿的佛陀一样。

内心寂静气定神闲，身心与世界都舍弃忘怀，凡事没有任何的挂碍烦恼，在所有的因缘中，寂静的真心从不生起一切相的执着。长饮般若智海之波涛，如大鲸一般吸食百川。驾御着清风而行，衣角随风地高飞飘扬。法鼓琅琅清脆地振动回响，异香芬芳浓烈地四处飘散。由林间经行而出的是莲池海众，于空中散落缤纷宝花的是天外飞仙。聆听水鸟之音，唱和着石中进出的流泉，同时宣说空有之理，疏通圣教第一义谛之篇章。深入即相离相的境界，妙用出入于有无之间。齐一空有的差异而达平等之旨，忘情真假之分别而悟得甚深妙道。既然所谓的中道也不存在，同时也泯除了一心三观的圆修。谈不二之法于毗离耶城，推崇维摩诘居士的沉默不言；合万物于自己之一心，回归于同体本然的佛性。』后来不清楚广制法师的去向。（净土杂咏并序）



明 真緣

真緣。字慧广，俗姓姚，常州（江苏）无锡县人。年三十岁出家，周遍地参访于诸方的长老大德，经过了十六年，终于修得念佛三昧。

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西元一五九四年），居住于浙江明州的阿育王寺，亲眼见到佛陀的舍利放光，光中现出本师释迦牟尼佛，于是发愿要燃身供佛，逐一地去请求众僧，希望大家布施枯木柴火，当时每个人都布施给他一束木柴，堆积起来而成为一个高座。真缘于是取香油涂满身体，结跏趺坐在木柴堆上，合掌恭敬称念佛号。当火势烧到身上时，身体马上变成灰烬。此时大众皆看到五色的光，从真缘法师的顶门放射而出，光中现出菩萨的金身，高二尺多，光明照耀于四方上下，久久之后才灭去。（猗园）

明 传记

传记。浙江宁波鄞县人，个性喜好独居，每日以课诵《法华经》为主要的功课，读诵的总数达到九千七百多部，世人称为『法华和尚』。明神宗万历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

年），官员虞淳熙举办法华三昧忏，传记法师长期禁足修习三次，总共修行了九个寒暑，屡次获得祥瑞的感应。后来居住于杭州的西溪道上，亲自挑水背柴，做种种的佛事，有人说：『和尚您还在作这些有为的功德啊！』传记法师大声的喝斥说：『无为法的功德岂在有为法之外吗！』

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西元一六一三年）七月，辞别弟子们，称念佛名三千声，唱《妙法莲华经》经题四次，面向西方，合掌而往生。第二天，顶门仍然有暖气，异香满室。

（法华持验）

明 德清

德清。字澄印，晚年自号『憨山老人』，浙江金陵蔡氏的子弟。母亲梦见观世音菩萨抱个童子送给她，然后怀孕。等到诞生之时，有白色的胞衣重复地包着。年十九岁出家，精进用功专心念佛，有一天晚上，梦见阿弥陀佛现身站立于虚空之中，正好就在日落之处，阿弥陀佛的面容及相好光明，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自此以后，阿弥陀佛的圣相灿烂耀眼，时时显现在面前。不久之后至五台山修习禅定，体悟明白了本有的自性。后来又刺血书写

《華嚴經》，每下一筆，同時念一声佛号，久了之后，动静一如佛号不断。

明神宗万历十年（西元一五八二年），清简地闲居于牢山（山东胶州湾），李太后命令人送金银给他建造寺院，并赐寺院名为：『海印寺』。太后曾多次派遣宫中的使者前往修造许多塔寺，当时有些与这位使者有怨仇的权贵人士，唆使东厂的太监假扮道士前往击鼓鸣冤，以侵占的名义上报于朝廷。这件事牵连到了憨山大师，因此被判处『私造寺院』之罪，命令还俗并从军驻守雷州（广西）。憨山大师随着他所到之处，穿戴着儒士的衣帽为众生说法，又发下弘扬经典的大愿，造论注疏《楞伽》、《楞严》等经典。

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西元一六一四年），奉皇帝的诏令，恢复僧人的资格，退役回来时经过庐山，结茅庵于五乳峰之下，效法慧远大师，依照六时的次序，更加精进地修习净土法门。当时有一名为海阳的参禅人，向憨山大师求受戒法，因而问到修习净土法门的要旨，憨山大师说：

『释迦牟尼佛所开示修行了脱生死的方法，虽然说是方便有多门，但是只有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最为直捷简要。这个法门，乃是佛陀无问而自说，三根普被，四众全收，不

只是权巧为下根人铺设的方便法门而已。经典说：「若要清净佛土，应当要清净自己的心。」现在要修行净土的功德，必定要以清净自心为根本。要清净自心，第一先要戒根清净。身的杀、盗、淫三业，口的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四业，意念的贪、嗔、痴三业，这十种恶业，乃是地狱、饿鬼、畜生等三途的苦因。而今持戒的要点，首先必须三业清净，如此则心地自然清净。

于此清净心中，厌离娑婆世界的痛苦，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建立念佛的正行。然而念佛必定要生死心切，先能断除一切的外缘，单单提起一念，以一句「阿弥陀佛」为我们的命根，念念不忘，心心不间断。二六时中，行住坐卧，不论是拿起汤匙举起筷子，身体的转动回旋俯仰上下，或者动静闲忙之间，于一切的时刻，不愚痴不迷糊，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其他的所缘。如此地用心，久久之后自然纯熟，乃至于睡梦之中亦不忘记，无论清醒与睡眠一样都能念佛，如此则念佛的工夫绵密不断，打成一片，这就是念佛得力之时也。如果能够念到一心不乱，临命终时，极乐净土的境界现前，自然而然不被生死所拘束，感得阿弥陀佛放光接引，此是必定往生的有效验证。



然而一心念佛執持名号固然是正行，又必須以觀想作為資助，如此則更為堅實穩當。釋迦牟尼佛為韋提希夫人開示十六種妙觀，便能於一生之間所作皆辦了生脫死。現在你應當於十六種觀法中，隨意選取一種觀想，或者單觀想阿彌陀佛以及觀音、勢至二大菩薩的妙相莊嚴。或者觀想極樂淨土清淨的境界，就如同《阿彌陀經》所說的蓮華、寶池等等，隨著各自的意願作一種觀想。如果能夠觀想得清楚了，則二六時中，好像現在就在極樂淨土中一樣，那麼臨命終時，於一念頃頓時就往生西方。應當要這樣地去用心修行，並且精持戒律言行，永斷惡念煩惱，以此清淨的本心，觀想念阿彌陀佛而相繼不斷，往生淨土的真正因行，不外乎就是這些了！」

又有一位名淨心居士的人問到：「念佛的工夫不能夠相續成片，請法師開示。」

憨山大師說：『修行第一個要點，就是要「生死心切」，想要了脫生死的心不真切，如何能夠念佛相續而打成一片呢？況且眾生無量劫以來，念念妄想紛飛，情執的愛根堅固障蔽了我們的本性，即使今生出家修行，何曾在短暫的一念之間痛切為了解脫生死。日用平常之時念念隨順着情執之流，未嘗反省思惟。今天只以虛浮的信心，就想要斷除多劫以

来的生死，这就如同所谓的以一杯水要救一车木柴的火一样，哪里有这种道理呢？

如果真的是生死心切，念念如救头发燃烧之急，只恐怕一失去人身，百劫再也难得人身。而将此一声佛号咬住不放，一定要敌过纷飞的妄想。于一切处，念佛的心念念现前，不被妄想执着所遮蔽障碍。如此痛下苦到恳切的工夫，久久之后必然纯熟，自然相应，不求工夫打成一片，而自然成片了！此事全部靠自己着力用功，如果只是将念佛做表面工夫，那么你修到驴年，也没有得力受用之处，现在必须要勇猛精进，千万不要再拖延怀疑了！』

憨山大师在庐山住了几年，后来又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曹溪道场。明熹宗天启三年（西元一六二三年）十月，示现些微的疾病，告诉人们说：『老僧世缘将尽矣！』然后沐浴、焚香，端身正坐而往生，当时有一阵光明照耀了整个天空，享年七十八岁。（梦游集）

明 传灯

传灯。俗姓叶，浙江衢州人（即今衢县）。年少时跟随着进贤映庵禅师剃发出家。随即参谒百松法师，听闻《法华经》时心中恍然有所领会。接着又问百松法师何谓楞严大



定，百松法師瞪大眼睛四顧而視，傳燈隨即契入。百松後來以金云紫袈裟傳授給他。

傳燈一生修習《法華》、《大悲》、《光明》、《弥陀》、《楞嚴》等忏法，不曾虛度一日。後來居住于幽溪的高明寺。在此之前有一位当地人，名為叶祺，把亲人埋葬于高明寺的后面。有一天叶祺夢到神人告訴他說：『高明寺這個圣地道場，將會有肉身菩薩在這裡大作佛事，你應當把坟墓趕快遷走。』當時叶祺并不相信。不久之後全家人都病得很嚴重，於是心中恐懼而趕緊遷移墓地。隔天，傳燈就到了高明寺，隨即在當地建立天台宗的祖庭，風聞而前來學法的人，從四方聚集而來。

傳燈曾經在新昌的大佛之前登座立義說法，大眾都聽到石室之中有天樂响亮和諧共鳴的聲音，一直到說法結束之後才寂靜下來。傳燈曾經著作《淨土生無生論》，融會了空、假、中，一心三觀的義理，闡述發揚淨土法門。又有一篇法語，最是懇切精要，其文曰：

『楊次公（楊杰）曾經說過：「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對娑婆世界有一個愛念不能放下，則臨命終時必定為此愛念所牽引，何況是有眾多的愛念執着呢？求生極樂有一念不專一，則臨終時必定為此散亂之念所轉，何況有多念的散亂不一呢？所謂

的「爱念」，有轻的，有重的，有厚的，有薄的，有正报的，有依报的。如果一一列举它的项目，则父母妻子、兄弟朋友、功名富贵、诗词文章、道术技艺、衣服饮食、屋宅田园、山林流泉花草树木、奇珍异宝古董玩物，实在无法一一数尽。有一念之心不能忘怀，这就是爱念。有一念之心不能放下，这也是爱念。有一个爱念存在心里，则心念不专一。如果有一念不能专一，那么就不能够往生净土了！」

有人问：『淡薄爱念有什么方法呢？』回答说：『想要淡薄爱念，无过于专一心念。』又问：『专一心念要用什么办法呢？』回答说：『想要专一心念，莫过于淡薄爱念。凡是一心念不能专一，都是由于散乱心向外攀缘他物的缘故。心念散乱攀缘他物，都是由于向外追逐境界而使心念纷纷扰扰的缘故。娑婆世界有一个境界，则众生就有一念执着之心，众生有一念执着之心，娑婆世界就有一个境界，众缘和合在心内扰乱动摇，趣向心外奔驰放逸，内心与外境交互的驰逐，纷纷乱乱犹如滚滚的尘沙。因此，想要淡薄爱念执着，则莫若断除外境，一切的境界皆空，则万缘自然寂静。万缘都寂静，则自然能够专一心念。既然能够专一心念，则爱念攀缘的心就全部止息了。』

又问：「断绝外境有什么方法吗？」回答说：「断绝外境者，并不是摒除放弃一切的万有，也不是闭起眼睛而不看事物。而是在当下的境界里，了知其虚妄不实之性，契入真实的本体，而空去其虚幻的枝末。一切万法本来不是自己而有的，所以会「有」是因为情执的关系。因此情执在则外物存在，情执空则万物空。万法既空，则本性自然地显现。本性显现则情念自然地止息。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并非勉强而得来的。《楞严经》所谓的能见之性与所见之外缘，都是妄想相而成，都是如同幻化于虚空之华，本来一无所有。此能见之性与所见之外缘，原来都是菩提觉性妙净明体，云何于中有是有非有好有坏呢！」

因此，若是想要断绝外境，则没有比体悟万物的虚幻不实更好的方法。体悟到万物的虚幻性，则情执自然就断除。情执一断，则爱念就不会产生，而所谓的「万法唯心」就显现了，心念专一的工夫也就成就了。因此《圆觉经》说：「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妄心一去除，真心自然显现，这是没有一点间断差错的。功效的迅速，犹如击鼓即出兵一样。学道之士，在这个地方应当尽心尽力去下工夫！」

问曰：「淡薄爱念的方法已经听法师您的耳提面命了，而「专一心念」的方法又是如

何呢？」

答曰：『专一心念的方法有三种：一是信、二是愿、三是行。求生极乐世界，以切实深信为开始。此必须遍读大乘经典，广学祖师的教法。凡是开示阐明净土法门的书，都应当一一去参究研读。如此则能了悟：极乐世界原来是我唯心的净土，不是心外的他方国土；阿弥陀佛原来是我本性的自佛，不是心外的他佛。』

第二是修行，修行的法门有二，一是正修、一是助修。正修行又有两个，一是称佛名号，二是观想。称念名号的，就如同《佛说阿弥陀经》所说，七日执持名号，达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又分为「事一心」与「理一心」。

如果口里称念佛名，心中系念于阿弥陀佛的名号，如此声声相续，心心不乱。假使心念攀缘于外境，即时收摄令其回到佛名。这个必须是要发决定心，断除对未来的妄想，远离世间俗事，放下攀缘的散乱心。使念佛的心渐渐增长，从渐渐到持久，由少至多，一日二日，乃至七日，必定要成就一心不乱的工夫才停止，这就是所谓的「事一心」了！如果能够如此，则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因已经成就，临命终时必然有正念，那么想要亲见阿弥





陀佛垂手来接引我们往生淨土，也就是确定不移的事了。

而所谓的「理一心」，也没有别的，只要在「事一心」时，念念之间能够明了通达，能念佛的心，所念的阿弥陀佛，过去现在未来三际平等，十方世界互相含融，不是空也不是有，没有自也没有他，无去无来，不生不灭。现前这一念念佛的心，便是未来往生淨土之清淨世界。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无生而生，生而无生。于无能念所念之间，而精进热诚地念佛，于一切法无生无灭之际，不昧事相地努力求生。这就是从「事一心」之中明了「理一心」！

其次，正修行中的第二种：「观想」，完整的解说就如同《观无量寿佛经》中所开示的。所观的境界共有十六种，其中观想阿弥陀佛是最重要的。应当观想阿弥陀佛一丈六尺的身高，作紫磨黄金色的形像，站立在莲华池上，作垂手接引众生的姿态。身上有三十二种大丈夫相，一一相有八十种随形好。这两种「称念名号」和「观想」的正修行，必须要互相辅助而行。凡是行住睡卧之时，则一心称念佛名，凡是静坐的时候，则心心观想阿弥陀佛。经行疲倦了，就坐下来观想佛，静坐之后起座，则经行而持念佛号。如果能够于行

住坐卧四威仪中，修行而不间断，那么往生净土就是必然的事了！

「助行」也有两种。第一，世间的助行。例如孝顺父母，行世间的仁慈，慈心不杀生，圆满受持种种戒律。一切利益众生之事，若能回向往生西方，则无非是助道之行。第二，出世间的助行。例如六度万行，种种的善行功德，读诵大乘经典，修习各种的忏悔法门。同样也必须回向往生净土以资助正行，如此则一切出世间的善行亦无非是净土之行。

更有一种微妙的助行，那就是每当经历一切的外缘境界，应当要处处用心。例如见到眷属，应当把他当作西方的法侣眷属来想，以净土法门来开示导引他们，令他们减轻爱念而专一佛念，将来永远作同悟无生的法侣眷属。如果生起恩爱的念头时，应当思惟忆念极乐乐净土的法侣眷属，是没有情执爱恋的。何不当得生净土，而远离此种贪爱执着。如果乐净土的法侣眷属，是生起嗔恚的念头时，应当思惟忆念极乐乐净土的法侣眷属，绝对不会有冲突恼害，何不当得生净土，而远离此种嗔恨恼害。如果受苦时，当念净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如果受乐时，更应当忆念西方净土之快乐，是无止尽无对待的。凡是经历一切的外缘境界，都是以这种意旨而推广之，则无论一切的时间处所，无非都是往生净土的助行。



第三，发愿。往生淨土的舟航，要以「信」为船舵，「行」为船只的竹篙、木桨、桅杆、绳缆，以「愿」为风帆。如果没有船舵，则无有方向指南。没有竹篙、木桨、桅杆、绳缆，则船只能运行。没有风帆，则不能乘风破浪快速地到达目的，所以在「行」之后要说明「愿」。但是愿有通别之分，有广狭之分，还有普遍和局限之别。所谓的「通」，就如同古来祖师大德所立的回向发愿文。所谓的「别」，则各随自己的意思而发愿。所谓「广」，即是四宏誓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愿。所谓「狭」，是衡量自己的力量，先求决定往生淨土。所谓「局限」的，例如依照定时的课诵，随着大众一同发愿。所谓「普遍」的，是时时发起信愿，处处标定心志，决定要往生淨土。但是必需品合于四宏誓愿之体，不得擅自任意地立愿。如果依此「信」、「愿」、「行」三种法修行，必定可以往生淨土，急速得以面见阿弥陀佛。一切的淨土法门，都不外于此三者也！」

传灯每年都修行四种三昧，自己身体力行率领大众，精进勇猛修行不懈。曾经注解《楞严》、《维摩诘》等经典，每当注疏书写时，必定披穿受戒的袈裟。传灯法师前前后后应邀讲经有七十多期。年七十五岁，预知临终的时间已至，亲手书写『妙法莲华经』五

字，又一再地高唱经题，然后安详地圆寂往生。（法华持验 净土法语）

明 古松

古松。山西平阳人，幼年时出家于五台山的罗睺寺，每日不断精进修持，因而证得念佛三昧。他所居住的山上多虎，古松为老虎说戒，并为其命名，虎群从此不再伤人，而且一叫它的名字就马上来到。明神宗万历十三年（西元一五八五年），到京口（今江苏丹徒县），建立净业禅林。古松法师平时常常潜居山谷，坐在树下修习禅定，如是经过三十九年。有一日，合掌举手，向大众告别然后往生。往生后只有人龕柩，并没有建塔。明思宗崇禎四年（西元一六三二年）四月八日，龕中忽然现出五色的光彩，打开龕柩一看，只见古松法师的色身依然结跏趺坐端正庄严，面貌如同生人。到了清世祖顺治十五年（西元一六五八年）十月二日，又再次地现出宝光，异香满室，经过三日才散去。（镇江府志）

明 仲光

仲光。字法雨，号佛石山依，浙江钱塘戴氏的子弟。母亲梦见有僧人以袈裟覆盖她的

身体，后来就生下仲光法师。仲光从小就厌恶葷食腥膻。年十四岁，投靠静明法师剃度出家。十八岁，受戒于云栖寺。游历参学于各个讲经道场，学习天台宗的教观思想，深入一佛乘的义理。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西元一五九四年），在金陵参拜了紫柏禅师，亲自承受他的授记印可。接着返回武林山，走到十八涧的时候，由于喜好其林木山谷的幽深不凡，因此就在当处诛除茅草堆叠石块，建构了一个小屋舍。有一天因为耕作掘地，挖得一块残缺的石碑，知道是古代的『理安寺』，因此而重新建筑之。后来四方的僧人竞相聚集而来，而成为一座丛林道场。

仲光法师随着根机而引导教化众生，于禅堂之外，另外再开设念佛堂。当时正好憨山德清大师到来，因而与之商订念佛堂的规约制度，将一天分为十二时，人众平均而分为六班，每班各六时，经行念佛，礼拜回向。其他班的人员则各个静坐，随着听闻的佛号而跟着默念，或者学习观想，动中和静中的修行两者兼得。

明思宗崇祯九年（西元一六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忽然示现些微的疾病，告诉弟子说：『今日天气晴朗，我想要到远方去！』弟子说：『师父生病，想要到哪里去呢？』仲

光说：『你认为我生病吗？』说完就拄着拐杖走出寢室，然后结跏趺坐，集合大众，交代吩咐后事。正好有蔡居士来到，仲光高兴拍手笑说：『居士你正好来为我证明，其他的人则来不及等待他们了！』因而书写偈颂曰：『一句弥陀五十年，分明掘地讨青天。而今好个真消息，夜半钟声到客船。』书写完毕后，转头看看左右，然后投下毛笔而往生。（净土全书 理安寺纪）

明 金童庙僧

金童庙的僧人，不知道他的法名，金童庙位于江苏常熟北门。这位僧人每天持着一个板，在街头巷尾之间打板，然后高声的唱曰：『无常迅速，一心念佛。』大众都不认为他有什么特异的。明思宗崇祯十三年（西元一六四〇年）三月，突然向所有的邻舍告辞说：『好好念佛，老僧去矣！』众人都不了解其缘故。第二天，僧人在佛前拈香，合掌称念佛名，然后端身正坐而往生。（净土约说后跋）

明 海宝

海宝。不清楚他的出身。居住在常州（江苏武进县）的天宁寺。相貌甚为朴实，人家

和他说话，从不回答一句话，只是微笑而已。残破的僧服充满了虱子跳蚤，有空时则面对佛像席地而坐，上上下下地捉着虱子，但是都未捉离他的身体。海宝常常募钱买蔬菜豆腐，供养寺里的僧众。又聚积受布施的金钱，恳请众僧诵经礼忏，自己则一心念佛回向，每年都是如此。

明思宗崇祯年间（西元一六二八—一六四三年），翰林学士郑胙长，邀约海宝法师朝拜南海普陀山，海宝先是答应，但不久又跟他推辞掉了。

郑胙长起程之后，常常见到海宝在前面的陆地上行走，想要追又追不上。等到登达山顶进入大殿，海宝又在大殿里面。派人邀请海宝法师一同回去，又不愿意。等郑胙长回到常州郡时，即到寺里等候海宝法师回来。海宝的弟子说：『师父重病卧床已经一个多月了，昨天才起床呢！』郑某于是向人叙述海宝法师的神奇特异，常州郡的人因此才恭敬信仰。有一天，海宝自己盘腿端坐，安然地念佛而往生。（淨土晨钟）

明 大云

大云。字万安，俗姓郭，仁和人（浙江杭州）。出家于永庆寺，受具足戒于云栖寺。平

日居住在北郊，专志修习净土行业，前来依止的人非常多。因此募款建立吉祥寺，殿宇寮房灿然兴盛，于是成为一个大丛林。其共住的规约，完全依秉云栖寺的制度。不久，示现些微的疾病，于是断绝饮食，专意称念佛号。如是经过一个月，其间如果有人前来探视他的，大云就说：『阿弥陀佛不忆念，想念我作什么？』临命终时，告诉弟子智经说：『为我洒扫干净，阿弥陀佛来接我了！』说完就端坐念佛而往生，时年五十九岁。（灵峰宗论）

清 无名僧

无名僧，居住在湖广黄州，专门持念阿弥陀佛，昼夜从不停止。无论见到什么，都念阿弥陀佛。明思宗崇祯十六年（西元一六四三年），黄州总兵黄鼎，守护黄州城，无名僧大声念佛扰乱黄鼎带兵，因此命令人把他捉起来。正好张献忠攻打黄州城，无名僧被捉坐在城上，半夜里高声地念佛，吵得官兵不得睡眠，众人恨之，把他绑起来从城上丢到城墙下。可是不久又见到他在城上念佛，如是丢下又上来有四次之多。每次从东边的城墙丢下，就从西边的城墙上来，从南城丢下，就从北城上来，总兵听到这件事之后，才开始恭敬礼遇他。

有一年，黃州鬧大飢荒，人們相殺而食。一日，無名僧走出城外，飢餓的城民持刀來乞求他舍身，無名僧脱下衣服告訴眾人說：『等我念佛一千聲之後，就可以吃我！』當念到三百聲的時候，眾人等不及急而想殺他，此時忽然有神兵從空中而來，飢民因此驚怖四散逃回城里，却看到無名僧已經在城中了。

當時山中有獵人捕得一只大老虎，無名僧想要買來放生，獵人要求三十金，僧人只有四金而已。獵人說：『如果你能夠捉住老虎的耳朵，提起來繞行三圈，我就把老虎給你。』無名僧於是囑咐老虎，然後捉着老虎的耳朵繞行三圈，獵人因此把老虎放了。可是老虎却跟着無名僧不肯離去，僧人於是和老虎一同前往黃麻山的金剛洞居住。巡撫盧象升，率兵經過黃州時，到山里拜訪他，想要見老虎。無名僧一說話叫它，老虎就把頭探出窗外。盧巡撫想要見老虎的全身，老虎于是大叫跳出來。盧巡撫因此而向無名僧拜師送禮，自稱是弟子，然後才離去。無名僧有一天行走于街道中，見到一只雞，他高聲地念佛，那只雞也隨着音聲而唱。

清世祖順治七年（西元一六五〇年），無名僧想要到武林山，路過白門（江蘇江寧縣）

这个地方，寄居于秦淮河旁的房子。那天正好是端午，无名僧看见游河的船中有钱姓儒生，是他的弟子，因此就呼叫：「钱某，阿弥陀佛！」钱某于是上岸拜见无名僧。僧问钱某的同游朋友，知道是某某人，因此放声大哭说：「众生以苦为乐，乃如此啊！」钱某恳切的请示修行的要旨，无名僧说：「一心念阿弥陀佛！」又说：「我走之后，你有什么疑问，可以问觉浪禅师，此是明眼人！」无名僧后来不知所终。

觉浪，名道盛，曾经主持金陵天界寺，杭州崇光寺等诸处道场，禅门的宗风因此大振。

（净土晨钟）



淨土聖賢錄卷六

往生比丘第三之五

清 智旭（蓮宗九祖）

智旭。字蕩益，俗姓鍾，江蘇吳县人。父親持誦大悲咒，夢見觀音大士送子而生下智旭。年少時以孔孟聖學自我期許，曾經著作文章批判佛教，總共有數千字之多。等到一日閱讀云栖蓮池大師的《竹窗隨筆》，突然省悟，而把以前所作的論著焚毀。年二十歲時，讀《地藏菩薩本願經》，因此發起出世的志向，每日持誦佛名。

明熹宗天啟元年（西元一六二二年），年二十四歲，听闻某一法師講經，疑情忽然發起，於是用心參究，後來終於豁然開朗，不久之後就閉關於吳江。有一天得重病，瀕臨死亡，此時才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淨土。疾病稍微恢復時，結壇持誦往生咒七日，並且說偈頌曰：

『稽首歸依西方無量壽佛，祈愿拔除我業障的根本。觀世音、大勢至，清淨大海眾菩

萨。我迷失了本有的智慧之光，虚妄堕落于生死轮回的苦海，无量劫以来不曾稍有停止，无人救拔无有归趣。今日暂时得到此低劣的人身，仍然不免遭受劫浊之乱。虽然得人出家之众，却尚未能进入法性之流。眼见法轮败坏，想要挽回却力有未能，实在是因为无始世以来，不曾栽种培植殊胜的善根。现今以决定不移的心志，求生西方极乐净土。希望将来乘着我有誓愿的法船，广度沉沦三界的众生。我若是不能往生净土，就不能满足我的大愿。是故我于娑婆世界，毕定应当究竟舍离。犹如被溺于水中的人，自己应当先求能够尽速到岸，然后才能以方便之力，拯济救拔落入暴流的人。我今以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燃臂香三炷，结七日的清静坛场，日夜专持往生神咒，惟除饮食和睡眠之时。愿以此功德力，勤求决定得生安乐净土。若是我退失初发心，不向西方而行者，宁愿即刻堕入地狱受苦，令我能够迅速生起悔改之心。誓不贪恋人天之乐，以及无为寂灭之处。仰愿阿弥陀佛的大威神，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之法，以及三宝无边的威德，加持护念智旭等人，以神力折伏使我能够不退佛道，哀怜摄受令善根增长。』

智旭后来又住过温陵、漳州、石城、晟溪、长水、新安等地，广宏天台宗的教法。最

后归隐终老于灵峰。当时各方参禅的修行者，大多把净土法门当作权教而非究竟，凡是遇到念佛的人，必定教他参究念佛的是谁。只有智旭认为持念佛名这一个法门，即是圆顿的佛法心宗。当时有一位卓左车居士，曾经问到：

『如何才是念佛法门中向上顿悟的一条路，如何才能离四句绝百非，如何是念佛人最后究竟的法则，如何是在杂乱错误之处的脑后一锤。希望和尚您把过去以来大家所说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等话，抛向一边，让我等亲见如来的境界，痛快地述说一番，震动一下三千大千世界。』

智旭回答言：『所谓向上顿悟的一着，本来非禅亦非净，即是禅也即是净。才说到「参究」，已经是曲折婉转为下根人而说。果真是大丈夫的话，自己应当确实深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如果有一念之际与佛有隔离的话，就不名为念佛三昧。如果能够念念与佛毫无间隔，那么又何必辛苦地去问谁呢！西方净土的最根本究竟之事就是：「没有众生心外的佛，而能为众生心所念；也没有所谓佛之外的众生心，能够忆念着阿弥陀佛。」正当下手念佛之时，便是不落四句百非，即是全身投入清静法性。只要能见到阿弥陀佛一

毛孔的光明，即可见到十方无量诸佛。但得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一个佛国，即是生于十方诸佛的净土。此即是向上究竟的一路，若是舍弃现前的阿弥陀佛，另外说个自性弥陀；舍离西方净土，再说一个唯心净土，这就是所谓的混乱不清的公案。经典说：「三贤十圣住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念佛求生净土就是令人清醒的脑后一锤。只要能够深信此法门，依信起愿，依愿起行，则能于念念之间流出无量的诸佛如来，遍坐十方微尘国土，转大法輪。即使是照耀古今，也不是分外之事，又何止是震动三千大千世界而已呢！」

蕩益大师又曾经开示人说：『念佛法门，别无奇特，只有「至诚深信努力行持」为最重要！』释迦牟尼佛说：「若人但念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天台智者大师云：「四种三昧，同名念佛，念佛三昧，名为三昧中王。」云栖莲池大师云：「一句阿弥陀佛，该罗教门八法，圆摄禅门五宗。」只可惜如今的人，将念佛看做是肤浅容易的事，说是愚夫愚妇的修行工夫。所以信念既不深切，修行也不努力，终日悠悠散散，净土的功业无法成就。或者有人巧设方便，想要深明此念佛三昧，动不动就以参究「念佛是谁」为向上究竟之法。却不知道现前一念之心，本来就离四句绝百非，根本不必故意去远离断绝。即此现



前一句所念之佛，本來即是超越情執远离妄見，何必勞苦地去談玄說妙。最重要的是能够信得及、守得穩，直接了当地念下去，或者昼夜十万句佛、或者五万、三万，以决定不欠缺为标准，终此一生，誓无改变，如果这样而不能够往生的话，三世诸佛便为诳语。只要能够往生，则永远不会退转，种种法门，皆得现前。切忌今日张三，明日李四。遇到教下的人，也想要搜寻典章、摘取文句；遇着宗门的人，又想要参究问答；遇到持律的人，又想要搭衣持钵、研究戒律。如此则头头不了，帐帐不清。岂知只要阿弥念佛念得熟，三藏十二部究竟的教理，都在一句阿弥念佛里头。一千七百个公案，向上顿悟的关键，也都在这句阿弥念佛里面。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菩萨的三聚净戒，也都在一句佛号里面。

真能一心念佛，放下对身心世界的执着，即是真正的大布施。真能一心念佛，不再生起贪嗔痴等妄念，即是真正的大持戒。真能一心念佛，不计较人我的是非好坏，即是真正的大忍辱。真能一心念佛，没有稍微间断夹杂的情况，即是真正的大精进。真能一心念佛，不让妄想奔驰追逐不停，即是真正的大禅定。真能一心念佛，不为其他的修行歧路所迷惑，即是真正的大智慧。我们自己试着检点思惟：如果对于身心世界的执着，尚未能放下；

贪嗔痴的妄念，仍然还会现起；人我是非好坏对错，依旧挂碍放在心上；间断夹杂的情形，犹未能除尽；妄想奔驰追逐不停，还不能永远消灭；种种修行的其他歧路，依然会惑乱我们念佛的心志，如此便不能称为真正的念佛。

想要达到一心不乱的境界，并没有其他的方法。最初下手之时，必须要用念珠，念佛时要记得分明，订定自己每日的课程，决定没有丝毫的欠缺。时间久了自然纯一熟悉，虽不刻意去念而自然能念念不断，然后要计数也可以，不计数也可以。如果初发心便要說好看的话，要不着相，想要学圆融自在理事无碍，总是信念不够深切，修行不能得力。就算是你讲得十二分教，解得一千七百个公案，依然皆是生死岸边的事。等到临命终时，决定用不着。』

清世祖顺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四年）冬天，得疾病，遗命交代火化之后，捣碎骨头混合面粉，分别布施给飞禽和鱼类水族，广结西方净土之缘。次年（西元一六五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清晨起来，疾病已经好转。到了午时的时刻，自己跏趺端坐于床上，面向西方举手而往生，时年五十七岁。等到圆寂往生的三年后，大众准备依法火化，打开龕柩一看，



只見大师的色身头发变长覆盖耳朵，面貌如生。门徒弟子不敢遵从大师的遗命将他结缘飞禽鱼族，因此收拾他的遗骨，建塔供奉于灵峰。（灵峰宗论）

清 如会

如会。号妙圆，俗姓谭，顺天府（北京）人。年少时即断绝肉食，二十九岁出家。发誓行持头陀苦行，从不躺卧床席休息。前后总共燃六根指头，以忏悔宿世的业障。燃顶、烧臂的次数，更是多得无法计算。最初到南方时，只是从事苦行，后来被同参道友感悟启发，因此一心念佛，顿时忘失身心世界。无论见到在家出家之人，都不作嘘寒问暖等无谓的话。每当教诲徒众，必定严厉恳切。平日喜欢一人独来独往，从不积蓄多余的物品。到了夏天就把冬天的衣服布施给人，冬天就把夏天的衣服舍弃。曾经在水草庵，告诉刘道澄说：『一心念佛，专求上品上生，便是向上究竟的第一义，你们要等到他日，才会相信此言。』

清世祖顺治五年（西元一六四八年）秋天，经过江苏淮安的清江浦，大众都一同挽留他居住下来。不久，如会以一件袈裟赠送给万德庵的主人，并且嘱咐他说：『我不久之后

将要去了，特别有一件事要拜托你。」庵主说：「和尚您刚刚才来到这里，何必急着说要离去？」如会说：「我不是要到别处而是要到西方去！你可以把我的遗体丢入江水河流之中，普与一切鱼族虫类，结下往生净土的因缘。」庵主推辞说不敢。如会说：「那么就等火化后，以骨头混合面粉，再为我结缘，这样好吗？」庵主回答说：「好！」如会因此叫人购买大的蜡烛以及好的名香，大众都无法测知他的意思。十月十九日夜里四更（清晨一、二点），如会大声呼叫庵主说：「赶快开大门，烧香、点燃蜡烛！」庵主点完烛火之后，看看如会法师，法师已经安然地坐化往生了！此时无论远近都闻到奇异的香气。大众遵照遗命，火化后磨碎骨头混合面粉，然后投入江河里，时年七十一岁。（灵峰宗论）

清 大勅

大勅。字冲符，俗姓边，浙江绍兴诸暨人，童年出家于都城的大雄寺。等到年纪稍长，听闻云栖莲池大师广度教化众生的消息，因此渡江而前往礼拜亲近，两人相见后机缘契合，从此倾心专注于净土法门。晚年，居住在大善禅堂，特别爱好《华严经》，每天读诵一函经。曾著作怀净土诗一百零八首，现今取录其中的四首：



『佛种从缘起大机，吾今活计掩吾扉。身轻炼得同仙鹤，极乐横横一直飞。』

『自笑山僧不奈何，乾坤浪荡热心多。逢人要说西方话，指示明明一刹那。』

『苦尽甘来届晚年，佛声念彻齿流泉。金台少见庭槐兆，再着精勤勿怨天。』

『兀然起念念伽婆（佛陀），平地无风自作波。念念消归无念处，岂知无念亦为多。』

清世祖顺治六年（西元一六四九年）十一月，示现疾病，亲自书写封龕的文书对联，并交代种种的后事。到了预期的那一天，自己坐起来，穿着清净的衣服，面向西方，称念阿弥陀佛，然后安然地往生。（冲符禅师净土诗并跋）

清 大真

大真。号新伊，俗姓周，湖南常德武陵人，在襁褓的婴儿时代，就会合掌称念『南无佛陀』。等到就学的时候，不爱和其他的孩子们为伍，喜欢独自地聚沙画地为佛塔，或者自己静坐眼观鼻、鼻观心。九岁时，拜见莲居寺的绍觉法师，受持三归五戒，因此依止于其座下。十五岁剃发出家，二十岁，入云栖山受具足戒。大真的父母也先后礼拜绍觉法师出家。大真恭敬地侍奉供养父母而没有丝毫的违逆，数十年如一日。

绍觉法师往生后，大真法师接着主持莲居寺。曾经著作《唯识合响》，并且传授菩萨金刚宝戒。又建立大悲坛，兼修事理二种忏法。年七十一岁那一年的秋天，示现些微的疾，集合所有的居士弟子，嘱咐他们要护持正法。经过七日后，沐浴更衣，跏趺正坐手持念珠，与大众一同称念佛号。才过一会儿，声音和气息都寂静下来，鼻端垂下玉箸（死后流下的鼻涕，为成道的象征。）超过一尺多。过了一个时辰，头顶仍然温热。在此之前，有位居士周某，梦见天乐来迎接大真法师往西方而去，因此急忙带着亲戚眷属数人，前来受三归五戒。另外庵主道声，事先在初一即梦见大真坐在莲台上。（灵峰宗论）

清 道枢

道枢。浙江仁和（杭州）人，精通天台教观，专志修习净土行业，不喜欢亲近世俗尘缘。清世祖顺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年），梦见和神僧同登玉屏峰的山顶。第二年六月，稍有疾病。二十六日，清晨起来，告诉大众说：『我昨天夜里梦见神僧来迎接，难道就是过去和我一起登玉屏峰的人吗？』当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看见幢幡宝盖充满虚空，莲华铺满大地，道枢即盘坐合掌，朗颂《法华经》经题七遍，唱阿弥陀佛一百余声，

然后安祥地往生，往生后面貌的颜色不变，龕柩和桌椅之间充满着奇异的香气。（淨土全书）

清 崇文

崇文。不清楚他的出身，学法于云栖莲池大师的门徒。住在江苏常熟洙村一个清静的房子，后来双目失明，因此而专心念佛。每天夜里都登座施食瑜伽焰口，连续三年不曾停止。清世祖顺治十五年（西元一六五八年）三月十四日，命令其徒弟先行先，告诉城里出家、在家二众说：『明天就要向西归去，因此特别派人来告别。』第二天清晨，大众聚集，总共有三十多人。崇文坐在床上，命令徒众诵《阿弥陀经》一卷，诵经完毕后即入寂往生。室内充满香气，三日不散。（淨土约说后跋）

清 具宗

具宗。常州（江苏）无锡人，平日讲说天台宗的止观法门，修习念佛三昧，教诲徒众从不厌倦。清世祖顺治十六年（西元一六五九年），示现疾病，往生前事先准备热水沐浴，穿着一只鞋子。自己读诵《阿弥陀经》之后，唱佛号十声，然后提笔大书八个字：『廓落

灵虚，无往来处。』接着就丢下毛笔而往生。死后端坐三天，面貌颜色毫无改变。（净土全书）

清 读体

读体。字见月，俗姓许，其祖先是江南句容人，从军于云南贵州一带，由于战功的缘故承受了指挥使的官职，因此定居于云南楚雄。读体不愿意继承官职，离开云南来到剑州（四川保宁县）的赤岩岩，修道三年。有一天，遇到一位老僧传授给他《华严经》，读体打开阅读后心中大悟，因而剃发出家。受具足戒于三昧光律师。三昧律师主持宝华山，将要示寂往生之前，把衣钵传授给读体，因而成为宝华山的第二代祖师。

读体曾经修习般舟三昧，不坐、不卧、也不依靠任何东西，昼夜不停地经行和站立，有九十天之久。四方的出家在家二众，因此而聚集前来归附。当时南北各地都前来礼请他启建戒坛，没有一个月有间断。有一天，读体示现些微的疾病，告诉徒弟说：『不必为我准备汤药，七日后，我就要走了！』到了约定的日子，果然安详地往生，时年七十九岁。火化时，见到莲华，佛像显现于火焰之中，获得五色的舍利有一升多。（宝华山志）



清 林谷

林谷。浙江紹興人，住在羅山的西南方，平日穿着破旧的僧服和麻鞋，不谈杂话，只有劝人念佛而已。有一天，看见白云中有佛来迎接，于是迁化往生。当地人就把他所住的庵命名为『白云』。（淨土全書）

清 万缘

万缘。俗姓乔，湖州长兴人。平日为人愚昧迟钝，别人骂他，也不嗔怒；人家赞叹他，也不欢喜，一心一意专持佛号，有数十年之久。清圣祖康熙二年（西元一六六三年）七月，忽然自己以茅草编结坐龕。当时有一位殷任之居士，与万缘非常熟识，告诉他说：『师父您既然要编结坐龕，等我去苏州卖茶回来，再为您添置坐褥。』万缘说：『承蒙你的好心，只怕来不及等你了！』到了九月一日，稍有疾病，只有喝白开水。六日的正午，自己进入草龕，端坐而往生。（淨土全書）

清 胜慈

胜慈。字与乐，俗姓杨，滁州（安徽）北谯人。出家于鸡鸣寺，年十四岁，拜见西竺大师，学习唯识论，未能契入。当时碧空大师讲《法华经》于师子窟，胜慈于是前往依止。胜慈曾经以生死大事启发父母双亲，父母都有所感动体悟，两人也因此出家修行。二十九岁时，西竺大师将衣钵交付给他。第二年，主持鸡鸣寺。后来居住于上乘庵，平日修行只以净土为归向。不久之后，示现疾病。临命终时，告诉母亲说：『弥陀舟航，能渡苦海。』说完后即入灭往生，当时是康熙二年（西元一六六三年）十二月七日，享年五十七岁。（贤首宗乘）

清 成时

成时。号坚密，俗姓吴，徽州（安徽）歙县人。少年时即考中秀才。年二十八岁出家。于禅宗与教门二宗的善知识，差不多都已经周遍地参访过了。等到见了满益大师，才决定终身依止学习，成时终其一生都在弘传满益大师的教法。当时歙县人迎请成时居住于



仰山，山中的猛兽因此都驯伏下来。成时曾经自己编撰斋天的法式仪轨，感得天神现身，大部分的人都亲眼见到。后来前往江宁（江苏），居住在天界山的半峰，弘扬蕩益大师的遗教。

成时自己平日精勤地修习净土法门，每天都有固定的功课，即使遇到极为寒冷或炎暑的日子，也从不曾有稍微的懈怠。刻印《净土十要》并为之作序文，以贯通其要旨。其文章曰：

『所谓的净土法门，即是法界的缘起。何谓法界？我们现前的一念心，不仅不是决然的色法，亦不是刹那变灭的妄心。才有能生起之相，即属于所缘之物，而不是能缘者。不得已而强名之曰「无相」。然而虚空和兔角，也有无相之名。而虚空有表露显现之相，兔角有断灭虚无之相，都不是真正的「无相」，又不得已，而把现前一念之心的这个「无相」，称之为「真」。只因为他是无相而真，因此十方三世、依报正报、色法心法、自他凡圣等法，都在我现前一念无相真心中光明显著地一齐显现。

自心既然是无相而真，那么从心所现的一切诸法，莫不是无相而真。是故于其中间随

便拈取一毫端，一一皆具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圣等法，而没有多余也没有欠缺。乃至于一咳嗽一掉臂、一名一字，无非是自心的全体大用，而在咳嗽掉臂一名一字之外，更没有一法可得，这就是所谓的法界。

何谓法界缘起，无论圣凡皆是此法界，没有所谓粗糙和微妙的分别，无增也无减，与生死毫无交涉，和迷悟了不相干。然而因为随顺法界的缘故，出生了偏空和究竟的两种涅槃；由于迷昧违逆法界的缘故，虚妄现出分段和变异等二种生死。虽然是迷昧违逆而轮转于生死，但是法界依旧宛然不失。无奈众生从来未曾体悟证知，因此终究无法了脱生死。诸佛菩萨慈悲怜愍无知的众生，从一真法界中，发起种种的因缘，无论是世间的或出世间的方法，这些方便善巧的事情，其种类多得无法计算。即使是如同微小的一只蚂蚁，亿万的神人也都伸出援手。诸佛的大威神力既然是相同，大慈悲心也是一样平等不二。然而因为众生迷逆虚妄的缘故，受教化的程度并不齐一。在诸佛菩萨平等光明的教化救度之中，有有缘的，也有无缘的众生，同样地在因缘中也有浅、深、久、近的差异。因缘既区分为种种的差异等级，教化之中也随之有所分别。如果真的是无缘的众生，那么即使是由诸佛



来引导教化也是徒劳辛苦而已！这就是所谓的法界缘起。

是故在建立教化的法门之中，只论个人本有清净心性之摩尼宝珠这个唯一佛乘的义理。例如《法华经》这本深妙的经典，广谈宿世本具的妙因。先圣曾以四种角度来阐释发明（因缘释。约教释。本迹释。观心释），而必定以因缘为最首要。由于种种因缘的不一，因此教化的罗网广大地展开。由于教化随机而没有一定的方式，因此诸佛的恩德贯彻于一切处一切众生。由于诸佛恩德不可穷尽，因此我们应当要一一消归自己，领纳自己本有的佛性家珍。由此可知所有因缘的当下，即是第一义谛。这个义理，如果我们专精地研究三藏经典，完整地考察各个宗派。能够由娑婆忍土而远取十方世界，由凡夫末流而广阔地彻观时间三际，则求生极乐净土这一个法门，实在是法界之中最为第一的缘起。

有人说，阿弥陀佛的愿力殊胜，凌驾超越十方诸佛。然而诸佛的愿力平等、所度化的众生平等、心性平等，法性的大海，哪里有优劣高下的分别呢？而如今千经万论极口称赞、一致指归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出广长舌，同声赞叹阿弥陀佛，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缘在」的缘故。「缘」何以说是「在」呢？就是因为有「信」。何谓缘「不在」

呢？就是因为「不信」。信心不在之处，恶业就会生起障碍。

又诸佛的四土（常寂光净土、实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上三种国土，也许有横向贯通之义。至于凡圣同居土，大多只有直向的次第，而没有横向的贯通。只有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净土，能够横向贯通而圆具四种国土。是故极乐世界的有情众生能以凡夫之身而达到一生补处大菩萨的阶位，极乐国土能在缘生的当下而显出称乎本性的法尘，佛身可以从应化身而见到真常的法身，说法也可以由众鸟和鸣而令人闻知深远的法性梵音。简要地来说，极乐净土是法法圆融、尘尘究竟。教海之内没有一个名相可以诠释譬喻，法门之中没有一个因果可以相类比拟。像这样稀有难得之事，十方世界也罕有所闻，而唯有在极乐世界中具备，何以如此？因为「缘深」之故啊！「缘」何以说它是「深」，因为信心深切的缘故，「缘」何以说是「浅」呢？因为信心浅薄的缘故。信根浅薄之处，凡夫的情见就会生起束缚。

诸佛度化众生，都是经过累生累劫。而凡夫进阶到圣人之地，又以不退转为最困难。如今求生极乐世界，只要七日竭诚恳切，十念倾心专注，虽然陷在五逆十恶之中，也都能



受记往生淨土。才得往生極樂淨土，便能圓居三不退轉的境界。况且一旦见到阿彌陀佛，即可见到十方諸佛。能够往生極樂，即可得生十方一切的世界剎海。乃至于在阿彌陀佛的一毫光中，極樂世界的一微尘里，皆能于其中间顿证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圣等法，而不出于剎那一念之间的三昧。諸佛度化众生是那么难，阿彌陀佛度众生却是如此的容易，何以如此呢？这就是「缘久」的缘故。「缘」何以谓之「久」，那是由于信心久远的缘故。「缘」何以谓之「近」，那是由于信心近的缘故。信心的缘只在近处，修行成就之快慢的时间就会产生限制。

如上所论述的，专门注重在有「缘」。缘深，则所得的境界难以思议，非是十地、等觉菩薩所能测知。缘久，则修行的神力迅速，不是三大阿僧祇劫、或百劫可以比类的。总而言之，阿彌陀佛并未在我们的自心加上任何东西。我们的自心本来一念离妄绝尘，因此凡圣无不在我心中。我们的自心万法顿融，因此四种国土无不在我心中。我们的自心不束缚于时间，因此十世乃至剎那一念无不在我心中。我们的自心不限制于空间，因此如微尘数的世界海无不在我心中。吾人的心中本来有何欠缺呢？只是特别仰仗阿彌陀佛这个增上

的因緣，使我们本有的真心显露发扬而已！

因此净土这一个法门，极其简要极其微妙。只要以现前一念无明业识的心，专称阿弥陀佛名号，一心精进而无间断，没有不亲证念佛三昧、亲到极乐净土的。

但是只恐怕对种种法门的戏论之心难忘，对生死大事的关怀不切。或者把摩尼宝珠视同瓦砾，或者想以手掌抓取虚空，或者想要除去眼翳而使眼睛光明，或者想传述经典而苦于口舌言词之不便。若是如此，则不论是弘扬或是贬抑，总是无法畅乎本怀。不论是信心或是怀疑，皆不能成就三昧。其间或者有些有智慧的人，知进知退，也知存知亡，然而未遇到大善知识，尚未获得圆解彻悟，尚未穷达究竟诸法极致之处，尚未学得精要的诠释，想要上升永明延寿大师之堂，进入梵琦楚石禅师之室，居于五浊的恶世，阐扬发明净土难信之法，实在不是简单容易之事！

昔日灵峰藕益大师，选定《净土十要》一书，刻版印刷尚未完全。乙未年（顺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年）以后，书籍字版四处散落。成时我窃念净土诸书，唯有以此十种能尽善尽美。于是加以标点评论，稍微做些节省简略，自己再以《观经初门》和《弥陀行



《儀》兩種附加之。訂定完畢之後，提倡大眾募款流通，而發大心的僧俗二眾共同成就此事。于是成時合掌稽首，重新再告示曰：「西方淨土持念佛名這個法門，有三大要旨：第一，持念六字洪名，念念之間，欣愿和厭离具足。就如同逃出重重的牢獄，奔向投靠國王，步步之間，欣愿和厭离具足。是故万緣的尘埃不食，众苦的難忍也不退轉，將自身高置于蓮華之上，預訂誓盟于芬陀利華之間。而娑婆世界充滿的却是蛆蠅糞土，實在是令人驚駭恐怖啊！」

第二，參禪的人必定不可以沒有淨土，這是為了要防止退失墮落，我們面對三途的痛苦難道不會寒心？修習淨土必定不可雜入禪機，否則臆測妄想稍為生起，禪淨二門俱無結果。如果能夠專修淨土法門，就不需再涉及其余的宗派，修行是冷暖自知的事，何必強要淨論是非。

第三，一句阿彌陀佛，若非大徹大悟不能全提向上，然而即使是最愚痴的人亦沒有稍微的欠缺。如果稍有一些些的分別，便成為大法的魔障禍殃，念佛法門只貴一心受持，哪裏羨慕依稀仿佛的解悟。修學佛法的人如果見到了一些小小境界，必須要趕緊放下舍弃。

修行就像是以木棒打石人的头而曝曝作声，只论实实在在的工夫而不可执着虚幻不实的境界。」以上三个要旨，颇为切合当今的时机，假使能够真实地指点众生迷津，我愿舍身供养，愿十方三世一切人，皆能共闻此言。』

清圣祖康熙十七年（西元一六七八年）十月十五日，命终于江宁的半峰，往生的三日前，异香回绕于室内。（余学斋集 净土十要序）

清 行策（莲宗十祖）

行策。字截流，俗姓蒋。父亲蒋全昌，是江苏宜兴一带老一辈的儒者，与憨山德清大师为友。憨山大师圆寂后三年，时为明熹宗天启六年（西元一六二六年），有一天晚上，蒋全昌梦见憨山大师进入室内，而生下儿子，因此将他命名为梦憨。等到行策年纪稍长时，父母亲相继逝世，于是发起出世修行的志愿。年二十三岁，在武林（浙江杭州西）理安寺，簪庵问公的座下出家。修不倒单达五年之久，因而顿然彻悟诸法之本原。问公往生后，行策便住在报恩寺，遇到同参的息庵瑛法师，劝他修行净业。后来，又遇到钱塘樵石法师，引导他阅读天台宗的教义。于是和樵石一同进入净室，修习法华三昧，宿世的智慧因此顿



时通达，穷究彻悟了天台教义的精髓。

清圣祖康熙二年（西元一六六三年），结茅屋居住在杭州法华山西溪河水中的小陆块，专修净土法门，因此把所居住的地方取名『莲榭庵』。康熙九年（西元一六七〇年），住在虞山的普仁院，倡导建立净土莲社，学习的人从四方云集而来追随。行策曾经著作《劝发真信文》曰：

『念佛三昧是很高妙的啊！虽然说功效好容易进入，但对末法时期的修行人来说，却很少能够获得灵验。这实在是因为信愿不专，不能引导其善行，而归结回向净土的缘故啊！现今既然广邀善侣，同修往生净土之因，如果不仔细地审察其初发心，哪能知道出离苦海的要道呢？凡是和我同一志向，参与这个法会的人，必须具备真实信心。假如没有「真信」，虽然念佛持斋、放生修福，也只是世间的善人，将来的果报只是生于人天善处享受快乐而已。当受乐的时候，就会继续造业，既已造下了业，必定堕落受苦，如果用真实正见的慧眼观察之，如此与其他断善根的一阐提以及从事杀生恶业的人们比较，其实只是差一步罢了！这样的信心，哪里是真实的呢！』

所谓的「真信」，第一要相信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是未成之佛，阿弥陀佛是已成之佛，但其觉性是无二无别的。我现在虽然昏迷颠倒无明烦恼，但觉性从不曾失去。我虽然经过累劫的轮回流转，但觉性也不曾动摇。所以说：「一念回光，便同本得！」

其次要相信我是理性佛、名字佛，而阿弥陀佛是究竟佛。佛性虽然无二，但实际证得的阶位却有天壤之别。若不专念阿弥陀佛，以求生极乐世界，必定随着业报轮回流转，受无量的苦。这就是所谓的「法身流转于五道，不名为佛，名为众生」了！

第三要相信我虽然业障深重，长久以来居住在五浊恶世的苦域之中，但仍然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阿弥陀佛虽然万德庄严，远在十万亿佛刹之外，却依旧还是我心内具足的佛。既然是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如磁石吸引铁块，这是无可置疑的。这就是所谓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啊！

如果有上述所说的「真信」，那么虽然是一丝毫的善行、一微尘的福德，都可以回向西方庄严净土。更何况能够持斋守戒、放生布施、读诵大乘经典、供养三宝及其他种种的善行，难道不足以充当往生净土的资粮吗？这些都只是因为信心不真，于是所修的善行便



沦为有漏的善业。所以现今若要修行，没有其他重要的方法，只有于二六时中，加上上述的三种真信，则一切的修行实践都成为无漏的功德，自然是功不唐捐了。』行策又曾经发起精进佛七，并著文章以开示信众，文曰：

『七日持念佛名，贵在一心不乱，无有间断无有夹杂。并不一定是以念得快或念得多为殊胜。只要不急不缓、绵密不断地持念佛号，使心中每一句的佛号历历分明、清清楚楚。无论穿衣吃饭、行住坐卧，都是一句阿弥陀佛，绵密不断，就如同呼吸一样。既不散乱也不昏沉忘失，如果能够如是持名，可以说是在事相上能够一心精进了。』

如果还能够体究世间万法皆如，无有二相，所谓生佛不二、自他不二、因果不二、依正不二、净秽不二、苦乐不二、欣厌不二、取舍不二、菩提烦恼不二、生死涅槃不二，如是种种二法，皆是同一相、同一道、同一清净。不用勉强差遣安排，只要自己如实体究。体究到了究竟之处，与自己的本心，忽然契合。此时方知穿衣吃饭，总是三昧；嬉笑怒骂，无非佛事，而所谓的一心或乱心，终究是戏论。二六时中，想要寻觅丝毫的妄想分别相也不可得，如是的明了通达，才是真正的学道人，才是真正的一心精进持名。

前一种一心不乱似难而实易，后一种一心似易而实难。只要能够有前一种事相上的一心，必定可以往生。如果还能有后一种理体上的一心的话，上品上生必定可阶。然而此两种一心，皆是一般的博地凡夫所能达到的事。凡是有心的人，都可以修学。诸位同堂修行的僧俗二众，各须精勤策励自己的身心，近的话在七日之内，远则在一生之中，常作如是信，常作如是行，纵使今生不能证得一心，这个因地的作用也非常强大，莲华的品位，必定也不会屈居中下品！」

行策居住在普仁院十三年，一直到康熙二十一年（西元一六八二年）七月九日往生，时年五十五岁。当时有一个名为孙翰的人，生病而死，经过一昼夜之后又醒过来，说：「我被阴间的鬼卒所勾摄，系缚在阎罗王的殿内，黑暗之中，忽然看见光明照亮天际，香华布满虚空，阎罗王拜倒在地上，迎接「西归大师」，并问大师是何人？回答云：「截流也！」我以截流行策大师的光明所照，因此被放回来。」同一天，还有一个吴氏的子弟病死，过了一夜又醒过来，把所见到的情况说出，也和孙翰所说的一样。（余学斋集）



清 海潤、長涇僧

海潤。字西一，淮安（江蘇）山陽人。清康熙二十九年（西元一六九〇年）三月，到江寧（江蘇）的華山，當時年僅二十多歲。大眾問他修行什麼法門，海潤回答說：『念佛！』又問：『你來此作什麼？』回答說：『我為生死大事而來，四月初一午時，我便要去了！』大眾問：『往何處去？』回答說：『到時候你們自然可以見到。』到了那一天，大眾忽然看見山頂有火光照耀天際，於是趕緊前往探視，只見海潤跏趺端坐在貴人峰上，火苗從他的眼耳口鼻中迸出，燃燒他的身體，經過一段時間後，全身依然端直，火勢雖盡而身軀並未傾倒下來。

當時無錫（江蘇）的長涇，有一個庵，里面有一僧人，樸實愚鈍，沒有其他的特長，只是念佛而已。有一天，告訴大眾說：『我明天將要去了！』到了明天，問他的徒弟說：『日中了嗎？』徒弟回答說：『尚未。』他說：『那麼，姑且再遲一些。』不久又問徒弟，徒弟回答：『日中了！』他於是登座，雙腿跏趺而坐，口里自己出火焚燒火化自己的身體。（息廬剩言）

清 指南

指南。苏州常熟人，居住在东塔的吴王庵，终日沉默静坐念佛。人家给他钱，马上转施给别人。个性坦白率直，于一切处没有些微的系恋执着。当时有芝塘里的善心人士数人，倾心地归依他。清康熙三十年（西元一六九一年）六月，这些人士入城拜见指南法师，指南说：『下个月五日，要与诸位施主告别了！』大众依照约定的日期前往，指南并无其他的话，只是劝导他们好好专心念佛，然后端坐而往生。（净土约说后跋）

清 超城

超城。字霞标，徽州（安徽歙县人），俗姓汪。最初礼拜一宝法师，剃度于常州（江苏武进县）的南岳寺。后来往杭州的南涧，受具足戒于天竺珍公。曾经参究『父母未生前』这个话头，有一天听到打板声，而有所省悟，于是作偈颂呈给珍公印证，珍公点头认可之。从此以后机锋敏捷锐利，随口说法，都成章句法则。后来入华顶山，开发重建深云庵的旧址，潜心修习净土法门。总兵蓝公作了一个异梦，于是捐赠金子帮助他建寺。等到

建成之后，就把寺院交给广润镜法师，自己则回到南涧，不久之后客居于金坛的东禅寺，受县人李肖岩的邀请，建立净土寺。

清康熙三十四年（西元一六九五年）秋天，净土寺落成，超城即刻请虞山（常熟县西北）的身叶萃法师继承方丈座席。同年十月六日，萃法师来到，超城于是设茶告别所有的护法信众，激励劝导大众极为深切。又将木柴堆积成高座，准备要焚身供佛，超城先到大雄宝殿拈香，说偈颂云：

『念佛一声漱口三日，佛之一字我不喜闻，此仍然是乞丐小儿的伎俩，必须要一直到「念兹在兹」，才是真正的现大丈夫相。』

然后端坐在座位上开示大众说：『昔日释迦世尊。在涅槃会上，以手抚摩胸前，告诉大众云：「汝等好好观看我紫磨金色之身，好好瞻仰个够，不要令将来后悔。如果你们说我灭度了，那么就不是我的弟子。如果说我不灭度，那么也不是我的弟子。」当时百万亿大众，全部都契悟了。诸位仁者，看看这一群随着邪见追逐恶业的汉子们，经过万劫也没有解脱之期。却不知道释迦老人，讲经四十九年，说得天华乱坠，终究是一场虚设。于是

直到临终末后关头，拚死了还是命根不断。超城上座我忍耐不住，今天暂且另外再用一种格式，使现前的大众，个个如龙得水去。」超城于是伸展两手说：

「汝等善自观察我的四大本来空寂，五蕴亦非实有，离开这虚幻的臭皮囊，究竟要在何处与诸位相见。如果说我灭度了，那么你是我的同流；如果说我不灭度，你也是我的同流。何以故？大海若是不容纳，百川应该倒着流！」然后起座，引导大众绕佛，至堆积的木柴旁，升座。又问大众说：

「高峰妙禅师道：「尽大地是个火坑，得何种三昧，才不会被烧去？」大众试试下一个转语。」东禅寺的格法师说：「正是老弟你的受用处！」超城举手笑说：「谢和尚证明。」于是拍手，说了一首长的偈颂。以双手拿了两个烛台说：「这个是金台呢？还是银台呢？直下构得，便知自性弥陀，便共证药王三昧。」然后合掌，三唱「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自己举火点燃木柴，大众环绕着诵《阿弥陀经》，诵到「今现在说法」时，超城突然高声说：「停！」不久之后，又伸展两手，劈开木柴的火焰，现出全身，然后端坐而往生，时年三十五岁。东禅格法师，是超城的同门师兄弟，写下他所见的事迹而为超城作传



记，当时各方都在传诵。（霞标禅师传 焚身说法记）

清 明宏

明宏。字梅芳，杭州人，年将二十岁，父亲为他娶媳妇，于是逃家而去。母亲痛哭，因此双眼失明。后来父母相继过世。明宏才在绍兴柯桥的弥陀庵剃度出家。出家后即到处参访，学习天台宗的教观，坐禅而有所省悟。后来阅藏于天台山的万年寺，时间久了之后，两眼因疲劳而受损，自己说：『这就是我违背双亲慈悯爱念的果报啊！』从此以后一心念佛，无论寒暑从不间断。自己曾经说：『我因为眼睛失明，却得到大利益。』平时一钵一杖，没有固定的居处，凡是所得到供养，随即布施给贫乏困苦的人。思齐实贤大师与明宏为友，曾经告诉明宏说他决定往生净土，他说明宏法师有三真：真解脱、真干净、真精进也！

清雍正五年（西元一七二七年）九月，思齐实贤大师于梵天寺，起念佛七的法会，招揽明宏加入莲社，当时明宏患痢疾，但是依然精进持念佛名，没有丝毫的懈怠。念佛七结束后，前往无锡的斋僧馆，病情又转重。有一天，告诉所有的施主，约定明天要往生。大众依照约定的时间来到，明宏即起坐站着念佛，然后合掌而往生。（思齐大师遗稿）

清 明德

明德。字圣眼，俗姓马，杭州海宁人。四岁，出家于梵天寺。十六岁，剃度。个性孤僻，不喜好世间俗务。等到三十六岁时，想要寻访律师求戒，忽然得气喘病，日益严重。有徒孙名一苇，延请数位僧人在寺内开念佛堂，思齐实贤大师也在其中。念佛堂的左边，即是明德的卧室，每天听到大众念佛声，总是默默地随着忆念。不久自知时至，命令一苇请众僧到他的床前，一齐同声唱念佛号，过一会儿，叫大众停止，告诉实贤大师说：『愿师父开示。』贤公开示说：『你应当舍尽万缘，一心念佛。想要了生脱死，在此一时，更加应当着力用功。』明德于是和大众一起持名念佛。又发四宏誓愿，语调心意极为恳切。到了半夜，念佛声才停止，大众才一举声称念观音圣号，明德即转身垂下双眼而往生。当时为清世宗雍正七年（西元一七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思齐大师遗稿）

清 实贤（莲宗十一祖）

实贤。字思齐，号省庵，江苏常熟一带时姓人氏的子弟。从小不吃荤腥。出家后，参

究念佛者是谁，有所省悟，说：『我的梦醒了！』后来闭关于真寂寺，其间三年，白天阅读藏经，晚上课诵佛号。曾经到鄆山礼拜阿育王塔的佛陀舍利，在佛陀涅槃日，大大地集合僧俗二众，广修供养。在佛前燃指，发四十八大愿，于是感得舍利放光。又作《劝发菩提心文》，以激励四众弟子，读诵的人多为之感动流泪，其文章曰：

『曾经听说人道之门，以发心为首要。修行的急务，以立愿为最先。愿如果立，则众生可度，心如果发，则佛道可成。如果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则纵然经过尘点劫，依然在轮回。虽然有在修行，总是徒劳辛苦。《华严经》云：「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根，是名魔业。」忘失菩提心尚且如此，何况尚未发心呢？由此可知，想要学习如来一乘的佛法，必定先要完整地发起广大的菩提愿，不可以稍有迟缓也！』

然而发心立愿的差别，其相貌乃有多种，现今为大众简略地说明之。其相貌有八种，所谓邪、正、真、伪、大、小、偏、圆是也。世间有一些修行人，不向内参究自心，只知向外追求奔驰。或者追求利养，或者喜好名闻，或贪图现世的欲乐，或者期望未来的果报。如是发心，名之为「邪」。

既不追求利养名闻，又不贪图欲乐果报，只是为了了脱生死，为了追求无上的菩提。如是发心，名之为「正」。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众生。听说佛道长远，不生退怯之心；明知众生难度，不生厌倦之想。如同高登万仞之山，必定要到达其顶。如上升九层之塔，必定要爬到其巅峰。如是发心，名之为「真」。

有罪恶而不忏悔，有过失而不去除，内心污浊外现清静，开始时精进最后又懈怠。虽然也有好心，却为名利之所夹杂，虽然也修善法，但为罪业之所染污。如是发心，名之为「伪」。

众生界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如是发心，名之为「大」。

观三界火宅如牢狱，视生死轮回如怨家，只期望自度，不想要度人。如是发心，名之为「小」。

若于心外见有众生可度，以及有佛道可成，功劳得失不忘，分别知见不除。如是发心，名之为「偏」。

知道自性是众生，因此愿意度脱。了解自性是佛道，因此愿意成就。不见有一法离心

之外還能存在。以虛空之心，發虛空之願，行虛空之行，証虛空之果，亦無虛空之相可得。如是發心，名之為「圓」。

知道這八種相貌差別，則知道審察分別，知道審察分別，則知道要去除或选取。知道去除或选取，則可以發心。如何審察分別呢？那就是說，我所發的心，于此八種之中，為邪？為正？為真？為偽？為大？為小？為偏？為圓？如何去除或选取呢？那就是去邪、去偽、去小、去偏。取正、取真、取大、取圓，如此發心，才可以名為真正的發菩提心啊！

然而此菩提心，是一切善法中之王，必定要有因緣，才可以發起。現在討論其因緣，大略有十種，哪十種呢？一者，念佛重恩故。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師長恩故。四者，念施主恩故。五者，念眾生恩故。六者，念生死苦故。七者，尊重自己的靈性故。八者，忏悔業障故。九者，求生淨土故。十者，為令正法得以久住故。

什麼叫作念佛重恩的因緣呢？那就是說，我釋迦如來，從初發心開始，為了我等眾生之故，行菩薩道，經于無量劫，備受種種的痛苦。當我們造業的時候，佛則慈悲哀憐，巧

设种种方便教化，而我等愚痴无智，不知信受奉行。等到我们堕落地狱了，佛陀又心生悲痛，想要代我受苦，然而因为我们业障太重，不能救拔。我们生于人道之中，佛陀以种种方便，令我们种下善根，生生世世，追随忆念着我们，心念没有暂时的舍离放弃。当佛陀出世度化众生的时候，我们还在沉沦生死。现今我们得到人身，佛陀却已经灭度了。到底是因何罪过而生于末法，是何福报而得以出家。到底是何障碍而不能见到佛陀的金身，是何幸运而得亲见佛陀的舍利。经过如是之思惟，如果我们过去不曾种下善根，何以能够得闻佛法，不能听闻佛法，哪里知道常常蒙受佛陀的恩泽。此恩此德，像山丘一样地高大而难以比喻。如果不是以发广大心，行菩萨道，建立佛法，度化众生的方式来报答，那么纵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佛陀的重恩，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第一个因缘啊！

什么是念父母恩的因缘呢？慈悲的父母，生我之时极为劳苦，十月怀胎，三年哺乳，才能够长大成人。本来指望我接续承继本有的家风，传宗接代供养祭祀。如今我等既已出家，滥称佛门的弟子。既不能供养父母美味的饮食，也不能祭祀打扫祖先的坟墓，父母在生时不能奉养他们的口味和身体，死后又不能引导他们的神灵往生善道。于世间法对父母





是大損失，于出世间法对父母又无实质的利益。世间、出世间两方面都有过失，那么将来的重罪也就难逃。经过如是思惟，也只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众生才可以报答父母恩。那么不只一生的父母，即使是生生世世的父母，也都能够蒙受拔度救济。不但是我一个人的父母，即使是人人父母，也都可以超升。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第二个因缘啊！

什么是念师长恩的因缘呢？父母虽然生长养育我的色身，若是没有世间的师长，则不能知道世间的礼义。如果没有出世间的师长，则不能了解出世的佛法。不知礼义廉耻，则同于异类畜生。不了解佛法，则何异于世间俗人。如今我等粗浅地知晓礼义廉耻，约略地了解出世佛法，袈裟得以披体，戒品能够沾身，此种重大的恩德，皆是从师长而得来。若我们仅仅追求小乘之果，则只能自利不能利人。如今应当实践大乘，普愿利益一切世人，则世间、出世间二种师长，都可以蒙受利益。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第三个因缘。

什么是念施主恩的因缘呢？我等现今每日所用的资具，并非自己所有。二时食用的粥饭，四季穿着的衣裳，疾病所需的医药，色身口舌所花费的，这些都是出自他人之力，而

把它拿来为我所用。别人是竭尽体力亲自耕作，还尚且难以糊口；我则安稳地受人饮食，心里犹不满意称心。别人是辛勤地纺织裁缝，仍然困苦艰难；我则是衣服充足有余，哪里知道爱惜。别人在简陋的柴门茅屋之内，纷纷扰扰地度过一生；我则是在高大的殿堂广阔的庭园之间，优游自在地度过年岁。以别人的努力劳苦而供给我安逸快乐，内心觉得很安然吗？将他人的利益来长养自己的色身，这个顺乎道理吗？如果不是悲智双运、福慧二严，令布施的檀信均沾诸佛的恩德，让一切的众生受到佛法的赐益，那么就是一粒米、一寸丝，将来也有酬偿的分，地狱饿鬼这些恶报，如何能够潜逃呢？这就是发菩提心的四个因缘。

什么是念众生恩的因缘呢？那就是说，我和众生，从无始劫以来，世世生生，互为父母，彼此都有恩德。今日虽然隔了几世昏迷不知，彼此互相不认识，但是以道理来推论之，难道不应该为他报答效力吗？现今披毛戴角的众生，哪里知道我在过去生中，不曾经是他的儿子呢？现今那些蠕动纷飞的有情，哪里知道他过去不曾经是我的父亲呢？至于那些高声呼号于地狱之下，宛转流浪于饿鬼之中，痛苦伤心有谁能知，饥饿虚弱又要向谁投诉

呢？这些事情我现今虽然不能见不能闻，而他必然希望能求得我们的拯救拔济。如果不是经典就不能陈述这些状况，不是佛陀也不能说出这些事实。那些邪知邪见的人，哪里有能力知道这些六道因果的真理呢！因此菩萨观看蚂蚁，皆是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常常思惟要利益众生，常常忆念要报答其恩。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第五个因缘也！

什么是念生死苦的因缘呢？我与众生，从无始劫以来，常在生死，未得解脱。或者人间或者天上，或在此界或在他方，轮回出没千门万端，刹那片刻上下升降。晨朝才出了黑门，夜幕又愚痴地回来；才暂时脱离铁窟，马上又造业而入。登上刀山，则全身体无完肤；攀爬剑树，则方寸的皮肉都割裂。热铁不能除饥，吞之而肝肠尽烂；铜汁哪能止渴，饮之则骨肉都糜。以锐利的锯子分解之，可是断了又马上接续而再锯，业风一吹，则死了又复生而受苦。在猛火焚烧的城中，何忍听到悲惨的哭号。于热火煎熬的铁盘里，又有谁能够听闻到他苦痛的声音。开始冰冻凝结，则肤色犹如青莲的花蕊；冰冻至极血肉裂开，形状就像红色的莲华绽开。在一夜之间，地狱里的死生已经经过万遍；地狱片刻的痛苦，在人间已经过了百年。频频麻烦狱卒来疲劳的用刑，可是又有谁相信并记得阎罗王的教

诚呢！

受刑的时候知道痛苦，虽然悔恨但也没法追回过失；脱离刑狱时又忘了痛苦，其所作的恶业依然如故。虚妄的心没有一定的主宰，就如同买卖的商人处处奔驰；不断轮回的色身并无一定的形体，就好像换房子一样地频频迁移。即使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之数，也难以比喻我们曾经轮回过的色身；即使像四海波涛之大，也难以计算我们生生世世以来生离死别所流之泪。如果把我們过去轮回的枯骨堆积起来，早就超过了高山；累积起来无量无边的死尸，也多于广阔的大地。过去如果不曾听闻佛法，此事又有谁能见能闻；如果不曾看过佛经，这个道理如何能知能觉。若是依然如从前一样地贪恋，仍旧如昔日一般地痴迷，只恐怕万劫千生，一错百错。人身难得而易失，良辰易往而难追。轮回的道路迷迷茫茫，别离比相聚的时间还长久，三途的恶报，终究还是要自作自受。生死轮回真是痛苦难言，又有谁能够来代替呢？经过如是的思惟，因此我们应当断生死之流，出爱欲之海，自他兼济，彼岸同登，无量劫以来殊胜的功勋，就在此一举。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第六个因缘。什么是尊重自己灵性之因缘呢？那就是说，我们现前当下的一念心性，直下与释迦如

来无二无别。为何世尊无量劫以来，早已成正等觉；而我等依然昏迷颠倒，犹是凡夫。又世尊具有无量的神通智慧，功德庄严；而我等但有无量的业障烦恼，生死缠缚。心性虽是同一的，但是迷悟却有天渊之别。譬如无价的摩尼宝珠，淹没在淤泥之中，而被视同无用的瓦砾，不知加以爱惜珍重。因此应当以无量的善法，对治种种的烦恼，修行的德业有功，本性的妙德才能显现。就如摩尼宝珠被洗涤清静，悬挂在高幢之上，广阔通达光明照耀，辉映覆盖一切万物，可以说是不辜负佛的教化，不屈辱自己的灵性。这就是发菩提心的七个因缘。

什么是忏悔业障的因缘呢？经典云：「犯一个突吉罗小罪，如四天王的寿命五百年的时间堕地狱中。」突吉罗的小罪，尚且获得此种果报，何况是犯重罪，其果报真是难以言喻。如今我等日用平常之中，一举一动，恒常违背戒律，一顿饭一饮水之间，频频触犯尸罗（戒律）。一日之中所犯的过失，本来就应当是无量无边，何况是终身和无量劫以来，所引起的罪业，更是多得不可言说了！如今且以五戒来说，十个人有九个违犯，少有发露忏悔，大多覆藏不言。五戒名为优婆塞戒，尚且不能具足受持，何况是沙弥比丘菩萨等戒，

那又不必说了。如果不是愍念自己又愍念他人，慈悲自己也慈悲他人，色身与口业都至诚恳切，声泪俱下，普与众生，求哀忏悔，否则即使是经过千生万劫，也恶报难逃。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第八个因缘。

何谓求生净土的因缘呢？在此娑婆国土修行，想要道业进步也很困难；而那些往生净土的人，想要成就佛道却很容易。因为容易，所以一生就可以达到；因为困难，即使累劫也未能成就。因此往圣先贤，人人都趣向极乐；千经万论，处处都指归净土。末法的五浊恶世想要修行，无过于此净土法门。然而经典说少善根福德不能往生，多福德善根才能到达。若是说到多福德，则莫若执持名号；谈到多善根，则莫若发广大心。暂时执持圣号，胜于布施百年；一发广大道心，超过修行历劫。因为念佛，本来就是期望要作佛，若是广大的菩提心不发起，则虽然念佛又有什么用。发菩提心，原本就是为了要修行，如果不往生净土，则虽有发心但容易退失。如果能够播下菩提种，以念佛为耕田之犁，那么道果自然得以增长。乘着大誓愿的船，人于前往净土之海，则西方决定往生。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第九个因缘。





什么是为了令正法久住？我们释迦世尊从无量劫以来，为我等故，修菩提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因地具足果地圆满，终于成就无上佛道。既已成就佛道，广度众生的教化因缘又已结束，人于寂灭究竟涅槃。正法像法，皆已灭尽，只剩下末法，有教法而无证悟的圣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都是在竞争人我高下，尽是在追逐利养名闻，从不知道佛是何人，法是何义，僧是何名。衰微残败到如此的地步，实在不忍言之。每当思惟到这里，不觉伤心泪下。我为佛子，不能上报佛恩。内无益于己，外无益于人，生无益于当时，死无益于后世，所谓罪大恶极的人，不是指我那是指谁呢！

因此痛不可忍，无计可施，顿时忘了自己的粗浅鄙陋，忽然发起广大道心，偕同诸位善友，同到道场，为了忏悔罪业，于是建立此法会。发四十八之大愿，愿愿度化众生，以百千劫的深心为期誓，心心想要作佛。尽此一生之身形，誓愿归向极乐世界。既已登上九品莲华，再回入娑婆广度有情，以使得佛日重新增辉，法门再得阐扬，僧众之海澄清于此世界，人民蒙受教化于东方，好的劫运更加延长，使得正法得以久住。此则是区区如我的真实苦心，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第十个因缘。

如是十个因缘都认识，邪正真伪大小偏圆八种法都知道，则有门路可以趣向，有目标可以开发。唯愿大众悯念我的愚痴和诚心，悲怜我恳切的志向，同立此愿，同发此心。未发心者今发起，已发者令增长，已增长者令其相续。不要畏惧困难而退怯，切勿视为容易而轻浮，不可欲求快速而不长久，不应懈怠而无勇猛，不要因为愚钝而无心修行，不可以根器浅薄而自轻以为无分。譬如种树，种久则根浅而日深。又如磨刀，磨久则刀钝而成利。岂可因为根浅而不种，任其自己干枯。岂可因刀钝而不磨，将它放弃而不用。

如果以修行为苦，则不知懈怠更是苦。修行是暂时勤劳，而得到长久劫的安乐。懈怠是偷安一世，可是却受苦多生多世。何况能以净土为舟航，则何必忧愁会退转。又以无生为忍耐之力，何必思虑艰难困苦，千万不要说一念是轻微的，不要说虚浮的愿力是无益的。心只要真则事情就会实在，愿只要广则修行就会深入。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大众如果真的能够不舍弃我的这番话，则菩提眷属，从此联姻，莲社宗盟，自今缔好，我所愿的是大家能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成正觉。』

实贤法师晚年居住于杭州的仙林寺。清世宗雍正七年（西元一七二九年），创立莲社，

作文章為大眾立誓，以終其身命為期限。將每日的功課分為二十分，十分持名念佛，九分作觀想，一分禮拜懺悔。他曾開示修禪者念佛的偈頌曰：

『一句彌陀，頭則公案，無別商量，直下便判。如火火聚，觸之則燒。如太阿劍，撻之則爛。八萬四千法藏，六字全收。千七百只葛藤，一刀齊斷。任他佛不喜聞，我自心心憶念。請君不必多言，只要一心不乱。』

清雍正十一年（西元一七三三年）十二月八日，告訴弟子說：『明年四月，吾將去矣！』於是閉關在一室內，每日念佛名十萬聲。次年四月十二日，告訴大眾說：『我從這月初一以來，一再地見到西方三聖，大概是要往生了吧！』於是書寫偈頌向大眾告辭，第二天（十三日），斷絕飲食，收攝眼光端身正坐，五更時（清晨三、五時），沐浴更衣。十四日，將近中午，面對西方寂然而坐。前來送行的人成群而至，此時實賢忽然張開眼睛說：『我去了就來。生死事大，各自淨心念佛就可以了！』說完就合掌連續稱念佛名，然後往生，時年四十九歲。（思齊大師遺稿 僧素風述）

清 明悟

明悟。字丙元，黄州（湖北黄冈县）人，年轻时出家于仁寿庵，受具足戒于归元寺，之后遍访诸方的善知识，了悟心法，受印可于皋亭佛日寺的璇鉴和尚。曾经主持吴江的长庆寺，苏州的珠明寺，石门的崇庆寺，皋亭的佛日寺等诸寺院，最后归老于苏州的龙兴寺。晚年精修净土法门，日夜从无间断。清高宗乾隆十七年（西元一七五二年）正月九日，正好寺里斋天，明悟告诉大众说：『诸位大德好好安住，我在上元节（正月十五日）以前就要去了！』到了十四日，作偈颂曰：『山僧年望七，诸缘事已毕，自入涅槃门，不露真消息。』于是取热水盥洗沐浴并更换新衣，命令大众称念佛名，到午时安然入寂往生，时年六十九岁。（僧鹤峰述）

清 德峻

德峻。字广闻，一字苍岩，苏州人。出家于苏州城中的妙隐庵。到处参访诸方的善知识，承袭曹洞宗的法脉，住在杭州回龙的真寂寺。回到苏州后闭关于盘溪的小灵隐寺。先



后數年之中，精進修行淨土法門，曾經在禪定中，兩度見到阿彌陀佛。出關后，因而建造丈六的阿彌陀佛像，刻印天如禪師的《淨土或問》，引導眾人念佛。時常應大眾的邀請，施放瑜伽焰口，常常有明顯的感應。每次得到供養的錢，從未開封來看，而把這些所藏的金錢財物，拿出來修造種種的佛事。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西元一七六三年）九月，稍微有氣喘的疾病。召集所有的學生徒弟，環繞着稱念佛號連續七日。七日后的午后，命令大眾到大殿焚香，然後沐浴更衣，端身正坐稱念佛名而往生，享年八十五歲。（僧鶴峰述）

清 聞言

聞言。字超然，俗姓費，嘉興（浙江）桐鄉人，年幼時即不喜食葷腥，喜歡盤腿靜坐。七歲時，入于靈隱山的祇園庵出家。平日為人淳厚朴實，受具足戒于云林寺的碩揆志禪師，日夜蒙受提携策勵。聞言曾經說：「某甲根器愚鈍，不善于參究禪法，只知道念佛而已！」碩揆志禪師說：「念佛亦可了生死！」聞言依教奉行，精嚴奉持戒律威儀。二六時中，只有一心持念佛名，從不過問其他的事。清高宗乾隆二年（西元一七三七年）六月二日，忽然召集徒眾，說：「我要走了，你們念佛送我。」即說偈頌曰：「吾年七十七，

世缘俱已毕，坐断两头关，得个真消息。且道如何是真消息呢？」然后合掌，端坐而往生。（云林寺志）

清 道彻

道彻。浙江钱塘人，出家于半山岭的安隐寺。最初参访崇福寺、高旻寺的诸位长老，发明本有的心性。后来专修净土法门。居住在杭州北门外四十里打饭桥的文殊庵之中，约制时期准备闭关。室内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一张桌子一个床铺而已。才经过几日，得疾病，非常严重，自己振奋说：『念佛正是为了生死，怎么可以因为疾病而中断呢！』于是持念佛名更加恳切。不久之后有金光照室，光中有佛为他摩顶，疾病突然痊愈。后来获得念佛三昧，行住坐卧之中，毫无其他的妄念。如是闭关念佛经过三年，在三月十五日出关，升座说法之后，告诉大众说：『我将在七月十五日以后西归，你们可以来相送。』

到了那一天，大众都聚集而来，道彻正好设盂兰盆会。大众都到齐的时候，提起前些日子说要往生的那件事，道彻说：『是有这件事，但是你们可以先休息，稍待一下。』第二天，道彻迎请他所熟悉的崇福寺僧人，把庵中的住持席位交给他。又过一天，设斋告





别大众。正午的时候，人坐龕中，闭目端坐而往生，不久之后又苏醒过来，告诉大众说：『与诸君远别，难道可以不说一句话。娑婆之苦，不可说，不可说。极乐之乐，不可说，不可说。如果你们还记忆怀念着我，只要念阿弥陀佛，不久就可以相见，错过此生，轮转于生死长夜，痛哉！痛哉！』说完之后就坐化往生，时年四十八岁，当时为清高宗乾隆十九年（西元一七五四年）。（僧旅亭述）

清 成注

成注。字杲彻，俗姓郭，徐州（江苏）铜山人。少年出家，年二十岁，受具足戒于宝华山。受戒后遍参诸方的善知识，承授法脉于天童寺的石吼彻公。后来专修净土法门。清高宗乾隆十二年（西元一七四七年），居住在苏州的狮林寺。乾隆皇帝下江南巡视，驾临其寺院，赐名为『画禅』。成注每日率大众四次聚会念佛。往往在蜡烛烧完香烟燃尽，大众都一一散去时，而成注依然念佛声不绝。时常应大众的邀请施放瑜伽焰口，所得到的供养，则交给监院，充当修造寺院的费用。没多久，殿堂焕然一新，日日恢复其旧观。成注每日半夜，都修大悲忏法，从不睡卧床席。有一天，正在持念佛名，一不小心木鱼掉落在

地，忽然有所省悟。从此以后，随口说偈颂，好像宿世曾经修习一样。

成注曾经开示大众说：『脚踏无生路，四面何回互。推出众人前，分明绝举扬。本来真面目，万事皆具足，触着与磕着，处处超佛祖。更有念佛亲，西方胜境真。莲胎保养处，不隔一毫尘。若人达此意，不劳向外寻。业识消磨尽，往生即此心，华开亲见佛，万象尽回春。』如果有居士问佛法者，则曰：『娑婆苦，何不随我往西方去呢！』清乾隆三十四年（西元一七六九年）四月，得下痢的病，卧病有一阵子。有一天，召唤侍者来面前说：

『扶我起来坐着。』又要了一些橘饼汤来喝，然后正念而往生，时年七十三岁。（画禅寺杂录

僧宏通述）

清 了庵

了庵。不清楚他的出身。早年曾经到处参访丛林，非常用心地参究，晚年则修行净土法门。后来到汉口，安住在栖隐寺。当地的居士严氏买田园供养他。不久之后，得疾病，告诉严氏说：『可以送我回江南。』严氏于是准备舟船，将他送到金山，了庵于是又回到江宁的某寺院。有一天，自己堆积木柴于庭院，坐在柴堆上面，不断地称念阿弥陀佛。召



喚大眾舉火燃燒，大眾沒有答應。了庵又催促大眾，於是有人拿一炷香給他。了庵把香拿到鼻間吹之，突然火苗從鼻子而出，燃燒了整個面門，皮肉片片脫落，此時念佛聲依然不停，而火又更加地炽盛。大眾在隱隱約約之間聽到念佛聲向西方的虛空而去，過一陣子才消失。了庵自己遺囑交代他的徒弟把骨頭磨成粉，喂食江里的魚，以結淨土之緣，徒弟們依照他的指示而行。（僧旅亭述）

清 實定、际會

實定。字闡學，俗姓張，松江上海人。年二十多歲，出家于天台山的万年寺。遍參諸方的善知識，啟發了心法的大要。不久之後主持天目峰的禪原寺。晚年到了蘇州，住在文星閣，曾經說：『達到心地本源之人，功行尚未齊等諸佛。如果能夠得生淨土，果地的功行才能够圓滿。』因此常常提倡念佛法門，并著作淨土詩一百零八首。又說：『諸佛的法身，含裹十方世界，經云：「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应当直下去超越種種的限量，遠地斷絕去來之相，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念念佛出世，念念佛滅度，念念无生，念念往生，頭頭上明白，物物上显现，总是一句阿彌陀佛，方是真实的念佛人也！』

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西元一七七七年），回到江阴（江苏）的香山寺。十二月，得疾病。到了第二年正月三日，已经病了七日了。清晨，向弟子说：「哪一日立春呢？」弟子回答：「四日后。」又问：「今天是什么日？」答：「甲子日。」实定说：「今日好！」于是坐起来，交代后事完毕之后，就枕而卧。到了黄昏，忽然坐起来，呼唤大众前来，命令准备热水，一再地洗手，连续不断地称念阿弥陀佛。大众请他说偈颂，于是口说偈颂曰：「继祖传灯接虚响，开堂说法鬼打锣。鼻孔今朝拈正了，莲华池上见弥陀。」念完偈颂后，寂然地坐着，大众呼唤他，早已往生了！时年六十七岁。

实定嗣法的徒弟际会，字旅亭，也修念佛三昧。临命终时作偈告别大众，吉祥而往生。

（二林居后集）

清 实圆

实圆。松江人。年少即有出世的志向。十八、九岁时，在父母将要为他娶妻的前几天，于半夜里逃到一个寺院。请求住持为他剃发，之后随即到宝华山，受具足戒。其家人向官府控告为他剃度的僧人，官府请僧人追寻实圆的踪迹，实圆于是把僧服交回，向父母说：



『我的头发已经剃除，来不及了。』他的父母于是把他关在一个房间内，实圆每日时常打坐，不吃也不睡。父母不得已，乃答应他出家。松江城有僧人设关房，拜《华严经》，尚未完成即往生，实圆代为拜经以满其愿。后来到金山寺，行般若三昧，修行满一百日。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西元一七六〇年），居住在常州天宁寺，入念佛堂，日夜唱念佛名而不停止。乾隆二十八年（西元一七六三年）三月，示现些微的疾病，集合大众唱念佛名，把所有的钱拿来供僧。经过三日，自己沐浴后，穿着整齐的僧服袈裟，随大众入念佛堂，跏趺而坐，安然地念佛而往生。（僧正琦述）

清 恒一

恒一。字圣学，俗姓沈，常州（江苏）武进人，出家于穹窿的茅蓬。最初参访扬州的高旻寺。后来学习天台宗，通达天台的教观。曾经住在苏州的文星阁，得了咳血的疾病。于是离开前往杭州半山的显义院。当他疾病很严重的时候，自己预定日期设置斋筵，辞别所有的同参道友，然后唱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而往生。

恒一曾经说过某庵有一僧人，行为放荡不持戒律，恒一法师和其他一同受戒的朋友规

劝他，但是不听。不久之后此僧得病很严重，于是召请他同戒的戒兄说：『我不听您的话，所以有如此的结果，如今要怎么办？』其戒兄说：『西方阿弥陀佛，有本誓愿，即使是造业的众生，十念念佛，都能够蒙佛接引，你能相信吗？』僧人说：『信！但是体力不支，怎么办？』其戒兄说：『没有关系！』于是为他设置佛像于床的西边，叫他双眼注视勿动。然后点燃炉香，为他唱念佛名，并捉着病人的手，令他仔细谛听。如是经过三个昼夜之后，病者忽然坐了起来，谢谢他的戒兄说：『蒙佛接引，得以中品往生了！』然后举手致意而往生。（僧净云述）

清 慧端

慧端。不清楚他的出身。居住在杭州的理安寺，每日课诵佛名数万声。后来居住在浙江绍兴的善福庵。有一天，邀请同参的僧人澄谷，与其他的僧人五、六人，到善福庵里念佛。那天太阳才刚到了正午，慧端忽然举手高唱数声佛号，然后屹立不动而站着往生，时年二十多岁。（僧澄谷述）



清 法真

法真。字朗如，瑞州（江西）高安人。得度于灌溪元文和尚。受具足戒之后，游方參學到了嶺南，其中居住在丹霞最久。平时潜心于淨土法門。有一天，偶然與禪者談論到『无』字公案，于是生起疑情并在心中醞釀了很久，有一日突然豁然開朗有所省悟。于是前往海幢寺，禮拜正目老人，兩人的機鋒話語相互契合，于是受到記別印可。清高宗乾隆二十年（西元一七五五年），大眾迎請他主持海幢寺，提倡禪宗一乘，并兼宏淨土法門。晚年，辭去寺院住持之事，閉關于寺院東邊之旁，專門持念佛名，無論寒暑都不懈怠，如是經過八年。曾經有偈頌說：『百八輪珠晝夜提，芙蕖（蓮華）漸漸出深泥。輪珠擲却芙蕖放，古佛元來不在西。』

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西元一七七三年）九月初，示現些微的疾病。十一日黃昏，召集弟子囑咐後事。次日午時，集合大眾唱念佛名，香燒過兩寸多的時候，自己舉念《小淨土文》，未過一半即往生。（僧杲堂述）

清 佛安

佛安。字誓愿，苏州人。年三十多岁时，邻居有人杀猪，取出其五脏六腑，其中有『曹操』两个字，于是惊悚恐惧而发心，前往上津桥的天竺庵出家为僧。后来住在北濠的大王庙，每日以念佛为功课。如果有人供养钱，则买香华来供养佛，并赎救鱼鸟来放生。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西元一七七六年）三月，得疾病，派遣徒弟前往狮林寺，请僧众礼拜净土忏三天，并施放瑜伽焰口一坛。等三日期满后，第二日设斋筵召请客人前来与之辞别，并称念佛名，其徒众在一旁唱和。念了三炷香之后，已经到了中午，佛安说：『我走了！』然后端坐而往生。

佛安平日偶尔会作诗偈，劝人回向往生净土。其最后有诗云：『西方世界妙莲台，观里分明一朵开。赤白青黄无异色，心心唯愿见如来。』又说：『莫道西方路正遥，只今弹指上金桥，弥陀接引微微笑，赞尔娑婆戒行高。』（僧修学述）

论曰：『佛法传入中国，由汉代到晋朝，多以传述经典解释义理为先。到了远公，才



建立「白蓮社」，修习念佛三昧，自利利人。后来凡是说到淨土法门者，都以庐山远公为归向。而达摩祖师西来，直指人人本心。曹溪六祖说法，简别轻斥淨土，此乃是禅宗最上乘的一种机缘，舍离种种的方便法门。到了天台智者、永明延寿、天如惟则、梵琦楚石等诸位大师，既悟般若无生之旨意，又开念佛往生之法門，难道这不正就是所谓圓融性相、兼摄三乘的大通家吗！

而所谓的「出家」，不是指辞亲割爱而已，实在是想要出三界之家。能够往生极乐，才是真正的出家。像前面智者、永明等这样的大德，或者由禅宗而入淨土，或者即阿弥陀佛而明白我们的本心。掉身在娑婆世界的污泥之中，而能解脱生死轮回之痛苦，此也是极大丈夫所能之事啊！』

往生比丘尼第四

刘宋 慧木

慧木，俗姓傅，年十一岁出家，居住在梁郡（安徽合肥县东北），建筑弋林寺。每日诵大品的《般若经》，常有种种的灵异感应。曾经梦见自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一座浴池，其中有莲华，有很多化生的人，安坐在莲华之中。

不久之后请师父为她受戒。在戒坛之中，忽然见到天地之间充满光明，皆是黄金色。有一天，和大众一同礼拜无量寿佛，拜倒在地上而不起来。有人用脚踢她，问她何故？她说：『当我拜倒在地之时，突然觉得自己身体已经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我说小品的《般若经》，已经说了四卷，因为被踢而觉醒过来，现在实在是很悔恨未能听完经典！』刘宋文帝元嘉十四年（西元四三七年），当时慧木已经六十九岁，后来不清楚她的去处。（法苑珠林）



刘宋 法盛

法盛。俗姓聂，清河（江苏淮阴县）人。刘宋文帝元嘉十四年（西元四三七年）时，年纪已经七十多岁了，出家于金陵（南京）的建福寺。法盛才识过人，聪敏颖悟。曾经告诉一同修行的昙敬、昙爱说：『我立身行道，志在求生西方净土。』元嘉十六年（西元四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佛塔下礼佛，到了晚上突然身体不适，病情每日加重。就在当月底的傍晚，正在小睡的时候，突然见到阿弥陀如来，从空而下，与观世音、大势至二大士谈论二乘法，光明显著照耀四方，寺里的大众皆感到惊异。法盛把她所见的境界全部告诉大众，说完之后随即往生，时年七十二岁。（比丘尼传）

唐 净真

净真。唐代人，居住于长安城的积善寺，每日搭袈裟乞食。曾经诵《金刚经》十万遍，平日专志念佛求生净土。有一天，告诉弟子说：『我五个月来，十次见到阿弥陀佛，两度见到宝莲华上有童子游戏，我已经得到上品往生了！』说完之后，立即结跏趺坐而往。

生，当时祥瑞的光明照满寺内。（佛祖统纪）

唐 法藏

法藏。唐代人，住在金陵。平日精勤专志地一心念佛。有一夜，见到佛菩萨的光明照耀寺内，然后就安然往生。（佛祖统纪）

宋 悟性

悟性。宋代人，居住于庐山，平日专志念佛，求生西方。有一天，忽然听到空中有音乐声，接着就告诉左右的人说：『我已经得到中品往生了，而且见到诸位一同志向念佛精进的人，在极乐世界都有莲华等待他往生。』说完之后即刻往生。（佛祖统纪）

宋 能奉

能奉。浙江钱塘人，专修净土法门，常常见到佛光照耀她的身体。有一天，毫无疾病，告诉她的徒弟说：『我往生的时候到了！』不久之后，大众听到她念佛的声音极为高亢恳切，于是前往探视，仔细一看，能奉已经合掌面向西方而坐化往生。此时有异香充满室内，



又有音乐声隐隐约约地向西方而去。（佛祖统纪）

宋 慧安

慧安。浙江明州人，住在小溪的杨氏庵。平日专修念佛法门求生西方，并持诵《金剛经》，无论寒暑都未中断。常常在室内，见到佛光照耀下来。有一天，示现疾病，自己正身端坐，警戒众人不可喧哗。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说：『佛来了！』命令大众唱念佛名，然后迅速地坐脱往生，时年九十六岁。（佛祖统纪）

明 袿锦

袿锦。字太素，俗姓汤，杭州人。出家前嫁于同县的沈姓儒生，即是莲池大师也。莲池大师出家时，袿锦年仅十九岁，有人劝袿锦阻止莲池大师出家。袿锦说：『常常听到他说生死事大，阻止他出家，是误了他，不可以的！』袿锦到了四十七岁时也出家，受具足戒。奉持律仪极为严谨，虔诚专修念佛法门。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西元一六一四年），得疾病。病重垂危的时候，忽然告诉侍者说：『经典说十念就可以往生，赶快扶我起

来！』起床之后，则端身正坐念佛而往生，时年六十七岁。（孝义庵录）

明 广学

广学。俗姓龚，苏州（江苏）崇明人。年十二岁时，即断肉食，平日受持经藏，朝晚虔诚恭敬地礼佛，自己发愿不嫁人。年二十八岁时剃度。前往杭州，依止孝义庵的太素（株锦）法师而居住。专精奉持清静梵行，纯一而不杂乱。广学体质一向虚弱，可是穷尽心力专事苦行，勤劳苦修而不吝惜自己的身体。不久之后得疾病，舍弃医药，一心等待命尽往生，因此气息奄奄体力不振。

有一日，忽然自己起身，面向西方，端身正坐。庵主为她设立阿弥陀佛的圣像，广学双目凝视仔细地观看，双手合掌至心归命。不久之后，盥洗双手，穿着清净的衣服，手持念珠，端身面对佛像，如入禅定。侍者恐怕她会倾斜跌倒，以两个枕头支撑着她的腋下，广学挥手说：『不用这个！』大众环绕着她念佛，她又挥手说：『我自己有主，不必劳动大众！』说完后就趺跏不动。经过两个昼夜之后，以低微的声音称念佛名，气息渐渐急促，然后寂然地往生，当时为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西元一六一一年）二月七日，时年三





十三岁。（孝义庵录）

明 成静

成静。字实修，广州东冈人。从幼年时，即奉持斋戒。后来出家，受具足戒。平日修习念佛法门不曾停止。曾经劝勉大众造栴檀木的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圣像。到了明年，得了些微的疾病，预知往生的时至。告诉弟子说：『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来此接引我，我去了！』说完即闭目而往生。（观音慈林集）

清 潮音

潮音。俗姓金，苏州（江苏）常熟人，嫁给龚姓人士，后来守寡独居严守妇节，与儿子端吾，一同发心出家。端吾既已出家为僧，潮音也到苏州，礼拜比丘尼真如为师。后来回到故里，租屋而在其中修行，日夜六时，念佛的声音浩浩不断。有一天，示现微疾，自己沐浴后披衣，端身正坐在中堂，日落黄昏时，自己计算说：『亥时（晚上九、十一点）就要去了！』后来把手收入袖子里，端身正坐而往生，年七十三岁，此事发生于清世祖顺

治年間（西元一六四四—一六六一年）。（潮音事略）

论曰：『我收集古代比丘尼修习净土法门而有传闻的，不过是寥寥的数位而已。我想恐怕是流传下来的都散失了昵？或者是女众多随世俗浮沉，自己能自我克制振奋精进的却很少呢？然而留下来可以传诵的大多都能谨慎地持戒诵经，坚定往生的誓愿，临命终时现诸瑞相。现在取录而流传之，以为修行的正确轨范。』



淨土聖賢錄卷七

往生人王第五

烏菴國王

烏菴國王。平日雅好佛法，曾經告訴隨侍身旁的臣子說：『我為一國之王，雖然享福受樂，但是不能免于无常。听说西方有极乐淨土，可以栖息心志，我现今应当发愿，求生彼国。』从此以后六时精进行道念佛。每当供佛齋僧之时，国王及夫人，都亲自奉持饮食供佛齋僧，如是三十年而不停止。临命终时，颜色容貌欢喜愉悦，现出种种灵瑞的感应。

（往生集）

论曰：『自从佛教东传以来，统领国家的君王，能以至诚深心宏扬护持佛法的，代代不乏其人。然而往生时有瑞相感应的，史书记记里面却很少听闻，没有办法去详细考察。过去帝尧治理天下之人民，平定海内的政事之后，前往藐姑射之山（相传为仙人所居住之

处)，拜见四位贤人，到此山之后突然怅然若失其天下，不觉得其天下有什么重要的。如果真的能以极乐净土为归宿的人，其对于天下世间的态度，也应该是如此啊！」

往生王臣第六

七万释种

七万释种。释迦牟尼佛在迦毗罗卫国的尼居陀林时，命令弟子迦卢陁夷，前往度化佛陀的父王。迦卢陁夷到了迦毗罗卫城时，以神通力，于虚空中结跏趺坐飞行来到王宫，为净饭王，赞叹如来的希有功德。净饭王于是生起恭敬的信心，率领所有的释迦种族，前往佛陀的住所。佛陀既已为天龙八部各个授记之后，即为净饭王广说三解脱门。又说：「一切诸法，皆是佛法。」净饭王言：「若一切法是佛法的话，一切众生亦应是佛。」佛陀说：「若是能够不起颠倒而妄见有众生相者，当下即是佛。所谓佛者，如实地见众生是虚妄也。如实见众生者，即是见到诸法的实际。实际者，即是法界。一切法无生，此是陀罗尼（总



持) 门。应当在此法中，而安住其心，不要信仰其他的事。』

尔时净饭王等七万释迦种族，听闻佛法解悟其理，得无生法忍。佛陀于是现出微笑，而说偈曰：『释种已得决定智，是故于佛所说法，决心住于无生，人中命终已，得生安乐国，面奉无量寿，无畏成菩提。』(宝积经)

晋 刘程之

刘程之。字仲思，彭城(江苏铜山县)人。年少丧父，事奉母亲极为孝顺。擅长老子、庄子的学说，不随便混杂于当时的俗世。最初担任政府的参军，当时的王公大臣皆先后地引荐他高升其他的官职，刘程之都坚决地推辞。当时慧远大师居住在庐山的东林寺，修习念佛三昧，刘程之于是前往依止。慧远大师说：『官禄显赫，云何不为呢？』刘程之说：『晋朝没有磐石的坚固，有情众生却有累卵的危险，我又何必去作官呢？』当时南朝刘宋的皇帝刘裕因为刘程之不屈服于官禄，因此称他为『遗民』以赞扬他高洁的德行。同时有一些具有清静信心的士人，如宗慤、雷次宗、周续之、张野、张诠、毕颖之等人，也都来庐山依止慧远大师修行。于是大家在西方三圣像前，营建房舍创立莲社，一同修行净

士法门，由刘程之镌刻石头立下誓愿，其文章曰：

『因缘变化的道理既已明白，则去来生灭的征兆就很明显了。迁流感生的理则既是相应于事实，则善恶因果之报应就是必然的了。知道人身难得，很快地就失之于交臂之间而沉沦六道，了悟世事无常、生死逼迫的急切。明白三途恶报在急急相摧，知道险难恶趣之难以超拔。这就是那些二同志向的贤者们，之所以于晨朝精勤、夜里警惕，想要仰望有所救济解脱的原因啊！』

而所谓的不可思议境界，只可以用感通而达到，不可以形象去追求。如果能够感通于实有的事物，则虽然是幽远的道路也近在咫尺。如果求之于没有实在体性的东西，则渺渺茫茫何有目标。今日有幸能够不谋而得感通，归心于西方极乐世界，作文章于篇幅，以表明我等真实的信心，并将情意志愿发露于天地之间。于是这些机缘迹象相通于睡眠梦境之中，以致于有百余位贤者一起前来共同修行的这种令人心欢欣之事。群贤如云彩般聚集而显出光明，众人形影相齐犹如天造地设。功业必定要有理则才能和谐，此种殊胜的事情，并不是只由人力即可达到。此实在是天地启运其真诚，暗中运动，使得众贤才能聚集一





处啊！

然而众人的背景德行参差不齐，善根功德也不一致，虽然早晨大家所祈求得生净土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到了晚上心意又有所不同，即使是我同一师承的道友眷属也是如此，这实在是令人感到可悲。是以慨然振奋，命大众整理衣襟前往法堂，令大家齐运一心，将心意寄托在不可思议的究竟之处（西方净土）。誓愿和这些一同修行的人，都能优游地往生于极乐国土。而那些超群绝伦出类拔萃、首先往生净土的人，请不要在高耸的云端独自优游，而忘了要兼顾那些仍然在深谷陷溺的众人。

覲见阿弥陀佛绝妙的天容，开启我们的心灵，使其产生真实觉照的作用。迷昧的妄识由真心去启悟，粗重的身形改变为莲华化生的殊胜妙身。依托着莲华于八功德水之间，在七宝行树的覆荫下赞叹阿弥陀佛。于辽阔的天地之间飞行，而飘荡着如云般轻柔的衣裳；在伴着花香的微风中优游，而还忘了时间岁月。低头向三途遥遥地俯谢而去，昂首傲视着天宫而长辞于三界之外。接引众灵以继起往生净土的大道，遥指着阿弥陀佛这个大觉悟者作为归向的目标，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理想，岂不是很宏伟远大吗？』

刘程之后来到西林山涧的北边，自己别立禅修的房舍，专精研究佛法深奥的义理，同时严格地持守戒律，并作念佛三昧诗。居住半年之后，在禅定中见到阿弥陀佛放光照耀大地，皆呈黄金色。又经过十五年，当他正在念佛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以白毫相光照触其身，并垂手表示安慰和接引，刘程之说：『怎样才能获得如来为我摩顶，并以衣服覆盖我身。』才说完不久阿弥陀佛就为他摩顶，并且拿袈裟披在他身上。另外又有一天，梦见进入七宝莲池，见到青色白色的莲花，其水池湛然澄澈。有一个人头顶有圆光，胸中现出卍字，指着池水说：『此是八功德水，你可以饮之。』刘程之于是饮用此水，觉得很甘美。睡醒之后，异香从毛孔之中散发出来。接着就向人说：『我往生净土的因缘已经到了！』

于是请僧人诵《妙法莲华经》，将近有数百部。刘程之对着佛像焚香，一再地礼拜并祈祷说：『我因为释迦牟尼佛的遗教，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此香应当先供养释迦如来。其次供养阿弥陀佛。再其次，供养《妙法莲华经》，我之所以能够得生净土，就是由于此经的功德。并且愿与一切的有情，能够同生西方净土。』说完之后即与大众告别，睡卧在床上，面向西方合掌，安然地往生。当时为东晋安帝义熙六年（西元四一〇年），



时年五十九岁。（东林传 出三藏记集）

隋 徐孝克

徐孝克。性情极为孝顺，每当皇帝请宴的时候，从不食用任何东西，而把食物带回家奉养母亲。平日素食长斋，持菩萨戒，日夜讲说读诵《法华经》。当他做「都官尚书」的时候，官府中常常有鬼怪，每当黄昏夜里之时，无故而有怪声和光线，或者见到有人穿着衣服官帽从井里出来，居住在官府的常常有人死亡。后来徐孝克居住在其中两年，妖怪灾变都止息了。人人都认为是徐孝克真正正直的德行所致结果。

隋文帝开皇十年（西元五九〇年），长安发生流行疾病，隋文帝命令他讲《金剛般若经》。开皇十九年（西元五九九年）往生，临命终时端身正坐安然念佛，室内有异于寻常的香气，邻里的人都感到很惊异。（陈书 孝友传）

唐 于昶

于昶。不清楚他居住的故乡。唐武则天当政的时候，担任并州（河北）的「录事」

（缮写文件的官职）。白天判决诉讼官狱的事务，夜里则审判阴间的官司。常常事先知道灾变祸事，而暗中为之防备，如是经过六年之久。后来因为母亲过世，每日以持诵《金刚经》为功课，因此而不再担任阴间的官吏。年八十四岁，将要命终时，忽然闻到奇妙的香气，急忙告诉在左右的人说：『西方的圣人来迎接我了！』接着就面向西方，连续的称念佛名而往生。（报应记）

唐 马子云

马子云。不清楚他居住的乡里。科举时中举人，担任泾县的尉官。有一次官府派遣他把本郡的田赋税捐监督运送入京城，当时他所乘载的船只在半途突然翻覆，将一万斛的米沉入江里，因而被关入牢狱之中。马子云在狱中，专心一意地念佛，如是经过五年，因为遇到特赦而出狱。后来隐居在南陵山的寺院之中，持日中一食的斋戒。唐玄宗天宝十年（西元七五一年）命终于泾县。在此之前马子云曾经告诉他人说：『我因为命运坎坷，而能专精地严持佛法，如今西方的行业已经完成，将要往生极乐世界了！』第二天，自己沐浴，穿着新的衣服，端身正坐恭敬合掌，不久之后突然异香满室，马子云说：『佛来



了！」说完即安然往生。（纪闻）

唐 韦文晋

韦文晋。不清楚他的出身。在唐朝做官，官位做到『观察使』（负责审察所属部下行为之官员）。建立念佛道场，专志于净土的行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天，正在持念佛名的时候，趺跏正坐而往生，当时有异香充满整个室内。（佛祖统纪）

石晋 张抗、翁儿

张抗。不清楚他的出身。石晋的朝代（西元九三六—九四六年），为『翰林学士』。曾经课诵大悲咒十万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天，卧病在床，此时张抗只是一心持念佛号。不久之后，忽然告诉家人说：『西方净土，就在厅堂屋子的西边。阿弥陀佛坐在莲华上，翁儿则在莲华池的金沙地上，礼拜嬉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念佛的声音才停止而往生。而所谓的翁儿，是张抗的孙子，当时已经先往生了。（佛祖统纪）

宋 文彦博

文彦博。字宽夫，汾州（山西汾阳县）介休人。出任经过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个皇朝，出将入相五十余年。官职做到了『太师』（官名，三公中最高的官），曾经兼任翻译经典的润文使，受封为『潞国公』。文彦博一向归依信奉佛法，晚年时更加努力地修行向道，专念阿弥陀佛，无论早晚和行住坐卧之间，不曾有稍微的懈怠。曾经发愿说：『愿我常精进，勤修一切善，愿我了心宗，广度诸含识。』文彦博居住在京城，和净严法师，集合十万人，举行净土的法会。当时的士大夫大多因此而受到化度。年九十二岁时往生。（东都事略 佛祖统纪 佛法金汤）

宋 杨杰、王仲回

杨杰。字次公，江苏无为入，自号『无为子』。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西元一〇七八—一〇八五年），官职『太常』（掌管礼乐郊庙社稷之事）。最初时喜好禅宗，追随天衣义怀禅师学法，参究庞蕴居士的机锋话语。有一天奉命祭祀于泰山，看到日出如圆盘般涌出时，



忽然大悟。北宋神宗熙寧十年（西元一〇七七年），因為母喪而去職歸鄉，平日閑居的時候則閱讀藏經，因此而歸心淨土。曾繪畫丈六的阿彌陀佛像，隨身攜帶以觀想憶念。楊杰平生所著述的文章，多指引歸向極樂淨土。他在天台智者大師的《淨土十疑論》的序文里面說：

『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娑婆，是污穢的國土，極樂，是清淨的世界。娑婆世界眾生的壽命短促而有限量，而彼極樂淨土的壽命則無量无边。娑婆世界具足了種種的痛苦，而彼西方世界則只有安樂無有眾苦。在娑婆世界是隨着業緣輪轉生死，而如果一旦往生彼極樂國土，則永証無生法忍。若是願意度化眾生，則能夠任意自在，不為種種的業緣所束縛。其清淨污穢、壽命數量、苦樂生死，有如是的是差別不同，而眾生却愚昧不知，難道不令人感到悲哀嗎？』

阿彌陀佛，是在極樂淨土攝受眾生的教主。釋迦如來，是在娑婆世界指引往生淨土的導師。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則是幫助阿彌陀佛宣揚教化的聖人。是以釋迦如來一代的教典，處處仔細地叮嚀，苦勸眾生往生西方淨土。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

乘着广度众生的大愿船，航行于生死轮回之海，不执着此岸，不滞留于彼岸，不停止于海的中央，只以济度众生为佛事。因此《阿弥陀经》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极乐国土。」

又《无量寿经》云：「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忆念我国，植诸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不取正觉。」所以祇洹精舍的无常院，令生病的人面向西方，作往生净土的忆想。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于法界的念佛众生，慈悲摄受而不舍弃。圣人与凡夫是一体不二，因此众生的机缘与佛陀的慈悲能够相应。诸佛心内的众生，尘尘都是极乐；众生心中的净土，念念皆是弥陀。

我以这些种种的因缘来观察之：有智慧的人容易往生，因为能够断除疑惑的缘故。有禅定的人容易往生，因为不会颠倒散乱的缘故。持戒的人容易往生，因为远离种种染污的缘故。布施的人容易往生，因为不会执着我所有的缘故。忍辱的人容易往生，因为不会嗔恨愤怒的缘故。精进的人容易往生，因为不会退转的缘故。不执着造善也不造恶的人容易





往生，因为心念纯一的缘故。诸恶已作而业报现前的人容易往生，因为心中实在是惭愧恐惧的缘故。而那些虽然有行众善的人，若是没有诚恳的信心，没有回向发愿心的人，则不能够往生净土！

唉！阿弥陀佛实在是很容易持念，极乐净土的确是很容易往生，而众生不能够持念，不能够往生，佛陀又能够奈众生何？造恶业就会入于痛苦的恶道，念阿弥陀佛就能够往生极乐的世界，这二者都是佛陀所说的，但是世间的人会担忧堕入地狱，而却怀疑自己能够往生净土，这不是很令人感到疑惑吗？

北宋哲宗元祐年间（西元一〇八六—一〇九三年），官至两浙『提点刑狱』时往生。临终时说偈曰：『生亦无可恋，死亦无可舍。太虚空中，之乎者也。将错就错，西方极乐。』在此之前有一位参军叫王仲回，与杨杰是同一故乡的人，曾经追随杨杰受持念佛法门。他问到：『念佛如何能够不间断？』杨杰回答说：『一信之后，更不再疑惑，即是心不间断。』王仲回听了之后踊跃欢喜。第二年，杨杰驻守在丹阳一带，有一天晚上，梦见王仲回跟他说：『过去承蒙您以净土法门来导引我，我今天已经往生了，特别前来致谢。』

然后一再地礼拜而出。

杨杰后来收到王仲回儿子寄来的讣文，说王仲回事先预知往生的日期，到处去告别亲友，然后安然往生。杨杰往生之后，当时荆王的夫人，梦见云游西方净土，见到一个人坐在莲花之上，其衣服随风飘扬，并以宝冠瓔珞庄严其身。于是问他是何人，回答说是杨杰。

（东都事略 乐邦文类）

宋 王古、葛繁

王古。字敏仲，东都（河南洛阳）人，文正公王旦的曾孙。其祖先七代持不杀生戒，而王古更是发心，放生一百万个生命。他曾经前往江西，与晦堂、杨岐等诸大禅师，参究禅宗之事。后来作《直指净土决疑集》，宏扬西方净土之教。平日起居的时候，念珠从不离手。行住坐卧之间，都修习净土世界的观想，从来不曾间断。又曾著《净土宝珠集》序云：

『众生心净，则佛土净。法性本来无生，而无不生。有佛世尊，今现在说法，在极乐国，号阿弥陀。其因缘殊胜时劫长久，悲心深广愿力弘大。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

际的光明摄受着众生，有不可思议清淨殊妙的庄严相好。在淨土里，珍珠罗网装饰了绮丽的天空，七宝玉树排列矗立于广阔的大地。清淨池中流溢着八功德水，莲华之内发出青黄赤白四种光明。六时之间，演奏着清柔雅韵的天乐。往千万亿的佛土，散落衣袂间美丽的妙华，以供养诸佛。极乐世界是诸佛世尊皆共赞叹，十方菩薩咸来归集之地。

众生既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自然是一再不断地摄化；极乐既然是众生心中的淨土，于是念念皆可往生。形质托于西方七宝莲华之时，实在是不离于本性当处；神游遍往众多刹土之际，岂能离开我们的自心。就如同镜子含藏着万般的物像，而本身却无有往返来去；又似明月映照在千江之中，而明月并没有上下升沉。如果有圆顿的根机，则都是一生补处的菩薩；若是要说明其方便之门，则有九品阶位的差别。念我们本性的无量光，而本来即是无念；生于唯心的极乐世界，而当下即是真实无生。如果要解脱生死的苦轮，即使是十念也能够超生于淨土宝地；会归到毕竟的实际理地，二乘也能够究竟地证于菩提。例如大船运载石头，而能够免于沉沦江海。若能顺风扬帆，终究没有任何的滞碍阻难。悟了这个道理，则非远亦非近；若是迷失了，则虽然很近却变得遥远。

可叹啊！那些学问寡而业障多、疑心深而观行浅的人，把净土贬斥为权巧的小教，而自己执着于寂静空亡的境界。那就是不以马鸣、龙树菩萨为然，认为智者、永明大师是不通达心性的人。不肯相信自己当受亲证菩提的授记，不肯顿生如来之家。如同笼中之鸟、鼎里之鱼，不知生死之苦，而安然游戏于其中。把如白驹过隙短暂的时间，如风中灯烛的残年，妄计为长久不变的。因此虚受此一报身，冤枉地投向诸趣受苦。岂知释迦世尊赞叹劝导，如来金口一再叮咛。一刹那之间就可与圣贤为侣，一转眼之际就可以具足相好。永远抛离五浊之苦而享受清净的快乐。若是悲心重的，则可回入娑婆，救度在六道三涂受苦的众生。于这个事实不能够如实了知，实在是为可怜悯者！』

北宋徽宗年间（西元一一〇一—一一二五年），王古官至『户部侍郎』，因为朋党之祸而失去官职，不久之后就往生了。当时有一位僧人在禅定中神游净土，见到王古和葛繁都在极乐世界。葛繁，澄江人，官至『朝散大夫』，无论办公的府第或私人的居家，必定都整理出一个修行净业的居室，而在其中安设佛像。葛繁有一天正在礼拜课诵的时候，有舍利子从空中而下。临命终时毫无疾苦，面向西方，端身正坐而往生。（宋史 乐邦文类 法喜志）

宋 钟离瑾、钟离景融、钟离松

钟离瑾。浙江会稽人，母亲任夫人，专精修持净土法门，临命终时，勉励钟离瑾修习净土行业。瑾因此感动奋发，每日行利益众生的善行二十件。后来在浙江西部做官，与慈云遵式大师讨论往生净土的旨要，从此更加地努力清修。常在母亲任夫人的栴檀佛像之前，恭敬地礼拜、旋绕。之后钟离瑾在瞻视礼拜之时，眉间忽然迸出舍利子数粒。没多久，就被调职前往治理开封府。有一天半夜，忽然起床，告诉家人说：『老夫人告诉我，我往生的时候到了！』说完就趺跏正坐而往生。在往生前一天，全家人都梦见钟离瑾乘着青色的莲华，在天乐围绕之间，乘空向西方而去。

他的儿子钟离景融，官至『朝请大夫』，常常持诵《观无量寿佛经》，修习念佛三昧。后来舍去官职，结茅屋在仪真的东园之旁，一心一意精进修行。曾经说：『识得弥陀，弥陀弥陀；不识弥陀，奈何奈何。不识弥陀，弥陀更在西方外；识得弥陀，弥陀只在自己家。』有一天晚上，请僧人妙应，诵《普贤行愿品》，燃香听完诵经之后，两手结印而往生。

钟离瑾的曾孙钟离松，居住在苏州，与宝积实公等人，结莲社念佛。有一天，身无疾苦，忽然正身端坐，面向西方合掌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马玕、马永逸、婢

马玕。字仲玉，庐州（安徽）合肥人。父亲忠肃公马亮，镇守杭州的时候，慈云遵式大师教授他念佛法门，因此全家都信奉佛教。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西元一〇七八—一〇八五年），马玕遇到僧人广初，得到智者大师的《净土十疑论》，欢喜的说：『我今天得到我所要归向的地方了！』于是依照慈云大师的十念回向法，修行了二十多年。后来更与王古结交来往，因此更加精进地念佛。平日常常以放生为佛事。曾经治理淄州、新定等地，都以慈悲恩惠为政策。无论课诵经咒、观想西方，每天都有一定的规律。当时荆王的夫人夜里梦游极乐世界的莲池，见到有穿着官服而坐在莲华上的人，因此问此是何人，回答云：『此是马玕、杨杰也。』当时杨杰已经往生，而马玕仍然健在无恙。

北宋徽宗崇宁元年（西元一一〇二年），得疾病，于是盥洗沐浴更换新衣，然后端身正坐，念佛而往生。当时有一股云气如青色的云盖，腾空而上。后来家中十几个人，都梦



见马玘说：『我已经得生净土的上品了！』那年秋天，家中有婢女卧病，也是念佛而往生。

他的儿子马永逸，也修行十念法，学习净土十六观，经过三十余年。后来得疾病，见到阿弥陀佛，以及二大菩萨来接引，永逸结手印而往生，当时香气充满了整个室内。人殓之后，棺木上生出五色的莲华，其光泽灿烂鲜艳。（乐邦文类）

宋 江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严州（浙江建德县）人。科举时进士及第。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西元一一〇一年），官拜『左司谏』，不久又出来统理淮阳军。当时奸臣蔡京为政，痛恨那些谏言政事的人，江公望于是被去职贬谪到安南（今越南）。平日与妻子俞氏，蔬食清斋，修习念佛三昧。著有《念佛方便文》曰：

『不论世间或者出世间之法，想要达成而又省力，则莫若专注心念于一个外缘之上。就如称念阿弥陀佛来说，也有善巧方便。不用动口，也不用出声，只要微微地以舌根，敲击前面的牙齿。心念随着相应而念佛，音声清楚了然，声音不离开耳根，而闻性在内融通。』

心念相印于舌根之机，而舌根之动通达于心念意根。从闻声而人流，反闻闻自性。心念、声音、闻性三者融会，念念圆通。久久之后因而成为唯心识观。若是利根的人，念念不生妄念，心心无有能所。六根安然寂静，诸识自然消除。如是则法法全是真实，门门尽是绝待，只要一念相应便成了真如实观。

初机后学的人，一心摄念阿弥陀佛，乃至营办家事，以及作种种的事务，也能念佛不相妨碍。只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到十天一个月，便能成就三昧。这就是所谓的自心作佛，自心是佛，自心见佛。』

江公望有位儿子早已经过世了，有一天托梦给舅舅，希望他父亲江公望，能够到天宁寺，转读《宝积经》，祈求他能够得生善处。又说他曾经见到阴间地府中有一个金字的石碑写着：『江公望自居谏言职责之官，心中思慕宣说苦空无常的佛道。努力精进修清净行，心中无有贪爱染污，动静之间不违佛法，语默之际常契宗风。名字已经预先脱离了幽冥世界，身心必定归于极乐净土。』江公望后来遇赦免而得归故乡，命终时无疾苦而往生。

（宋史 乐邦文类 佛法金汤）



宋 陈瓘

陈瓘。字莹中，南剑州（福建）沙县人。在北宋徽宗的朝廷里，为「左司諫」，因为正直不苟的諫言而不被相容，不久就被外放担任官职。后来又回到京城担任「右司员外郎」，提供谋略给朝廷中央。由于忤逆了宰相曾布，因此又被外放出任泰州知府。徽宗崇宁年间（西元一一〇二—一一〇六年），被贬谪流放到袁州，后来移往通州，接着再度被贬斥到台州。最初陈瓘喜好《华严经》，自号为「华严居士」。等到遇见明智法师，请益参问天台宗的宗旨，明智开示他上根利智者所修的止观不可思议境界，用本性的工夫取代事相的修行，以成就无作之行，陈瓘听闻后深深有所契入。陈瓘自从到了台州之后，就放下纸笔不再作文章，专修念佛三昧。曾作《净土十疑论后序》云：

『人心无常，法也没有定法。心与法之所以会呈现万千的差别现象，其根本就在于此。如果能够相信这个道理，就能够遍信《华严经》所说的十信；如果怀疑这个道理，就完全怀疑智者大师所说的净土十疑。如果能够出离疑念而入于信心，一人就永人，不离于当下，即能到达究竟之处。所谓的极乐净土，即是究竟之处，此处有说法之教主，名「无量

寿」，此佛说法未曾间断。如果怀疑障碍了耳根，则就如同聋人而不能听闻佛法。如果怀疑障碍了我们的心，则愚昧而不能觉悟真理。因为不闻法不觉悟，而安住在恶劣的习气。因此就赞叹不念佛为是，而随喜无知的粗心。于是就任意妄指莲华化生为虚幻荒诞，从来反省自己分段生死的色身，是从何而得，自何而来？不知道自己受生的胎狱污秽恶浊，其真实性又何在呢？只相信凭借着虚妄的业识，而自己远离于真如实际。在这本来皆是幻境之中，排斥彼极乐净土而执着此娑婆世界。因此生生世世不能觉悟灵知，而永绝成圣成佛之路。

因为如是的缘故，释迦如来，起大慈悲心怜悯众生，在污秽的五浊恶世中，发大音声，赞叹彼西方净土无上美妙之快乐。于生死轮回的暴流中，为大航海家，以法船载度众生，令人趋向净土彼岸，昼夜不断地度化众生，无有停止休息。然而阿弥陀佛的究竟之岸，本来没有彼岸此岸之分；释迦如来的大愿法船，实际上也没有往返来去之相。譬如一盏灯，分照于八个镜，镜子虽有东西之分，而光影则无二无别。阿弥陀佛说法，遍在于所有的光影之中；而释迦如来以方便法，独指西方极乐这个镜子。因此只有到达究竟彼岸的人，才





可以舍弃此岸彼岸的分别。尚未悟人于法界的人，哪里能够泯除东方西方、污秽和清淨的不同呢？

于此淨土法門之中，若是未能究竟了知，則不可停滯執着于一方，不要分別彼此，我們只有应当正念諦信而已。此是彌陀、釋迦二聖的意旨，而智者大師之所以相信不疑也。信者，萬善之母；疑者，眾惡之根。能順其萬善之母，則能鋤其眾惡之根，那麼我們前面所說的有障礙因緣的眾生，聾者可以再能听闻佛法，愚昧的可以再覺悟自心。未出生死的人，得以出離生死；未往生淨土的人，可以得生淨土。隨順着釋迦如來的教誨，往西方方面見阿彌陀佛；隨順阿彌陀佛的愿力，回來協助釋迦如來教化眾生。在此娑婆世界而遍歷十方，即彼西方淨土而普人諸鏡。自從此二聖人建立教化以來，能够达到如是境界的人，有如恒河沙數之多。眾生為什麼而不相信呢？為什麼而懷疑呢？能够自己具足信心，又能够設立方便善巧，令諸未信之人，无不相信淨土法門者，此就是智者大師之所以為具足大悲心之聖者的緣故啊！』

陳瓘居住台州五年，又復官『承事郎』。準備移往楚州居住，中途中途經過廬山，於是定

居下来。曾经告诉他所亲近的人说：『我往年遭受患难，所惧怕的唯有一死而已，如今则死生皆置之度外了！』不久之后往生，时年六十五岁，（东都事略 佛祖统纪 李忠定集）

宋 王衷

王衷（福建建阳县人），居住于浙江钱塘的孤山。北宋徽宗政和年间（西元一一一〇—一一一七年），最初在隐居闲逸之时被推举为官，王衷不出仕任职。后来出任时，官至『朝散大夫』。曾经参究于小本禅师，未有所悟人。有一次，在偶然之间听到僧人念诵《阿弥陀经》，心中有所感悟，于是专心修习净土法门。每日诵《阿弥陀经》超过七遍，佛号一万声，如是十九年未曾间断。把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改为莲社，无论出家、在家，不论富贵、贫贱，都可以前来参与念佛。有一天，身无疾苦，自己沐浴后，面向西方，端身正坐而往生。（佛祖统纪 乐邦文类）

宋 张迪

张迪。浙江钱塘人，官职为『助教』（辅助国子监博士教授生徒的人），依止圆净律师

受菩薩戒，專修淨土法門。并在佛前燃臂香發誓願。每當稱念佛号時，其聲音振奋高亢，往往到了喉嚨沒聲音了，還不停止。曾經在寂靜的室內，見到白色的迦陵頻伽鳥飛舞于前。又有綠色头发的童子，前來合掌問訊。經過二年后，面向西方稱念佛名而往生。（佛祖統紀）

宋 胡闡

胡闡。字达夫，浙江钱塘人，官「宣义郎」。晚年辞去官职，与清照律师交往。有一天，得疾病，胡闡的儿子请清照律师过来看他，清照说：「达夫，你平生与我清照极为熟悉友好，岂可不知道末后临终的大事呢？」胡闡说：「不是说「心净则国土净」吗？」清照说：「你能在一切时中，没有杂念染污吗？」胡闡答：「尚未能也。」清照说：「如此怎么能够心净则国土净呢？」胡闡说：「经典里面说：只要一称念阿弥陀佛，能够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这是什么道理呢？」清照说：「阿弥陀佛，有大誓愿，有大威德，具有广大光明无边神力，不可思议，完全如经典所说的。因此只要一称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罪垢自然就消除，就如同炽盛的烈日当中，霜雪怎么能够存在呢？」听了之后，胡闡心中大有感悟，于是一心称念佛名，并请僧人为之助念。如是经过一个月。最后清照律师才来

到，胡闾曰：『您来得何其晚呢！已经麻烦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降临很久了！』清照与众僧一同举念佛名，胡闾随即安然往生。（乐邦文类）

宋 冯楫

冯楫。字济川，四川遂宁人。由太学登进士第。最初参学于佛眼远禅师，有所省悟。接着又参大慧杲禅师，入山中结夏安居，于是深深有所悟入。后来兼修净土法门，作《弥陀忏仪》。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西元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到云南的沾南帅兵，并在当地领导僧俗二众作系念法会，以西方净土为归。当时因为经过高宗建炎年间（西元一一二七—一一三〇年）的兵乱之后，许多寺院和藏经大多残败焚毁。冯楫因此捐出他为官的薪水，造大藏经四十八部，小藏四大部经（禅林中以《华严经》、《宝积经》、《般若经》、《涅槃经》等四部八四一卷为四大部经，相对于大藏经而称为小藏。），也是四十八部。分别收藏在各个寺院。曾经著作《发愿文》云：

『我布施经典这件事，一件事而具有两种布施。以钱财造经，是谓财施；以经典传法，是谓法施。财施，将来得到天上人间福德之果报。法施，将来可以得到世智辩聪才华



盖世之果報。但是應知此二種果報，皆是輪回之因，苦報之本。我今發願，願將此二果報回向臨終時，安祥莊嚴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蓮華為胎，托質形体于其中，得以面見阿彌陀佛，听闻佛法，悟得无生法忍，登不退階，入菩薩位。再回到十方世界之內，五濁惡世之中，普遍地化現身形，而作種種广度眾生的佛事。我以今財、法二種布施的因，希望將來能夠如觀世音菩薩一樣，具足大慈悲，游歷于五道眾生之間，隨着眾生的種類而化現其形，為其宣說諸佛的妙法，啟蒙導引未悟的眾生，使他們永離苦道，令其得大智慧，普與一切眾生悉得成佛，此乃是我布施經典之願也。』

馮楫後來知理四川邛州府。紹興二十三年（西元一一五三年）秋天，請求退休，預先告訴親戚朋友，約定在十月三日告別往生。到了約定的那一天，命令人在后廳設置高座，依然接見賓客一如平時。日影將近午時的時候，穿着整齊的官服衣冠，面向京城的方向恭敬禮拜，請漕使（管理水路運輸的官吏）代理邛州府的事務。然後換去官服穿着受戒的衣服，坐在高座之上，囑咐所有的官吏及僧俗二眾，應當各個努力向道修行，以建立興盛佛法的高幢。然後拿起拄杖放在膝蓋之上，安然地坐化往生。漕使在旁說：『知府大人您生

死去来，如此的自由自在，何不留下一句偈颂，以表明不可思议的行迹呢？」冯楫于是又张开双眼，要了一支笔书写道：「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尽，龟哥眼赤。」冯楫亦著有传颂古人的语录，流行于当世。（五灯会元 莲宗宝鉴）

宋 吴秉信

吴秉信。字子才，明州（浙江）人，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西元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在朝廷任官。因为与秦桧意见相违，被贬斥为平民。于是回到故乡，在州城的南边建筑一间小屋，日夜寂然地静坐修行。叫人做一个棺木，夜里则在棺木中睡觉。每到天亮时，就叫童子敲叩棺木并唱曰：「吴信叟，归去来，三界无安不可住，西方净土有莲胎，归去来！」吴秉信一听到童子唱歌，即起来习禅课诵。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秦桧死去，因此又被朝廷召为「礼部侍郎」，不久后又出任常州的知府。绍兴二十六年（西元一一五六年），被召回京城，经过萧山驿站的旅舍时，吴秉信静坐休息，才过一会儿，即叫他的家人仔细静听，大家都听到天乐之声。吴秉信即说：「在清净法界的本性中，因为失念而来到此世间，金台既然已经到了，我也该走了！」说完之后即安然往生。（佛祖统纪）



宋 张抡

张抡。不清楚他的出身。官至浙西的『副都总管』。平日虔诚修习净土法门，曾经请南宋高宗书写『莲社』两个字挂置在他的门前。张抡为此事作文章呈给皇上曰：『臣曾经读天竺的经书，知道出世间有极乐国土这个地方，此国有佛，号阿弥陀。最初时享有国土高居王位，后来舍弃国土不居王位，超然解脱独尊觉悟，悟入本心证得圣果。以广大宏深之愿力，普度一切芸芸众生。其极乐国土皆是以无上殊妙的众宝所庄严而成，土地皆由黄金铺设，没有高山河川丘陵深谷之险阻。气候常年如春天一样地清爽舒适，没有阴阳寒暑晴雨不定的变化。无有饥寒老病生死轮回之苦，也没有五趣杂居之浊恶不净。阿弥陀佛用这些种种的神通，方便善巧地引导众生，使其欢欣喜乐生起信心。只要能够在日用平常之中，能发起一念净心，念彼阿弥陀佛圣号。即此当下一念，清净纯熟，圆满具足，融会真如，同一法性，幻化的色身灭尽时，此本性亦不断灭，一刹那之间，极乐佛土即刻现前，就如同拿着契约，去领取自己寄放的事物一样的容易。』

臣恭敬地听闻其说，于是更加努力修行，精进不懈，无有间断。念念之间唯有佛名，

如是用功也已经有好几年。全家老少，无不因此而受到感化。因此在我破旧屋舍的东边，挖掘水池栽种莲华，仿效慧远大师结集莲社遗留下的风范，每日率领妻子儿女课诵佛号一万遍。另外又在每年春季、秋季的最后一个月，选择良辰吉日，就在普静精舍，与共信佛道的善人一同修行。于是见闻此事而随喜参与者，如云彩般地聚集，如河川般地会合，唱念佛号的声音，就像潮水翻腾于江河一般持续不断。从慧远大师创立莲社，距今已经经历了数百年，在这些年间，无论僧俗，景仰羡慕其余留下来的高风，推崇追随其高尚胸怀的，历代以来都不乏其人。然而其大多都是隐晦而不被人知，与木石一样地沉寂。臣子我何以独自有幸，乃蒙「太上光尧圣寿皇帝」，亲自挥洒御笔，书写「莲社」两个大字，赐下皇上如云彩美玉般的笔迹，实在是从来未曾有的荣幸。使得万人眼目共同瞻仰，众人的欢喜踊跃实在难以禁制。不只是传示于百官之间，更是千载难遇的盛事。并且真心的期愿天下后世，凡是见闻此事者，皆得念佛三昧，究竟成就无上菩提。皇上此举所饶益的众生，岂可以心思测量得知？今日微臣恭敬地将此事记载于金石之上，用来称赞皇上的伟大圣业、显示皇上福德祥瑞的天命啊！」（乐邦文类）



宋 李秉

李秉。不清楚他的出身，南宋高宗紹興末年（西元一一六二年），為宮廷內的官吏，經歷三個皇帝，最后在爵位為『武功大夫』管理皇宮的藥院時，乞宮祠以辭去官職。李秉壯年的時候，仰慕禪宗，參淨慈自得禪師，有所省悟。后来归心淨土，刻印《龍舒淨土文》以勸世。平日執持佛号誦經典極為严谨坚持。如是修行超过三十年之久。其儿子李元长，邀集一些同好的莲友，结集淨土念佛会于传法寺，李秉也参与之。

南宋宁宗嘉泰四年（西元一二〇四年）秋天，有疾病，减少饮食拒绝药剂，但是神色却更加的清醒机警。到了冬天，梦中见到阿弥陀佛现出好相。经过七日后，在凌晨时刻，见到金色莲华充满室内，于是赶紧叫他的两个儿子扶他起来，告别亲友。并索笔书写道：『六十一年尽乱道，些儿见处却作好。而今募直往西方，万劫长离生死老。』然后放下笔，结手印而往生。（乐邦文类。李秉是以武官的身份而当值于宫廷之内，《往生集》中误以为是宦官，考察宋代的制度，宦官没有乞祠的例子，而且如果是宦官，又怎么会有两个儿子呢？）

宋 陆沅

陆沅。字子元，浙江会稽山阴人，官职一直升到『太府寺丞』（掌管贡赋货财之官），接着由中央向外调职，担任福建地区管理海港船舶及关税的官员。后来得罪于他人，于是闲居家中，住在明州（浙江）的横溪之上。平日常持诵《法华经》，清晨起来即洗澡沐浴，然后焚香供佛，每天必定先唱偈颂曰：『盥手清晨贝叶（经典）开，不求诸佛不禳灾。世缘断处从他断，劫火光中舞一回。』然后打开经卷而读诵，不缓也不急，声音如同连续不断的珠子，每日读诵一部《法华经》，如是经过三十年。年纪到八十岁时，增加到三部。每日又诵阿弥陀佛圣号，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年八十五岁时，沐浴之后，换着新衣而往生。口鼻之间传出浓郁的莲华香，经过一整天才消失。当时为南宋光宗绍熙五年（西元一一九四年）。（渭南文集 法喜志 法华持验记）

宋 钱象祖

钱象祖。字同伯，台州（浙江临海县）人。最初的官职是『太常丞』（掌管宗庙礼仪

之官。南宋宁宗开禧年间（西元一二〇五—一二〇七年），官『参知政事』（丞相的助手，即副丞相），与史弥远共同合作计谋，诛杀奸臣韩侂胄，天下的人民于是仰赖之。宁宗嘉定二年（西元一二〇九年），官拜『左丞相』，不久之后罢官归乡。最初钱象祖问道于此庵元公，参究宗门的大事，有所省悟。后来归心极乐净土。当他镇守金陵的时候，在乡村和州城建立接待寺（不论僧俗皆可饮食、住宿的接待所）十所，都以净土极乐来命名之。又创止庵，与高僧大德在其中谈论佛法。自从担任丞相管理政事后，修持更加精进。

南宋宁宗嘉定四年（西元一二一一年），突然得了些微的疾病，于是书写偈颂曰：『菡萏（莲花）香从佛国来，琉璃地上绝尘埃。我心清淨超于彼，今日遥知一朵开。』有一天，有僧人问他平日起居时的心念如何？钱象祖曰：『不贪生、不怕死、不生天上，不生人中，唯当往生净土而已！』才一说完，就趺坐而往生。当时有天鼓震动响起，异香浓厚芬芳。郡县中的人都听到空中有声音说：『钱丞相将往生净土，为慈济菩萨。』（佛祖统

纪 续纲目 往生传 台州志）

宋 旃定国、计公

旃定国。号省斋，明州（浙江）人，为州学的老师。平日常修净土法门，结西归社。南宋宁宗嘉泰初年（西元一二〇一年），于小江慧光建立净土院，建石塔于水池边，为乡民收藏遗骨之处所。每个月的十六日，集合僧俗诵《观无量寿佛经》并称念佛号。又制作念佛计数图，劝人努力念佛。当时有一位打铁的工人叫计公，年纪将近七十岁，双目失明。从旃定国之处受持念佛图，诵到第四张念佛图时，两眼突然明了开朗。如是经过三年，念满十七张念佛图。有一天，正在念佛的时候，忽然闭目睡着，过了半日才醒过来，计公告诉他的儿子说：『我已经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佛菩萨了，旃老师是劝导人念佛的首要功臣，应当分六张图赠送给他，并且向他表示谢意。』说完后，面向西方坐着往生。南宋宁宗嘉定四年（西元一二二一年）旃定国梦见青衣的童子告诉他说：『阿弥陀佛叫我来告诉你，三日后你当往生彼国极乐世界。』到了那一天，旃定国自己沐浴更衣，连续不断地称念佛号，然后端坐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梅汝能

梅汝能。江蘇常熟人，官職為縣令，平日有志於淨土法門。有一天晚上，夢見有僧人拿一張紙給他，上面有『二八』兩個字，因而以此事去問東靈照法師，照法師說：『二八一十六，這難道是指《十六觀經》嗎？』此時正好有一位僧人以《十六觀經》給他，然後忽然不見。梅汝能自此以後誦經念佛，自己取名為『往生』，以表明志向。破山的出家人道生，提倡製造丈六高的阿彌陀佛像，梅汝能布施錢財百萬，設齋供僧禮懺，當時大殿前的水池中，生出雙頭的白蓮華，一華有一百片子。梅汝能就在那一年冬天，無疾而往生。

（佛祖統紀）

明 朱綱

朱綱。不清楚他的出身，明朝時為北京城的太學生，最後的官職為知府的副手。平日專修淨土法門，每日課誦佛名三萬聲，如是有十五年之久。有一天，坐在床榻上，手中正拿着念珠稱念佛名，此時忽然異香滿室，朱綱說：『佛來了！』然後端坐往生。（往生集）

明 陈瓚

陈瓚。字廷裸，江南（江苏）常熟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西元一五五六年）中进士，官职为『刑科给事中』（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刑部百官的职务）。因为直言规谏而被排斥，免去官职闲居家中，于是一心一意归心净土。有一天，有客人来拜访他，呵斥陈瓚说：『你难道不曾听过六祖慧能大师谈论唯心净土吗？怎么可以厌离垢秽而欣乐清净呢？』陈瓚回答说：『唯心净土，由六祖慧能大师说出，而不是由六祖大师开始。《观无量寿佛经》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佛陀早已经先说过了。实在是因为怕众生以不清净的心求生净土，而不是说国土没有垢浊和清静的差别。况且极乐世界之所以令人快乐，不只是因为清静莲池七宝楼阁、鸟宣法音风吹行树而已。我们能够有幸与成群的圣人来往，蒙受阿弥陀佛无量光明的照耀，经过无量劫，证得无生法忍，成就无上的佛道，济度无边的众生，实在是一大乐事啊！客人您以您的禅而乐居垢土，而我以我的禅而乐生净土，禅根本就没有客没有主的差异，极乐本身也没有垢浊和清静的分别，客人您本来就不用呵斥我啊！』



明穆宗隆庆初年（西元一五六七年），又起来担任主管官吏选拔考核升迁的官职。明神宗万历年间（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官至『刑部侍郎』。万历十六年（西元一五八八年）七月，卧病在床，但是称念佛名更加虔诚。当时只要曾经在京城作大臣官职在三品以上的，到了夏天的月份都可以赏赐冰块。冰块放在陈瓚的床前，大众都看到冰中涌出七级的佛塔，其中的栏楯吊着美丽的装饰，窗户的格子玲珑美妙，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冰块渐渐地融化，佛塔的影像也渐渐消瘦。不久，陈瓚气绝往生，而佛塔的影像也消失了。当时京城的人都传闻惊异此件不可思议的事。（明史 乐邦文类 谈荟）

明 严澄、严朴

严澄。字道彻，江苏常熟人，文靖公严讷的儿子。年少即有清高的气节，因为父亲的庇荫，担任『中书舍人』（中书省缮写文书之人），官至邵武的知府。晚年辞官家居，奉持云栖莲池大师的教化。他的儿子严朴，平日敦厚诚敬乐行善事，年二十五岁，得疾病，将要命终，严澄告诉他：『不要杂思妄想，只要一心念佛。』严朴回答说：『是！』严澄又说：『从今以后，我也要一心念佛。』严朴欢喜的说：『果真如此的话，儿子我就不再』

担心了！』说完之后，端正仪容，合掌而往生。严澄于是拿严朴所刻的《龙舒净土文》来印刷出版，普遍地赠送给亲人故友，并附带书信说：『严澄我一生生病几乎就要命终，如今也没有想要再生存。现在虽然苟延生命，但是哪里知道来日又如何呢？回首我此生所经营计谋的这些旧事，就如同嚼蜡般毫无味道。这一具臭皮囊，终须败坏，此心则是六尘缘影虚幻不实，有什么是坚牢不变的吗？不如换却凡夫之心，求生极乐净土。称念一句阿弥陀佛，消除罪业无边。姑且奉上劝导之文，用以表示我的诚意。』往生时，年七十八岁。

（常熟志

云栖法汇 净土文跋）

明 蔡承植

蔡承植。字槐庭，湖广（湖南）攸县人。平日个性孤独高远，淡泊于世间的声色名利。年二十余岁，长年持斋奉持佛法。曾经背诵三千佛的洪名，每日记忆三个名字，经过三年才背完，从此以后终身不忘。明神宗万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年）中进士，官为绍兴的太守。当官的期间，每日课诵《金刚经》，室内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只有炉、香和诵经的桌子而已。发心重新整修古代的楞严寺，禁止民间杀生来祭祀鬼神。曾经问法于云

栖蓮池大師，因而專修念佛三昧。

后来官『太常寺卿』（管理祭祀、礼乐的官府之官员）时，请求退休归乡，晚年结草庵为念佛会，引导所有卖菜的菜贩，一回回向往生净土。并作偈颂谢绝宾客曰：『安养思归客，湘江一腐儒，不愁明日事，但觅往生符。斗室随缘住，稀羹信口糊，胸中绝憎爱，一任马牛呼。』将要往生的那一年，自己命名为『不久道人』。等到生病时，令人抬到佛寺，请僧人剃发。回到卧室的时候，见到银台来接引，连连称念观世音菩萨，然后往生。著有净土诗，以及谈论因果的书流行于当世。（金刚新异录）

明 虞淳熙

虞淳熙。字长孺，浙江钱塘人。生下来就是不闭眼睛睡觉。三岁时，整日唱念佛号不停止。念佛念到莲华和宝树，显现于室内，虞淳熙以此事告诉祖母，祖母说：『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瑞相。』祖母因此教他学习禅定，从此以后就时时闭目端坐。弟弟淳贞，字僧孺，从小就和他心意相投。后来守母丧的期间，兄弟两人一同学习天台的止观。虞淳熙长大之后为乡里中私塾的老师，教导他的小朋友学习静坐数息观，因此而忤逆了主人，

但是他却毫无恐惧。后来中了乡试的秀才，接着就于毗山教授学生，与同社的朋友一起诵梁皇忏。到了第二天，云中的光明照入屋内，甘露沾湿了墙壁，空中落下金色的小米、玉米、及沉水香。当时正值冬天，可是却万花尽开。虞淳熙因为感应了这些灵异的现象，因此学习禅定更加坚定，后来能够事先预知将来之事。云栖莲池大师听到此事之后而呵斥说：『虞生堕入魔网了啊！』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年），中进士。后来因为父亲过世而归故乡，在父亲的坟墓旁建茅屋守孝三年，并受归依五戒于莲池大师。守孝住在山上时，每天以菜饭布施给野鹿兔子，若有老虎来则将它呵斥离去。守孝期满后，又担任『职方司』（掌天下舆籍、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等事）的主管。不久之后，又辞去官职告假归乡，上天目山，坐在高峰禅师修行的死关之前，日夜精进用功。到了第二十天，极为疲倦，想要就枕休息，忽然看见高峰禅师来斩他的左手臂，顿时豁然有所省悟，于是即刻奔往云栖山找莲池大师印证，大师说：『凡是从梦中睡醒的人，如果不梳洗戴头巾，而又倚靠着棉被枕头，必定很快又睡着。从愚迷中醒悟的人，如果不往生庄严的净土，而又亲近秽浊的

世界，必定很快又迷失了。火中的蓮華容易枯萎，新長的竹子容易折損。你要為自己思量計劃一下，千万不要以暫時一点的悟境，阻礙了进阶修行之路。蓮池大師勸他回向淨土；以接續以前的因地，虞淳熙于是依教奉行，終身修習淨土法門。如果有人不相信念佛法門的，虞淳熙就告訴他說：『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稱之為佛。念佛者，就是念覺悟，念念之間不能常常覺悟，而念念常迷失，这样可以嗎？人民居住在城邦田野，鳥群居止在小山丘陵，不止于至善之地，而却止于不善之地，这样子可以嗎？』

有人問他要如何念佛？他說：『念佛就只是提醒正念，相續不斷而已！無論百千的方便，就只在一個「知」字。如果能夠念念無量光，怎麼會不能「人佛知見」呢？學佛的人修道之時，專求出離生死，如果能夠念念無量壽，又有什么生死可以舍離呢？』后来又回復官職，轉職為「主客司員外郎」（負責各藩屬國朝聘、接待、給事等事。）又改為「司勛」（掌理功賞之事），接着又請求離職歸鄉，與弟弟淳貞游玩于湖上。當時蓮池大師正好在南屏山，講說《圓覺經》，并募錢贖萬工池，建立放生社。僧俗有數萬人參加，誦的聲音，震動了河川山谷，一时有清高德行的士人，大多參與其盛會，而此事其实是由

虞淳熙倡导率领之。因此而恢复了三潭的放生池，筑堤防建楼阁，放生种种的鱼鸟。不久之后，人南屏山修行，不再出来。其弟淳贞也隐居于灵鹫峰，因此而终老一生。（德园集附录）

明 唐时

唐时。字宜之，湖州（浙江吴兴县）人，以秀才身份进入京城的太学。后来出来治理寿阳，接着治理襄国。流贼攻破襄阳之时，唐时跳入端礼门左边的井中，后来被家人扶救出来，死而复活。自己上书诉讼，皇帝上诏交付刑部查究询问，因此还得清白，放回家中。唐时最初参礼莲池大师，大师传授他念佛法门，于是精勤专修净土行业。所有的眷属都能够背诵《金刚经》和《普门品》。白天大家各自作自己的事业，晚上则共集在佛前念佛回向，以此为日常的惯例。唐时曾经说：

『修习净土的人，以观想之门为最重要，必须无论穿衣吃饭，都常常在观想之中。或者观想神游于莲海之内，身在莲华之中礼拜阿弥陀佛。或者坐着观照七宝的国土，佛光注照于我身上。净土的观想既已成就，往生西方就是必然而不必期待的事了。』唐时平日专



修阿彌陀佛的觀想。有一天前往南京的長干寺，正在禮拜佛塔稱念佛名的時候，見到塔頂放出白色的光，阿彌陀佛現出身相，如黃金色一般地耀眼光明。又有一天，唐時靜坐于禪堂，推開禪堂的窗子，忽然看見大海中涌出一座高山，阿彌陀佛坐在山上，金色的光明映照于四方，禪堂所在的牆壁林木，盡皆空去不見。唐時的精進誠懇所得的感應大多如是。

唐時專精于詩詞文章，在他歸心佛法之後，常常隨順世間的语言，演說種種的法要，著作《蓮華淨土詩》、《如來香》、《頻伽音》等書，刻版印行于當世。唐時曾經自己預先準備墓地，後來舍棄而入栖霞寺中，并交代遺言說，死后一定要用火化荼毗的方法。臨命終時，現諸種種的瑞相，正念分明而往生。（金剛持驗記 淨土晨鐘）

明 袁宏道、袁宗道、袁登、袁中道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头居士』，湖北公安县人。兄宗道，字伯修。弟中道，字小修。三个兄弟先后都中进士，皆好禅宗。明神宗万历年间（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袁宏道为江苏吴江的知县，后来在礼部主理事务，以病缘为理由而辞职归乡。最初学禅于李卓吾，悟解的能力通达锐利，喜欢和人辩论。稍后自我检讨说：『此是空谈，并非实际

的境界！』于是回向净土法门，早晚礼拜课诵，秉持戒律。后来广博地采录经教，作《西方合论》，圆融性相，入于不二法门。其中谈论到五种行门，尤其确切简要，其中约略是说：

『一者信心行，经典云：「信为道元功德母」一切的诸行，皆是以「信」为正因，乃至成佛时菩提的果德圆满，也只是完成此信根。譬如稻谷的种子堕地，一直到稻谷成熟果实，也不异于最初的种子。又如由幼笋到参天的竹林，仍然是本来的竹子。初发心的菩萨，无有不依靠信力而成就的。净土莲宗尤其仰仗信心为根本。第一个要相信：阿弥陀佛的不动智、根本智、与我自己的本性无异。就如同太虚空，日光映照则光明，云雾来时则障蔽，虚空本来就没有这些，又云雾日光即是虚空的缘故。第二个要相信：阿弥陀佛无量万亿劫以来，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种种修行学习之事，我也能够实行。何以故？我们无始劫以来漂流沉溺于三途之中，生也苦死也苦，无论是披毛戴角、铁床铜柱，一切无益的痛苦，都能够忍受之，何况今日行菩萨道的六度万行，济度众生的事，难道不能够做到吗？第三个要相信：阿弥陀佛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神通，以及成就无量愿力等事，我也能够



证得，因为诸佛如来自性的方便妙用，具有如是不可思议之事，而我和诸佛如来又同样具有自体清淨的本性之缘故。第四个要相信：阿彌陀佛不去不来，我亦不去不来，西方极乐与娑婆此土，不隔于毫端，想要见即可见。何以故？因为一切诸佛，皆以法性为报身及国土的缘故。第五个要相信：阿彌陀佛修行经过无量劫，直到证得无上佛果，不移于刹那之间，我也不移于刹那之间，即可果位齐于诸佛。何以故？所谓的时间分际，是属惑业所摄，而法界海中，求其业相不可得的缘故。如是相信悟解，是人道的初心，深信一切诸佛淨土之行。

第二止观。天台宗的空、假、中三种观法，是开示一心实相的方便工具，是统摄诸法之要领。西方淨土的十六种观法，一一皆具有此三观的妙义。《妙宗钞》云：「本性中的三德，理体上是诸佛的三身，即此三德三身，就是我一心三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则能观的心之外还有所谓的心外之佛，境界也不即是心，如何能够称为圆宗绝待之观法呢？也可以将阿彌陀佛的三身，当作是法身德。以我之一心三观，为般若德。观成就见到阿彌陀佛，即是解脱德。随举一法即具三德，如新△（音伊）字。观佛既然如是，观照种种

的依报正报，理体上应当也不会有异于此三观的其他方法。」详细的说明就如同《疏钞》所说的，在此不能完整地叙述。了解这个道理，则知道念佛一声，当下即具足了三观。了知能念佛的心，不是肉团心，不是六尘缘影之心，此即是空观。了知所念之佛，无论是依报是正报，各各主伴圆融、竖穷三际横遍十虚，此即是假观。了知能念之心所念佛绝于对待，双亡双照，此即是中观。又能念者，即是一心三观。所念者，即是一境三谛。能所不二，即是谛观不二。三谛，即是法身德。三观，即是般若德。三谛三观不二，能念的心念与所念的佛相应，即是解脱德。举一即三。如是则念佛一声，能净四种国土，例如随拈一微尘，变大地作黄金，这就是所谓的法界圆融不可思议的观门。

第三，六度行。《起信论》说：「菩萨甚深的理解现前时，其所修的离相，知道法性的本体远离一切的悭贪之故，随顺修行布施波罗蜜。知道法性无染，远离一切的五欲过患，随顺修行持戒波罗蜜。了知法性无苦，远离嗔恚烦恼的缘故，随顺修行忍辱波罗蜜。了知法性之中无有身心等相，离于懈怠故，随顺修行精进波罗蜜。了知法性常定，本性无有散乱故，随顺修行禅定波罗蜜。了知法性的本体是智慧光明，远离于无明之缘故，随顺修行



般若波罗蜜。」因此修行淨土法門的人，當下不必超越念佛這一個行門，即具足此六度之義。念佛時念念離相，即是行于布施。念佛時念念清淨，即是行于持戒。念佛時念念寂靜，即是行于忍辱。念佛時念念相續，即是行于精進。念佛時念念專一，即是行于禪定。念佛時念念佛號，即是行于智慧。當知離相、清淨、寂靜、相續、專一，必定有事相隨緣而起，而這些都是由念佛而流出。如此正修和助修不二，事相與理體不二，是故念佛這一行，能夠總攝一切諸行。因為念佛法門即是一心法門，而心外又沒有所謂的一切諸行故。如果廢棄念佛諸行，即是廢棄我們的心性。

第四，悲願行。諸佛菩薩，本性之海無量無盡，供養無量無盡，持戒布施無量無盡，乃至饒益眾生無量無盡。因此天親菩薩的淨土五念法門，以禮拜、讚嘆、作願、觀察四種，為成就人功德門。回向一切煩惱眾生，拔除世間之苦，為成就出功德門。菩薩修習五念法門，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問難曰：「《維摩詰經》說：菩薩觀于眾生，如同呼聲的回想，如同水中聚集的泡沫等。如是則眾生本來空寂，所謂的发願利益眾生，不就如同病眼看見空中之華嗎？」回答曰：「《大智度論》引佛陀所說的：所謂的無佛，是為破除執

着于佛的妄想，而不是说要执取无佛的断灭相。而所谓的无众生，是为了破除执着众生相的妄想，而不是说要执取无众生的断灭相。因此维摩诘说菩萨作如是观想之后，自己说我应当为众生说无众生之法，是名真实的慈悲。因此可知，菩萨种种度众生的方便，皆是深入通达无众生的义理，若是见有众生可度，即是有我，慈悲心则低劣，怎么能够行如是大慈大悲的饶益众生之行呢？」

第五，称法行。法界之海无量无边，修行之海也是无量无边。是故菩萨的一切行，皆是称合于自性，非有非无、非行非不行。合于佛法的自性，不是最初发心即得，也不是最后证果才得。现今应当简略地说明其相貌：一者，菩萨广度一切众生，皆令至于究竟无余的涅槃，而众生界并不曾减少。例如登上戏场的傀儡，悲伤欢笑宛然真实的一般，而终究只是一堆泥土，空无所有。二者，菩萨虽行五无间罪，而没有烦恼嗔恚。乃至下地狱，也无诸罪垢。至于畜生，也没有无明憍慢等过失。例如女子离魂脱出色身，乃至于在外生子，而身体仍然常在母亲之前。三者，菩萨自身人定而从他身起，一身人定而多身而起，有情身人定从无情身而起。例如猛虎咒起死尸，令死尸跪拜作舞，此只是猛虎的意欲，而





死尸一无所知。四者，菩薩于小众生的身中，转大法轮，燃大法炬，震大法雷，魔宫摧毁，大地震动，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而此小众生不觉不知。例如天帝的乐人，逃入小女子的鼻孔中，而此女不知不觉。五者，菩萨如果想要久住世间，即将一念顷的时间延伸为无量无数百千亿那由他劫。想要减少住世的时间，即把无量无数百千亿那由他劫的时间，缩短为一念之顷。例如小孩子看走马灯中的走马，想要计算其走马的多少或其开头和结尾，了不可得。

若是证得如是不可思议之行，于一念之中，三世诸佛的净土，皆能摄人而无余。这就是所谓的菩萨庄严净土之行。这是以无思虑的智慧观照才可得见，不是凡夫的情意思量能猜测定量，何以故，因为自性是超越一切的数量名言的缘故。』

《西方合论》这一书作成之后，宗道和中道，皆同时发心回向净土。不久之后袁宏道又出任从前的官职，又迁官至稽勋司（考核功绩的部门）担任郎中，后来又再度因病归乡，回家不到数日，入于荆州城，住宿在僧寺，无疾而命终。袁中道，官为南礼部郎中，乞求退休，养老于家，平日常常精勤地礼拜课诵。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西元一六一四

年)在一个月圆的晚上,课诵完毕后趺坐静坐,形体心神寂静清爽,忽然间入定,心神飞出屋子之上,飘然地乘着白云。此时有二位童子引导他向西飞行,不久之后下降到地上,童子说:『停!』袁中道随着他停下来,见到大地平坦如掌,光耀明净细滑柔润。旁边有水渠,宽十余丈。水中有五色的莲华,香气芬芳异常,并有金色的桥梁跨过水渠,七宝的栏楯交罗排列,楼阁极为整齐美丽。

袁中道于是向童子作揖问道:『此是何地?您是何人?』童子说:『我乃灵和先生的侍者也!』中道问:『灵和先生是谁呢?』童子说:『正是您的兄长袁中郎(袁宏道)啊!他现在正在等您,有话要跟您说,您可以赶紧前去。』接着就依着步道走到了另一个地方,有树木十余棵,池水流动作声,水池上有一个白玉的门扉,其中一位童子先进入,另一位导引袁中道,经过楼阁二十几重,到了一座楼阁之下。此时有一个人下来迎接,其容貌如同美玉,衣服如同云霞,身长有一丈余,见到袁中道后,欢喜地说:『弟弟你来了!』袁中道仔细地一看,原来是袁宏道。

两人于是上楼作礼交拜,有四五个人前来共坐。宏道说:『此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边



地，信解尚未成就，持戒尚未完全的，大多生于此地。又称为「懈慢国」。上方有化佛的楼台，前面有大莲池，约有一百由旬（一由旬约四十、八十里），其中有殊妙的莲华，是众生的化生之处。一旦已往生此地之后，则散处在各个楼台，与有缘的净土莲友相聚。因为此地没有淫声美色的惑乱，胜解容易成就，不久之后，就能进升为净土中之人。」袁中道问：「不知兄长您生在何处？」

袁宏道说：「我往生净土的愿力虽然很深，但是情执染着的习气未除，刚开始化生于此边地一小段时间！现今已经居住在净土了。但是终究因为以前持戒不够严谨精进，因此只能在地面居住，不能与大菩萨们一起飞翔于广遍的虚空和七宝楼阁之间，仍需要再进一步修行。所幸我宿世生来智慧猛利，又曾经作《西方合论》，赞叹如来不可思议度化众生之力，感得飞行自在，可以游行于十方的诸佛刹土，十方诸佛说法，我皆得以前往恭听，此实在是殊胜啊！」接着宏道就牵着中道的手向上飞升，刹那之间就飞越了千万里。到了一个地方，光明照耀无所障碍，以琉璃为地，以七宝行树为界，皆散发栴檀吉祥的妙香，并且开着众多殊妙的华朵，皆是奇异珍宝的妙色。下方为众宝莲池，水波中激扬着自然微

妙的音声。池中众宝莲华，华叶皆散发出五色的光明。水池上隐隐约有高楼如丝带般回旋耸立，阁楼则有旁出的道路。到处皆有无量的乐器，演奏着种种的法音。

袁宏道说：『你所看到的，是极乐净土中依着地上而行之众生的依报世界。经过此地之后，则是法身大士居住的地方，其境界甚为美妙，胜过千万倍于此地，其神通变化也是千万倍于此地众生，我以慧力的缘故，得以游行于其间，但是不能够居住于彼地。再经过彼地则是十地、等觉菩萨所居住，其境界我就不得而知了。再经过十地、等觉的居住地则是妙觉如来所居住的地方，只有佛与佛才能究竟了知。』说完，又到另一个地方，没有墙壁，有栏楯，光明耀眼更胜于前。坐了一会儿，宏道又说：『我没有想到极乐世界快乐到这种程度，假使我前生时能够严持戒律，我的境界尚不止是如此而已。大体上来说在教理和戒律都精进严谨的人，往生的品位最高。其次是持戒严谨的人，往生最稳当。如果是只有教理而无持戒的人，大多为业力所牵，流入八部鬼神众去了，这种状况我所亲见到的有很多。

弟弟你的般若气分颇深，但是戒力定力甚少。如果只是体悟教理而不能生起戒定，此



是狂慧也。你回五浊恶世后，趁着色身仍然强健，要实修实悟，兼持往生净土的誓愿，勤行种种方便善巧、怜悯一切众生，不久之后当再相见。如果一不小心一人他途，则可怖可畏。如果不能持戒，有龙树菩萨的六斋法现在仍然存在，应当遵而行之。而杀戒尤其重要，希望你寄语其他一同学法的学人，没有说每天动刀杀生，口中贪食众生血肉滋味的人，而能够往生此极乐国土的。纵使说法如云如雨，又何益于事呢？我和你在空王劫时，生生世世为兄弟，乃至于在六道之中，也是如此。所幸我今日得生善地，我恐怕你会堕落，因此以方便神力，将你摄受至此地，但是净土与秽土相隔，不得久留于此。」

当时宏道与中道的兄长宗道已经命终，中道因此问其兄长投生之处。宏道说：「他往生的地方也很好，你以后自然就会知道。」说完之后宏道突然凌空而去。中道行走在水池上，顿时好像坠入水中，突然之间就醒过来了，中道因此自己把此事记述下来。在此之前袁宗道有个儿子叫袁登，年十三岁，得重病将命终，告诉宏道说：「我快死了！叔叔你要怎么才可救我呢？」宏道说：「你只要念佛，即得往生佛国，此五浊恶世，不足以留恋。」袁登于是合掌，称念阿弥陀佛，诸眷属都同声助念之。过一会儿，袁登微笑说：

『我见到一朵莲华，颜色微红。』才一会儿又说：『莲华渐渐变大，色彩鲜明实在是无与伦比。』接着又说：『佛来了，相好光明，充满了整个室内。』不久，呼吸急促，宗道说：『你只要称念「佛」字就可以了。』袁登称念佛字数声，然后合掌安然而往生。（明史 西方合论 白苏斋集 珂雪斋外集 猗园）

清 丁明登

丁明登，字剑虹，江苏江浦县人。丁明登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受三归依于云栖莲池大师，曾自号为『莲侣』居士。万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年）考取进士。因此担任泉州的推官，后来迁职治理衢州。丁明登所到之处，必定以佛法劝导他人。若遇到刑罚应处以责杖的人，丁明登就裁断以缴米的方式来代替其刑责，并将这些米供给在牢狱中的囚犯。到了夏天的月份，则整修牢狱中的房舍，又煮香薷给囚犯们喝以供消暑，并且发给他们葵叶制成的扇子。等到冬天的月份，则给他们辣椒和姜，并找医生来看生病的囚犯。每位囚犯都给他念珠一串，教化劝导他们念佛。

云栖莲池大师曾经称赞他自己在俗家时邻家的一位老人，平时在家常常念佛，后来临



命终时，老人与他的朋友一一辞别然后往生。丁明登因此绘画出老人一一辞别朋友而往生的图像，悬挂在书房中用来自我勉励。明思宗崇祯年间（西元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受菩萨戒。清世祖顺治二年（西元一六四五年）冬天，病重。十一月初一，自己准备疏文禀白佛陀，希望能够求生极乐净土，然后每日焚烧一炷疏文。到第十日，饮食仍如平常之时，虽是生病，但是面色带有红色的光泽。同时还一一地劝勉前来探视的亲戚好友，希望他们能修习净土法门，说完之后侧过身来，横卧就枕而往生。（净土晨钟）

清 黄翼圣

黄翼圣。字子羽，太仓（江苏）人。黄翼圣一向敬服云栖莲池大师的教诲，精进修习净土法门。于明思宗崇祯年间（西元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因荐举而担任官职，其官职为四川新都的知县，以慈悲德惠来治理人民。黄翼圣曾经于县堂供斋饭僧，亲自摆设饭匙及筷子，以钱财供养僧众，并且恭敬地礼拜。后来，张献忠等流寇侵犯四川而来到新都城，新都城上千位的僧人，因有感于黄翼圣的德泽，于是互相偕同入城，在城中称念佛号，夜半之时，念佛之声震动天地。流寇们都相互警戒不敢侵扰，于是寂静而撤退。后来，黄

翼圣因固守新城的功勋，而升迁调职到吉州（江西吉安县）。明朝灭亡之后，黄翼圣便弃官返回家乡，更加坚定地修习净土法门。

黄翼圣所居住的楼房其名为『莲蕊楼』，并自号『莲蕊居士』。他时常设斋供佛，且每日持念佛号数万声。后来，卧病在床满一个月，其家中四周的墙壁都张贴阿弥陀佛的圣像，并请晦山显公为他授菩萨戒。显公为他深入地讲说唯心净土的观法。因此黄翼圣说：『我的精神愈来愈振奋，誓愿愈来愈坚定，我自信往生西方净土是必然的事啊！』隔天早晨，显公即将辞别离去时，黄翼圣预知八天后必定往生，后来果然如期往生。（现果随录）

清·金光前、龚氏

金光前。清族正黄旗人（清代的户口编制，用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子加以区别）。起身于戎伍之间，平日若看见善事一定发心去做。并告诫一切士兵，不得随意杀人，不可奸淫任何一个妇女，不许掠夺任何一件财物，不准烧毁任何一间屋舍。金光前的妻子龚氏，也能识字诵经。清世祖顺治十年（西元一六五三年），随着军队出征到福建，取道经过杭州时，听闻具德和尚讲经说法于灵隐寺。金光前于是偕同妻子前往参访叩问，亲身蒙受具德



和尚的开示，从此以后一心念佛而有所得。

清世祖顺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年）夏天，返回北方之时，半途驻军于钱塘江的水边。金光前忽然现出病相，妻子龚氏准备为他延请医生。但金光前却阻止她说：『我以前曾经与你亲自去请教灵隐寺的具德和尚，而今正想作转身西方净土的打算，以求证明和尚所说的，还要医药作什么呢？』龚氏于是大笑说：『没有料想到夫君也修得此种境界。』于是就叫人制造两个棺木，并说道：『我与夫君您一起走，但是要稍晚一些，等到为您办完后事吧！』金光前听完这席话，即合掌而往生。龚氏派遣使者到灵隐寺，请求为他们两人点灯，并且嘱咐要供斋饭僧修习忏法。到第七天完毕后，摒除断绝一切的饮食，日夜不睡觉休息，专志一心地念佛。又经过七天，午后，龚氏看太阳很早就下山了，便靠着棺木而睡。一会儿，睡醒说：『时候到了！』然后端坐，念佛而往生。（果报闻见录）

论曰：『王公大臣要悟入佛道，是比居士还要难。急求功名的人，必定以进取执着为首要。而沉溺于安逸快乐的人，必然以寂静修行为苦事。若不是宿世种植的善因，并且坚

持自己纯正的誓愿，哪里有不于修行之事畏难而退的呢？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诸公，不舍世间的尘劳，而一同归心于西方净土，这可说是现宰官身而说法的人了！至于如柳宗元、白居易、苏东坡、赵子昂等诸位贤人，曾经赞叹归依佛道，净土的因地是具足。但是当临命终神识要脱离色身的时候，其感应的瑞相却很少听到。这实在是因为世智辩聪，而迷惑于种种的思想歧途之中；因为有贪爱执着，割舍不下而产生弊病。读书人的结习难改，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绝对是很难侥幸得以超脱生死的。往后的贤人君子，应当要知道引以为警戒。』



淨土聖賢錄卷八

往生居士第七

佛世 差摩竭

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城中，有位釋迦種族長者的兒子，名差摩竭。有一天，差摩竭走到佛陀居住的地方，稟白佛陀說：『菩薩修習何種道行，能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並且能够普遍具足三十二相。从一佛國，到另一佛國。臨命終時，其心不亂，所生不墮八難之處，而常能知道過去未來的事情。皆能成就一切諸法，周遍圓滿地了達一切事相。彻知一切法，而无所挂碍。信解并行于空性之中，而证得无生法忍。恒常以至诚心想要出家修行，而且不曾犯戒，不喜欢在家的俗务。』佛陀为他讲说菩萨忍辱布施等道行。最后说无我相无人相，一切诸法如幻如化等道理。此时差摩竭证得无生法忍，而五百位比丘，及五百位清淨信士、二十五位清淨信女，皆得住于不退转之地。其命终后，皆当往生西方无量寿佛的清淨国土。时常护持无数佛法，并教化成就一切人民，使他们证得不退转。

如是历经无量无边的恒河沙数劫，应当于此极乐净土，一生补处次第作佛。（菩萨生地经）

晋 阙公则

阙公则，赵国人。晋武帝时，居住在洛阳，其生活安闲喜悦放旷自在，平常持诵《正法华经》。阙公则往生后，他的朋友为他设置法会于洛阳白马寺。到了晚上读诵经典时，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大众仰起头来望见有一人，其身形容光明亮丽，并说道：『我是阙公则，已生西方极乐世界，与诸上善人，来此听经。』在殿堂中的人都看见此种景象。

有一位住在汲郡名卫士度的人，受教于阙公则门下，其母亲时常供斋饭僧。同一天即将中午时，忽然从空中降下一个钵，正好下落在卫母的面前。仔细审视其钵，正是阙公则平常所用的钵，并且有饭盈满其中，其香味充满整个厅堂，凡是吃到钵中饭的人，七天都不会感到饥饿。支道林曾经为之赞叹说：『伟大啊！阙公，享有无量无边的虚空法界，会人本具的灵性。其神识已往生西方的极乐净土，而其行迹应现于东土的京城。流连往返于广阔的天地间，既能宣流法音又有光明的身形。这哪里是只用一些赞颂的话，就能显示其不可思议的境界呢？』（大唐内典录 念佛三昧宝王论）



晉 張野

張野。字萊民，潯陽（江西九江）人。生性孝順父母友愛兄弟，並將田地屋宅全部都讓給弟弟。平日與其親屬九族一起同共甘苦。後來，州郡政府一再地向張野征官，但他并未答應。朝廷也任命他為『散騎常侍』（官名：出入宮中，常侍帝王左右），張野也不去就任。反而到廬山白蓮社，做慧遠大師的弟子。在東晉安帝義熙十四年（西元四一八年），與家人辭別後，進入房室中端坐而往生。時年六十九歲。（東林傳）

南朝劉宋 張詮

張詮。字秀實，是張野同族的子弟。張詮不僅具有高尚的情操，而且個性高潔閑適自在，平時愛好古典樂于學道。甚至荷鋤在田里工作的时候，也是携帶着經典而不離身。後來，朝廷以『散騎常侍』向張詮征官，但他不去就任。而後庾悅又荐舉他為潯陽（江西九江）的縣令，他也不答應。不久，張詮到廬山，依從慧遠大師，窮盡地研究佛經，因此精深而有所悟入。劉宋少帝景平元年（西元四二三年），張詮向着西方念佛，無疾而往生，

时年六十五岁。（东林传）

南朝刘宋 何昙远

何昙远。安徽庐江县人，刘宋御史中丞（东汉后称御史台，中丞为台长，专任弹劾。）何万寿的儿子。年少时即奉持佛法，并持菩萨戒。年十八岁，当他为父亲服丧之时，因哀痛伤身而得疾病。于是归心净土法门，请僧数人来家中，忏悔宿世的业障，时间愈久而更加虔诚。有一夜，读诵经典完毕后，众僧已经入睡，而何昙远忽然自己歌咏讽诵，僧人感到奇异而问他，他答说：『我见到阿弥陀佛，佛身放出黄金色的光明，有一丈多高，由西方而来，幢幡及莲华也跟着飘下来，充满整个虚空。佛和乐喜悦地微笑，并诏昙远我赶快去。』何昙远一向瘦弱，但此时却神色振奋高昂，取香华散洒于空中。到五更时忽然往生。房宅中充满着芬芳的香气，经数日才散去。（冥祥记）

南朝刘宋 魏世子

魏世子，梁郡（安徽合肥东北）人，出生时正当刘宋朝代。魏世子奉持佛法极为精





进，并引导诸位子女，修习净土法门。唯独妻子不信佛法。后来，他的女儿病死，七天后又再苏醒过来，即登上高座，持诵《无量寿经》。下座后告诉父亲说：『我去世后，便往生无量寿国。我及父亲兄长，于莲华池中各有大莲华，将来当生于净土之中。唯独母亲没有，我感到非常地悲伤，所以特别回来向您们报告。』说完话后就往生了。其母亲从此以后也跟着奉持佛法。（冥祥记）

梁 庾洗

庾洗。字彦宝，河南新野县人。精博通达经史纬书占卜之学，个性喜好安静简朴，特别钟爱山林泉水。平常只吃素食穿着简劣，也不修置田产事业，为人忍辱柔和，乐于实行利益众生之德惠。梁武帝年少时即与庾洗交往。等到后来梁武帝起兵争天下时，便安排庾洗为平西府记室（掌管书记之官），但庾洗不出来任官。而后梁武帝普通年间梁武帝就任皇帝后，再度诏请他为黄门侍郎，庾洗又推说生病而不去就职。

到了晚年，在屋宅内建立道场，六时礼忏，持诵《法华经》，每日一遍。有一天夜里，忽然见到一位修道人，自称是愿公，其容貌举止非常奇异，称呼庾洗为『上行先生』，并

拿香给他而离去。梁武帝中大通四年（西元五三二年）庾洗白天睡觉时，忽然惊醒过来说：『愿公又来，我不可久住。』说完后即往生。整间屋室都听闻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了。』时年七十八岁。（南史）

梁 高浩象

高浩象。山东东平县人。平日拒绝宾客而寂静地生活，每日持诵《无量寿经》，曾经于禅定中，乘坐红色的莲华，漂浮在白玉池上。刚开始并没有见到佛，于是即在莲华上，倾心仰望恭敬祈请，终于远远地望见阿弥陀佛的金容，其光辉四处映照。有一天晚上，忽然见到众菩萨来迎接，于是寂然而往生。（佛祖统纪）

隋 宋满

宋满。恒州（河北正定县）人，出生时正当隋朝。平日坚志修习净土法门。每次持念佛名，便以豆子计数，后来豆子念满三十石之后。便设斋供佛，此时有三位僧人到法会中乞食。僧人应供之后，突然香华布满空中，三位僧人飞腾而去。不久之后，宋满即面向西



方坐脫往生。(佛祖統紀)

唐 鄭牧卿

鄭牧卿。河南滎阳县人，全家都修习淨土法门。唐玄宗开元年间（西元七一三—七四一年），鄭牧卿病重，有人劝他吃鱼肉，鄭牧卿不答应。只是手里拿着香炉，一心一意要往生西方淨土。忽然之间闻到异香非常浓郁，接着就往生了。他的舅舅尚书苏颋，梦见有一朵宝莲华盛开，而鄭牧卿则坐在宝莲华上。（佛祖統紀）

唐 李知遙

李知遙。长安人。平日坚志淨土法门，以五会念佛，引导众人信受佛教。晚年生病，有一天忽然说：『和尚来了！』于是盥洗漱口更换衣服，并在炉中燃香，然后走出厅堂向着虚空顶礼。此时忽然听到空中说偈云：『报汝李知遙，功成果自招，引君生淨土，将尔上金桥。』李知遙即退后靠着床而坐，刹那之间安然而往生。此时异香满室，大众皆闻到异香。（淨土文）

宋 孙忠、二子

孙忠。明州（浙江）人。孙忠很早就仰慕西方净土，平日素食并且严持戒律。在府城的东边，建筑一间小庵，挖掘二个池塘，其中种植白色的莲华。然后，沿着池塘边建造楼阁，每月聚集大众而组成念佛会。孙忠曾经见到佛身显现于空中，急忙走出屋子，并呼唤他二个儿子来，一起礼拜，经过一段时间佛身才隐没，后代的人因此将其地取名为「驻佛巷」。

北宋哲宗元祐八年（西元一〇九三年），当时释可久已往生西方净土。过三天又回来，说：『我见到金台上标示孙忠的名字。』说完后，又往生了。此事经过很久之后，孙忠生病，请僧俗二众共百人组成念佛会。孙忠忽然仰起头注视虚空，然后合掌问讯，双手结手印，安然而往生。此时全城的人都听到天乐，闻到异香，渐渐地向西而隐没。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承继他的志向修习净土行业，后来都面向西方坐化往生。（佛祖统纪）



宋 左伸

左伸。天台（浙江）臨海人。依从神照法師受菩薩戒。後來，听闻大乘的法要，而豁然开悟。从此以后，严谨地奉持戒律，并恭造西方三圣之像，早晚虔诚地礼拜供养，发愿求生极乐净土。左伸一生持诵《法华经》共三千四百部、《金刚经》二万卷。宋哲宗绍圣二年（西元一〇九五年）秋天，生病，请他出家的儿子净圆，唱诵《法华经》的经题。不久，左伸梦见三位庄严雄伟的人，站立在江边的高地上，召唤左伸上船，然后突然快速地往西而行。左伸于是知道再过一段期间就可往生西方净土，因而请僧众诵持《阿弥陀经》。不久突然说：『我已见到佛光。』随即沐浴更衣，并告诫其家人不要哭泣，也不要靠近我的面前。然后端坐，结手印而往生。（法华持验记 佛祖统纪）

宋 孙良

孙良。钱塘人。平日隐居，阅读《大藏经》，尤其通达《华严经》的宗旨。曾经依止大智律师受菩萨戒。每日以诵念佛名万声为功课，历经二十年而不中断。有一天，忽然命

令家人，请僧人来唱念佛名，才经过半天，孙良望着虚空合掌，说：『阿弥陀世尊及菩萨，已经乘着莲华而降临。』说完后即退后端坐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贾纯仁

贾纯仁。湖州（浙江吴兴县）人。平日持长斋，修习净土法门。有一天，身现疾病，向着西方念佛，然后静坐而往生。当时，贾纯仁的头顶上有散发白光的圆相，并且异香满室。（佛祖统纪）

宋 范俨

范俨。仁和（杭州）人。平日饮食清简，不牵缠世俗的尘缘。曾经说：『人生只不过百年旅游漂泊的过客罢了！还有什么好贪求的呢？』范俨每日持诵《法华经》，并且亲手书写一部，以求生极乐净土。北宋徽宗大观年间（西元一一〇七—一一一〇年），有一天，忽然见到普贤菩萨乘着六牙白象，放金色光，并告诉他说：『你时常持诵《法华经》，念阿弥陀佛圣号，因而得生极乐净土，所以来通知你。』经过一夜之后，范俨面睹众圣垂

手接引，于是就座，恭敬合掌而往生。（佛祖統紀）

宋 孙怵、母龚氏

孙怵。钱塘人，号无净居士。平日闭门隐藏形迹，每天阅读《华严经》、《金刚经》等诸经典，并以净土法门为依归。其母亲龚氏修习净土法门，有一天突然生病，请清照律师为她说法，然后端坐而往生。不久之后，孙怵梦见见到了净土莲池，见到清照律师在他身边。而旁边有一人拿梵字帖给孙怵，他看不懂，那个人便说：『请你十二日来用斋。』当时正是十二月，等到约定的日期到了，孙怵忽然生病，有位僧人前来探病，想要为他祈祷。孙怵却说：『生死之事已定，何必祈祷呢？』随即通报清照律师说：『弟子要暂时与师父离别。』于是趺坐而坐并结手印，向着西方坐脱往生。隔天，清照律师前来，为他说法封龕，然后回到庵中，三天后清照律师也往生了。（佛祖統紀）

宋 唐世良

唐世良。浙江会稽人，严守戒律奉持佛法，每日都精勤地礼拜。老年时得疾，但是依

然不曾就枕而睡，曾经诵《阿弥陀经》十万部。有一天，告诉家人说：「佛来迎接我了！」说完之后即礼拜，然后坐着往生。当时有位修行人名宗利，住在道味山，夜里梦见西方的天空有异光，并且充满幢幡宝华及悦耳的天乐，空中有声音说：「唐世良已经归于极乐净土了！」（佛祖统纪）

宋 陆浚

陆浚。浙江钱塘人，年少时为官，经过很久一段时间之后，舍弃官职，参加西湖念佛会，以西方净土为归。每当在佛前忏悔时，无不声泪俱下。平日与友人相见，说到极乐净土的因缘殊胜，未曾不感慨而呜咽悲泣，只恐怕他自己此生不能得度，净业难以成就。临命终时，请圆净律师为他开示净土法门，讽诵《观无量寿佛经》到上品上生章，圆净律师告诉他说：「此时正好可去！」陆浚说：「众圣尚未到齐，且稍待一会儿！」于是起身走向竹床，面向西方端身正坐，顷刻之间即坐化往生。（佛祖统纪）

宋 王闾

王闾。字无功，明州（浙江）慈溪人。一再地考进士，但是都没中第，平日粗布为衣，饮食清简，到处遍参讲经的座席。晚年，专修念佛三昧，著作《净土自信录》，其自序说到：

『我佛的净土法门，如果以一言来统摄说明之，即是「以凡夫之身而获得不退之位」而已！何以故？在此土修行，圆教初信的菩萨，小乘初果的圣人，邪见三毒永不复起。此为断惑而启发悟人，初人圣人之流，隔生也不会失去其所证的境界，能够超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等四趣，不失人天之神。至于在凡夫地之中，虽然能够伏住无明之惑而有所悟的初心菩萨，一旦经过生死交关非常之变，则忘失其所修所证之境界。是故遇到逆缘，或者可能退失，仍然堕入痛苦恶道的也是有的。』

至于所谓的凡圣同居土，像西方极乐世界等，虽然具有三界，但是只有人天而无恶道。因此一切含识有情只要能够往生净土的，即能永远脱离四恶趣。而种种助缘都具足，寿命不可计量，纵使是最钝的根器，只要一生熏习修行，没有不证果的，哪里还有退失佛道的

事呢？诸佛如来赞叹净土的本意，不过就是此事。况且圆教根机而体悟佛道，此乃是最上乘的净土行业，如果能够加上愿力来引导之，即能登入上品。若是愚钝朴实之人，只要能够念佛发愿的，无不往生净土。呜呼！如果我们观察了解净土法门，则知道圣人并不曾放弃任何一位众生啊！而那些固守顽空的人，也仿效人家最上乘的无碍无修，生起障碍自己的心，断绝他人学习之路，可不哀哉！』

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西元一一四六年）四月丁卯日的夜里，忽然闻到异香满室，告诉他的弟子沙门思齐说：『此乃是我净业所感。』说完后即沐浴更衣，面向西方趺坐而往生。焚化其遗体，得到舍利子如小米大的有一百零八颗。（佛祖统纪 乐邦文类）

宋 王日休

王日休。字虚中，庐州（安徽合肥）人。南宋高宗年间（西元一一二七、一一六二）考取京城太学的进士，但是他却放弃而不就任官职。王日休精博贯通群经，而且训诂注解《六经》、《论语》、《孟子》的文义有数十万言，有一天突然全部将之舍弃。后来专修西方净业，过着粗衣淡饭的生活，每日以礼佛千拜为功课。曾经著作一书名为《龙舒净



土文》。上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屠夫、乞丐、僮仆奴婢、官署中的差役，以及优人艺妓等这些人，王日休都以淨土法门，劝勉引导他们归依佛门。《龙舒淨土文》的文章浅显且善于应用权巧譬喻，非常详实而恳切，就好像是父兄在教导子弟一般。王日休每天早晨起来礼佛，并祝祷发愿言：

『弟子王日休，谨为尽虚空界的一切众生，燃香恭敬礼拜尽虚空界一切诸佛，一切正法以及一切诸大菩萨、缘觉声闻圣众。希望能成就一切的善愿，救济拔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临命终时，一刹那间便见阿弥陀佛，证得无生法忍，具足六种神通。以此娑婆世界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由极乐世界来此间教化众生，渐渐使得南阎浮提、尽此娑婆世界乃至于十方无量无边世界，都转变为清淨极乐的世界。』又祝愿云：

『弟子王日休，为此南阎浮提无论大小巨细的一切众生，恭敬礼拜诸天、天帝、日月、后土及一切的神灵地祇。为这些众生感谢其覆载照临、生养卫护之恩。谨为这些众生，念南无释迦牟尼佛一百零八遍，以种下至高无上的善根。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百零八遍，以结无上的善缘。愿这些众生，常沐浴在诸佛伟大的恩泽下，欢喜相向，不相争相杀，不弱肉

强食也不互相欺凌。进修佛法，脱离苦海，而使南阎浮提变成极乐世界。」又祝愿云：

『弟子王日休，谨为尽虚空界一切众生，恭敬礼拜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及诸大声闻诸上善人。仰望诸圣贤们大慈大悲，怜悯忆念众生沉沦苦海，无有出期，因此特别展现神威，互相劝勉，而分身于此中国的国土中，教化众生，使众生不相争相杀，不相欺相凌。将此浇漓的恶世，转变为仁慈长寿。以及于南阎浮提、尽此娑婆世界及十方浊恶世界，能分身为国王大臣、文武百官以及庶民之长者，来教化众生同修佛道，脱离苦海。而使得中国乃至十方浊恶世界，都能变成清静的极乐世界。』又祝愿云：

『弟子王日休，身处于五浊恶世的罗网中，宿业深重，愿为以前所杀的众生、所吃的众生以及南阎浮提所杀所食的一切众生，每日诵念西方极乐世界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一百二十遍。仰望如来大慈大悲，藉着王日休所诵念如来的名号，一声一如来而度一众生。竭尽我所诵念的次数，而度一切众生，同生极乐世界。』其详细的内容，都记载于《净土文》中。



南宋孝宗乾道九年（西元一一七三年），住在江西廬陵，有一位名為李彥弼的人，患有疾病，病重將死，夢見有一位自稱是龍舒居士的人，告訴他說：『你起來吃白粥，你的病將會痊愈。你是否還記得闕仲雅曾經教你修行的捷徑？』李彥弼答說：『每日念佛不間斷。』李彥弼夢醒後，要了些粥來吃，吃完後疾病立刻就痊愈了。李彥弼在此之前就聽聞過王日休的名聲，于正月的时候，就命令諸子弟前往求受教化。諸子弟們不久之後回來說：『王日休即將往生的前三日，向道友辭行，勉勵他們要精進地修行淨業，並說他即將要走，不能再相見了。到了往生的那一天，王日休對徒弟學生們講經說法完後，禮佛念佛仍然如同平時。到了三更（夜十一至一時），忽然高聲稱念阿彌陀佛數聲後，大聲唱言：「佛來迎接我了！」說完便站立而往生。』

到了四月五日李彥弼生病，四月十九日時夢見王日休叫他吃白粥後病就痊愈了。後來，看見王日休的画像竟然與他夢境中的樣子相符合，於是為了感念他而雕刻一尊王日休的像，並記述其事迹而流傳遠近，從此以後只要是江西廬陵縣的人，大多都供奉王日休的像。宋度宗、宋恭帝年間（西元一二六五、一二七五年），呂元益重新刻印《淨土文》至《祝願

篇》时，在书版中获得舍利子三颗。吕元益的叔父将此事记载收录于《祝愿篇》的前面。

(乐邦文类 净土文)

宋 楼汾

楼汾。明州（浙江）人，其兄长楼宝洲，喜好研究佛教经典，常常与出家众谈论佛法，而楼汾则在旁边倾听，因此对佛教的信心越来越恳切。年二十二岁患病，于是一心一意立志要往生西方，并禀告父母说：『只要能够得生净土，就能见佛闻法，世间哪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事呢？』于是请僧讽颂《观无量寿佛经》，并设立佛像面对着卧床，楼汾对着佛像注视很久，然后说道：『我已身在西方了！』然后称念佛名，面向西方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张元祥

张元祥。长安人。平时就常常念佛从不中断。有一天，告诉家人说：『西方的圣人来到此地，等我吃完饭，便与他们一起到净土。』吃完饭，张元祥焚香面向西方，端坐

而往生。（佛祖統紀）

宋 元子平

元子平。不清楚他的出身。平日亲近京口的观音寺，念佛诵经。有一天，忽然听闻空中有天乐，于是面向西方坐化往生，异香经数日不散去。（佛祖统纪）

宋 姚约、僧景懿

姚约。湖州（浙江）仙潭人。专心钻研佛教经典，后来觉海友公兴办净业社，而实际上是由姚约处理净业社的事情。某天姚约忽然告诉友公说：『长久以来就厌恶这个充满忧苦、动荡不安的世间，再过几天我就要往生西方了，请师父您为我助念往生。』于是友公每天便为他诵念佛名。有一天，姚约自己就座而往生。不久，托梦给友公说：『弟子姚约已经往生净土了，这都是仗着师父您助念的力量。』友公问：『我想要跟随你游历西方，可以吗？』姚约答：『师父您世寿未尽，但寺院中的景懿法师应当会先来。』景懿法师是同一净业社的出家众，经过一个月景懿法师便往生了。（佛祖统纪）

宋 梅福

梅福。松江人。平日诵经持戒，一心系念西方净土。临命终前预知时至，于是断绝食物只有饮水，称念大势至菩萨圣号。到了第七天，梅福事先洗澡沐浴更换衣服，然后端坐告诉大众说：『大势至菩萨，现今来迎接我了！』才一说完便坐化往生。（佛祖统纪）

宋 胡嵩

胡嵩。湖州（浙江吴兴县）人。平时深信仰慕佛法，修诸功德。有一天夜里，忽然梦见佛告诉他说：『你可以建造房屋来迎请我。』胡嵩于是建造楼阁，用来供奉阿弥陀佛。临命终的晚上，忽然说：『阿弥陀佛放光照我！』说完后即往生。（佛祖统纪）

宋 陆伟

陆伟。钱塘人。本来是州吏，到了中年厌离俗世，勤修净业。后来，组成法华、华严二社，二个社各有一百多人，历经二十年便成为庞大的莲社。陆伟曾经亲笔书写《法华经》、《华严经》、《圆觉经》、《金刚经》及《金光明经》等诸经。有一天，自己更衣正身





端坐，唱念佛名而往生。（佛祖統紀）

宋 閻邦榮

閻邦榮。池州（安徽）青陽人。中年時，曾經遇到僧人勸他修行淨土法門，并持誦往生咒，閻邦榮因此斷絕葷腥血肉之食。從此以後，每天早上面向西方誦咒千遍，并率領家中男女一起同声持誦，如是修行達二十年之久。南宋光宗紹熙元年（西元一一九〇年）正月初一，閱讀《大般涅槃經》而感嘆地说：『人生只不过是夢幻罢了！我有什么可眷戀的呢？』三月初一，聞到異香芬芳濃厚，經過一日仍不消散。而他的兒子則夢見阿彌陀佛，放大光明，遍照整個屋子及厅堂，都呈金色。過了五日，早晨起來，按照平常課誦完畢之後，回頭向家人說道：『我今日要走了！慎勿來撓亂。』於是面向西方閉目，正身端坐。太陽剛過了正午之後，突然欣喜地站起來說：『我也去！』接着便起立行走數步，舒展雙手結手印，面帶微笑而站着往生。（乐邦文类）

宋 吴克己

吴克己。字复之，自号铠庵居士，居住在安徽的浦江。曾经以眼疾为苦，有人劝他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吴克己遵从而持念圣号，后来眼病痊愈，因此生起甚深信心。有一天，阅读《楞严经》到经中的「空生心内，犹云点太清」于是豁然开朗如启迷蒙。后来读《宗镜录》，经过一段时间，便有所领悟契入。曾著作《法华枢键》，回向极乐世界，曰：

『不读《法华经》，无以明了我心本自具足妙法。不生极乐世界，无以印证我心本自具足妙法。如来谆谆开示教诲，智者大师恳恳宏扬经典，佛陀与祖师的垂怜慈悲，并没有不同。』南宋孝宗乾道年间（西元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年），居住在苏州，与宝积实公共同组成莲社。后来，请工匠绘画十界九品图于正堂下两旁的屋子，一边是显示万法唯心，一边是指示往生西方的捷径之路。社友钟离松为此事作文记载之。南宋宁宗嘉定七年（西元一二一四年）冬天，吴克己往生于宝山，留下遗言，表示要以出家众的方式荼毗。世寿七十五岁。（佛祖统纪 乐邦文类）



元 陈君璋

陈君璋。浙江黄岩县人。出生于元朝。年四十岁时，一心皈依佛法。与妻叶氏一起诵《法华经》，并将持经功德回向求生极乐净土，如是历经二十年。后来陈君璋病得很重，叫他的儿子陈景星扶他坐起来，陈君璋说道：『我要回去了！』儿子问说：『回去何处呢？』陈君璋答：『没处去。』并且要求死后要用沙门火化的方法处理之。然后合掌称念阿弥陀佛而往生。（往生集）

元 王九莲、亡父

王九莲。不清楚他的出身，元朝时代的人。虔诚修行净土法门，并且依照经典作种种的观法。然而他夜里所梦见的佛，皆是肖像不是活佛。有一天，遇到僧人寂公，王九莲向他禀告梦境的事。寂公说：『这很容易啊！你能回忆起你先父的容貌吗？』王九莲答：『能。』又问：『梦见的容貌与生时有不同吗？』答：『没有不同。』寂公说：『佛本来就无相，只因众生心而有相。你想见佛，就以你先父作阿弥陀佛想，作眉间白毫放光想，作

面如真金想，作坐宝莲华想。经过一段时间观想成了，渐渐地就可以见到他的形体愈来愈高大，遍满整个虚空界，如此就能见到活佛了！』于是王九莲便如法修之，从此以后每次梦见先父，心里就认定他是佛。久而久之，梦境中他的父亲就引他坐在莲华上，为他解说佛法心要。王九莲因此心开悟解，于是更加精进修持。有一位与父亲同辈的马姓儒生，从远方客居回来，看见王九莲说：『某日，我患重病，被地府的冥吏所捉，历经诸地狱。正感到惶恐危急的时候，忽然有金光照身，光中有一人坐在莲华上，呼唤我的名字。仔细一看竟然是尊父。尊父命令冥吏送我回来，于是我便复活了。我实在不明白，尊父竟然修行到如此的境界！』王九莲于是告诉他原因。马姓儒生因此深受感化，也誓愿同修净业。（琅环记）

明 杨嘉祜

杨嘉祜。字邦华，吉安（江西）泰和县人，明神宗万历年间（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中秀才。年少时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后来，专心钻研佛教经典。年十三岁，持不杀戒，连跳蚤虱子等小动物也不敢伤害。到了二十多岁时，进入南京最高学府国子监。不



久疾病发作，梦中神游地狱，见到地藏王菩萨于冥阳殿。梦醒后即从事放生之业，且延请僧众诵经，唱念佛号。不久之后告诉众人说：『我将往生了！青色莲华出现在我前面，难道这不是往生的瑞相吗？』于是昼夜唱念佛号不曾间断。

命令侍者熄灭蜡烛，说道：『我常在光中，不需要蜡烛。』侍者问：『见到什么呢？』杨嘉祜答曰：『莲花绽开而有四种颜色。』再问：『是否见到阿弥陀佛？』答：『见到阿弥陀佛千丈身。』又问：『观世音菩萨呢？』答：『身与阿弥陀佛相同，唯独不见大势至菩萨！』说完后，忽然跳起来拈香说：『《阿弥陀经》的功德，不可说！不可说！我已得上品往生了！』说完之后寂然而逝。（往生集）

明 陈道民

陈道民。法名明觉，江苏吴江人。自幼就茹素。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西元一五四七年），皈依于祇园法师门下为其弟子，并受优婆塞戒。从此六时精进课诵，佛号不绝于口。明神宗万历十五年（西元一五八七年）九月，预知时至，便向诸道友辞行。十七日晚上，他的妻子正点灯在做纺织，陈道民突然向妻子拱手辞行。然后坐在床角上，将脱下来的鞋

子和袜子，用带子绑在一起，说：『明天早上用不着鞋袜了！』妻子急着呼唤其儿女们环绕在他身旁看顾。到了半夜，念佛的声音停止，随即安然往生。（猗园）

明 唐廷任

唐廷任。字体如，是金华（浙江）兰诸县的秀才。天性纯朴忠厚，具有躬亲孝友的德行。不久之后觉悟到世间无常，于是倾注所有的心力在修道。曾经参访云栖宏公，宏公教授他念佛三昧，于是更加努力修行，如是经十三年如一日。

年六十岁，正值十一月的早晨，告诉他的儿子们说：『新春十一日，我就要走了！』到了正月十一日，便盥洗漱口，整衣端坐，并结手印，口里称念佛号，面带微笑而往生。此事发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西元一六〇三年）。（往生集）

明 戈以安

戈以安。钱塘人。事奉云栖宏公为师，法名广泰。事亲至孝，喜好积行阴德。晚年奉佛非常虔诚。戈以安与僧人元素组成春、秋二社，为念佛会，并且诵念《华严经》。不久



之后，戈以安说：『我大限的日子已经迫近了！应当计划往生西方的事情。』于是闭关于一室，学习禅诵，朝夕不间断，并预先约定往生的日期。往生的前二日，其家人来探视他，家人感到非常地悲伤。而戈以安安慰他们说道：『有生必有灭，何必悲伤呢？我正聚精会神于往生西方净土，亲睹阿弥陀佛，请你们不要以情爱扰乱我的正念。』然后，请元素法师一起来唱念佛号。到了预知的日期便安然往生。（往生集）。

明 孙叔子

孙叔子。安庆（安徽）桐城县人。父亲镜吾居士，读云栖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时，喟然兴叹说：『至哉！心性的妙用，能够旋转天地乾坤，所谓的「十世古今，始终不离当念。」，指的就是念佛这个法门吧！』于是便铸造阿弥陀佛像，按照四十八愿来庄严其佛像，佛像完成后，送到云栖山，从莲池大师之处求得法名为广寓，执弟子之礼。孙叔子当年十二岁，也跟着父亲前往，于是受五戒，法名大玓。受完戒回来后，便断绝荤腥血肉之食，并放弃科举考试，修行念佛三昧，勤奋努力而不惜身命。

有一天，看见两位比丘手持莲华站立在他的面前说：『孺子善哉！一心净土。』又看

见化人，诵持《金刚经》一整天。后来突然惊喜地站起来说：『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皆来迎接我。』说完后，结金刚拳印，唱念阿弥陀佛数声，安然而往生。孙叔子曾著作《净土十二时歌》流传于世。他居住的屋内每年都生出灵芝，往生的那一年，所生产的灵芝有大如斗者，其色泽有的如金色，有的如红白而呈轮状。（往生集 云栖法汇）

明 郭大林

郭大林。汤阴（河南）人，长久以来都专志修行净业。年七十六岁时，有一天告诉他的儿子说：『明天中午我要去了！』后来无疾而往生。（往生集）

明 刘通志、李白斋

刘通志。顺天（北京）人。平时精进勤恳地持念佛名，年五十二岁生病，念佛反而更加恳切。其法侣李白斋已先往生。刘通志气绝后再度苏醒过来，告诉家人说：『白斋与我同生净土，已系好舟船等待我了。请替我更衣，并把念珠挂在我颈部。』家人于是依照他的吩咐去做，接着就安然往生。（往生集）



明 郝熙載

郝熙載。浙江錢塘的秀才。為人忠信不欺。晚年歸依于云栖大師的教化，法名為廣定。平時在家時即禪誦不斷。不久患病，有一天忽然抬起頭注視着窗外，並告訴兒子說：『今日已別有一番天地！』到了半夜又說：『佛坐蓮華台，出現在我的面前，我要往生了！』說完就安然往生。此事發生于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西元一六一一年）。（往生集）

明 杜居士

杜居士。不清楚他的名字，順天（河北）宛平縣人。隱居于西山瑞光寺旁邊的古齋堂中。三十年間專志念佛，與人見面時，只有合掌稱念佛號而已。後來預知時至，因此禮懺九日，每次誦到懺中懇切之語，就感動得流淚哽咽。往生前幾天開始絕食，每日只飲少許的水。禮懺完畢後，便坐化往生。往生後滿十天才人殮，其面貌顏色有如生前。當時有五色彩麗的雲彩盤繞在屋頂上，山中都流傳着他奇異的事跡。（往生集）

明 吴大恩

吴大恩。仁和（杭州市）人。生性仁慈喜好布施，体恤照顾孤苦贫穷的人，并且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因此乡里的人都非常称赞他。不久之后就皈依心佛法，晨夕诵经唱念佛号。有一日，辞别大众，正身端坐而往生，而其神色光明鲜丽，室内有芬芳的香气。此事发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西元一六一二年）。（往生集）

明 吴继勋

吴继勋。字用卿，江南徽州（安徽歙县）人。天性沉着坚毅，非常喜好修福行善。晚年修行净土法门，无论是持往生咒或唱念佛号，每日都有固定的功课。有一次，不小心失足堕入江河中，水中有东西支撑着他，漂流十里之后，突然跳跃起来而登上舟船，大众都认为非常神异。后来，背部长毒疮，依旧安然自如地持咒念佛。不久之后，安详正念地入寂往生。（往生集）

明 华居士

华居士。杭州江干人。为人敦厚纯朴毫无虚伪，不喜欢与人交游往来。中年时独处一室，不攀缘世俗之事，唯有勤勉不懈地念佛而已。临命终时，自知时至。自己更换衣服折叠寝具，用手整理衣冠，然后端坐，向众人辞别后往生。（往生集）

明 顾源

顾源。字清甫，号宝幢居士，应天府人，明世宗嘉靖年间（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的秀才。年少洒脱才华出众，工于诗书善于绘画。年纪到了四十岁，完全舍弃过去所学习的文艺，并且断绝一切酒肉。建筑一间小楼房，独自居住在其中，精进修行禅观。家人及女子，绝不与其见面。每天晚上五更（清晨四时左右）起来，敲击大木鱼，高声唱念阿弥陀佛。他的房舍旁边有一位屠夫，每天只要听到木鱼的声音，就起来杀猪。有一日，屠夫起来晚了，便嗔怒地责骂他的妻子，妻子告诉他说：『你没有听到那位修行人敲打木鱼吗？自己不知罪过，还要责骂我，这是什么道理？』屠夫突然楞住而说不出话，因而

将刀折断不再屠杀了，当时屠夫因此而转业的，有很多。

顾源与栖霞云谷禅师极为相识，共同组成西方社。有一天，憨山德清大师到栖霞寺，望见一位修行人，清闲安适如同一只高洁的孤鹤，于是接近看他，发现他的眼睛毫不转动，其自在解脱的样子就好像遗忘了这个世间一般。后来，憨山大师进入大殿之门，礼拜舍利塔，瞻仰礼拜很久，塔顶忽然显现五彩色的光明，其光芒呈红色，如同交错闪亮的珠宝。大师觉得很惊讶，而将此事告诉云谷禅师，云谷禅师说：『这是顾源居士正在作西方观。』没多久，顾源现出轻微的疾病，请名僧数人相对唱念佛号。一会儿，室内的人走过来，说：『满屋子都闻到莲华清新的香味。』大众皆惊喜，而顾源却安然如平时，然后缓缓地告诉僧人说：『我坐在莲华中已经半个多月，见阿弥陀佛的法身遍满虚空世界，世界皆呈金色。佛微笑着看着我并接引我，又以袈裟覆盖在我身上。我决定往生西方了！』儿子们伤心涕泣地请示说：『父亲您即将往生，我们怎么办呢？』顾源笑着说：『你说我是生呢？还是死呢？你难道没有观看过日出、日没吗？日升出于东方，而隐没于西方，但太阳果真隐没了吗？』于是定下往生的时间。时间一到，预先沐浴更衣，然后端坐而往生，



莲华芬芳的香气经过三日才停止。（慈山梦游集）

明 朱元正

朱元正。浙江海盐的秀才。平生有志于圣人之学，要求自己非常严格。六十多岁时，深入禅定而心中愉悦自适，于是居住在宅屋后面破旧的屋子中，从此闭关，不问家事。每日早晨诵《法华经》一卷，过了中午则静坐。有一次，他的学生陈则梁来拜访他，说道：「老师您的年纪已大，何妨稍微开缘酒禁呢？」朱元正答：「你认为我需要调养血气吗？却不知我于生死之事，已经能够了断了！」陈则梁听到这番话便竦然畏惧。当年的七月，朱元正告诉儿子说：「我在此无事，可以走了！」儿子问：「何处去？」答：「西方去！」儿子及孙子于是坚持挽留他。

到了十二月初一，突然现出小病，并且绝食，其家人慌张匆忙地准备人殓的用具。朱元正说：「不要慌忙，这是八天后半夜的事啊！」到了那一天，正身端坐好像要往生一样，又说：「我生平丝毫不曾亏欠人。今年的冬天，住在我们家后面的工人，为我整平后门的是一片地，目的是想等到明年元旦初一，方便让我老人家出关后行走，他的好意我尚未

回报。』因此取纸作诗来感谢此工人，然后寂然而往生。此时正好鸡鸣，朱元正预先告诫家人，临命终时勿令妇女进来，往生后过二、三个时辰才可进来，来的时候也不能哭。等到天亮，其眷属来到之后都哭了。朱元正又睁开眼睛并摇头，命令妇女离去，等她们全部离去后才闭上眼睛往生。（法华持验记事）

明 周廷璋

周廷璋。号楚峰，云南人。出生于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年间（约西元一五二一年左右），为人敦厚朴实。处理家计，从不核算钱财的多寡，若有多余的钱财，就布施给贫穷困苦的人。有人和他说话，他就以微笑来应对。有人和他开玩笑，或是恶骂羞辱他，他也只是笑笑而已。平时一心归向佛法，早晨起来，一定诵《金刚经》、《阿弥陀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诸经各一卷。平日常心满意足，自得其乐，并说道：『我不远离日常生活种种的事相，也不执着贪爱世间之事，如此而已。』

年八十七岁，在清明节时，到祖先的坟墓上向祖先辞别。回来后告诉他的妻子说：『我即将走了！阿弥陀佛已经来迎接，而且观世音、大势至两大菩萨也都来了！』不久之

后说：『观世音菩萨告诉我，要断绝荤食五天，然后就可往生西方。』于是每天只吃一碗粥和一盘菜。到往生的那一天，沐浴后戴上帽子，命令子弟诵七如来的名号，接着又诵经，诵完经后即端坐而往生。隔日，有香味发于他的遗体，面貌仍然栩栩如生。（金剛灵应录）

明 程见山

程见山。只知其字不知其名。天性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年少时从商，后来舍弃之，闲居在家。平日专精地研究佛法妙理，礼诵皆有一定的课程，虽然繁多但却不曾荒废。到了晚年更加寂静沉默，每日以禅观为功课。后来病危，家人正在慌张忙乱之时，程见山便说：『你们不要出声，我才可使心念清静澄澈，以往生西方为依归。我平时所祈愿的，今天终于能满我所愿了！』说完后就往生，年七十六岁。（刘子威禅悦小草）

明 张守约

张守约。浙江秀水县人。家境虽然贫苦但是喜好布施，倡导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广行利益众生之事，多得以致百千种来计算。一直到晚年，才全部谢绝世俗之事，过着一蔬一食

简朴的生活，每日诵念西方佛名。曾著作摹拟寒山诗三百首，激励劝发僧俗二众，皆以净土为依归。其诗云：

『净土这个伟大的法门，是阿弥陀佛弘深的愿力所成。千生万劫以来已经错过，今朝才识得它的殊胜。应当生起难遭难遇之想，慎勿又再一次的错失因缘。因为念佛求往生，只贵在于心念的专一。』

『心超物外，任意寄情这闲散虚妄的幻身；承受诸缘，随时歇息生平际遇中的是非顺逆。心中不染半点微尘，唯有忆念着这一声的佛号。性情要温文儒雅使之柔软如绵，心志要坚定不移令它正直如铁。如果还要坚持去作一些无益生死的事，终究不免如水底捞月一般毫无所得。』

『昨日入了莲社去，口里是佛心亦佛，今在俗世火宅中，事情也杂念更杂。若非宿世根器深，不免尘劳妄想扰，是以古往贤哲人，幽居山中修净业。』

『上品见佛速，下品见佛迟。虽有速迟异，终无退转时。参禅病者相，念佛贵断疑。实实有净土，实实有莲池。』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今眼前无多日，急办往生之盘纏，只怕犹恐来不及。横也任他横，直也任他直。安得闲工夫，与之分皂白。』

张守约的妻子陶氏，自从嫁给张守约之后，即课诵不断。有一天，张守约前往普陀山，礼拜观世音菩薩，而陶氏在家中告诉二位儿子说：『我平日参悟「是心作佛」，至今才悟到。娑婆之缘已尽，我要走了。』时间一到便端坐往生。隔天，张守约从普陀山回来，将她的遗体入殓，突然棺木上生出五朵青色的莲华。（拟寒山诗并序 往生集）

明 庄广还

庄广还。字复真，嘉兴（浙江）桐乡人。年少的时候学习儒家之学，后来改学医术。四十多岁时，颇为厌恶世俗尘事，于是从事养生之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得疾病，因而感叹地说：『我难道不能为天地间的一闲人吗？』于是建筑一个小庭园，在小园中叠土石，种植花草树木，并且在其中高声歌咏。有一天，看着花的绽开与凋落，因而悟到色身无常，于是摧毁小园，开始闭关坐禅，取《金刚经》等诸经来诵念之。

某天，出游至杭州，遇见一老翁，庄广还和他谈论学佛之事。老翁说：『你学佛，你

奉事的师父是谁呢？」答曰：「还没有师承的人。」老翁又说：「你没有读过柳宗元的《服气书》吗？」云栖山有一位莲池大师，就在此附近，何不前往师事之呢？」答曰：「好！」庄广还是徒步前往云栖山拜谒莲池大师。莲池大师教授他念佛的方法，庄广也因此依止大师受五戒。从云栖山回到家后，每日诵念阿弥陀佛五万声。不到半年，心中寂静澄澈毫无动乱。

年八十岁时，再度前往云栖山，受菩萨戒，回来后就一直居住在家中养老。庄广还平时忧虑其乡里的人不知正法，大多奉事邪教。于是阅读净土诸经论，择其精要之语，编为《净土资粮集》，用来引导众人使他们信服，乡里的人因此受到感化而信奉佛法。（净土资粮集）

明 鲍宗肇

鲍宗肇。字性泉，绍兴（浙江）山阴人。家族世代代信奉佛教。满二十岁以后，即断葷酒，能够背诵《法华经》、《楞严经》二经，每日一遍。他的父亲命他在嘉兴（浙江）卖纸，由于生气鲍宗肇降价卖出，因此处罚他跪在地上。经过一段时间才让他起来，此时



鲍宗肇已默默地背诵完《楞严经》了。

曾经跟随紫柏、散木等诸位老师一起学习佛法，到了晚年至诚皈依莲池大师，一心一意修行净业。并且致力研究《方山合论》、永明大师的《宗镜录》等诸书，因而信解通达智慧明利，鲍宗肇自号为「大鼓居士」，著有一书名为《天乐鸣空》。临命终时，嘱咐其子设斋，邀请法侣王季常等人及出家众数人前来，大家同声诵念西方阿弥陀佛圣号。到了午后太阳西下时，忽然合掌感谢大众说：「与诸君永别了！」于是坐化往生。（天乐鸣空集）

明 庄严

庄严。字平叔，松江华亭（今江苏松江）人。深入通达佛法大要，并引导诸同事们学佛。除了自己衣履穿着所需之外，有多余的钱财就将它们布施给他人。家中有一子一婿，平日看他总是淡泊安适的样子。庄严空闲的时候喜欢作诗及小词，所作的诗词都是清雅幽远而有韵味。曾经作一曲《满庭芳》云：

『六十余年，如片时春梦，醒来之时黄粱才刚熟而已！世间的浮华幻影，有甚么好风光？冷眼轻轻地看破，急忙翻身踏断情爱的纠缠束缚。儿孙的戏任他搬来演去，又何必必要

看到终场。到头来终究归于青山黄土，孤坟上只得茅草几把！残存不久的尘世俗务，根本不必再作什么计划商量。但随缘消遣，洗钵焚香，先把心思归于极乐，任意逍遥，享受于七宝行树的清凉。实在是令人感慨啊！当我从极乐净土回头望着娑婆之时，众生的业海正茫茫无际呢！』

明熹宗天启四年（西元一六二四年），往生于朋友胡子灏的庭园内。

昆山王弱生曾收录庄严所作的诗词，认为他数年间所见过的学道人之中，以庄严的诗词最为第一。（王弱生河渚集）

明 黄承惠

黄承惠。字元孚，杭州钱塘人。为人正直不阿、有操守气节，不与世俗合流，不会农产耕作之事。事奉大母（父亲的正室妻子）及自己的母亲，极为孝顺。平日乐善好施，邻居如果有人寒冷而无衣服穿，便脱下自己的衣服为他穿上；若是有没饭吃的人，便将自己口袋里的钱全部给他。妻子的弟弟闻启初，对黄承惠清苦的生活感到很讶异，便引导他前往云栖宏公居住的地方，以弟子礼拜见，宏公为他取法名为净明。黄承惠后来得吐血病，

历经三年，不但没有痊愈，反而更加严重。闻启初教他念佛，但黄承惠正陷于疾病的痛苦之中，而昏迷不醒。因此闻启初高声对他说：『等你双眼一闭命终之时，现今那个知道痛苦的，究竟落在何处呢？』黄承惠惊惧害怕地说：『那要怎么办？』闻启初说：『没有比念佛更好的。』黄承惠又说：『你教我念自性弥陀呢？抑是极乐弥陀呢？』闻启初说：『你认为有什么分别吗？』黄承惠由此突然有所省悟。

于是请慧文法师前来，设立佛像，并为他讲说净土因缘。黄承惠心中非常欢喜，于是请法师为他剃发，授沙弥戒。后来，将家属摒除在外，自己唱念佛号，且默默地转诵《妙法莲华经》七日，家人都闻到莲华的香味。黄承惠突然微笑说偈曰：

『一物不将来，一物不将去。高山顶上一轮秋，此是本来真实意。』

于是命令家人设斋供佛，然后请僧人唱念佛号。当读诵《云栖发愿文》，到文中的『阿弥陀佛，放光接引，垂手提携。』突然很欢喜地起坐，仔细地观看佛像，然后往生。（慈

山梦游集）

明 闻启初

闻启初。字子与，法名大晟。与黄承惠是同乡里的人，从小就时常生病，后来立志要出离生死的轮回。于是前往云栖山学习念佛法门。当莲池大师圆寂时，憨山清公前来吊祭，闻启初对清公作礼禀白说：『愿剃发出家为师父的弟子。』清公说：『佛性是不受四大的限制，毛发哪里能成为修行的执碍呢？更何况你双亲还在，所以尚不可以出家。』闻启初听完之后才不再要求剃度出家。

不久之后疾病发作，自己说：『我应当直往西方啊！疾病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等到病重之时，神志不清，不能自己提起正念，心中起大恐惧，于是急忙命家人请僧人来唱念佛号。如此过了一天，神志依然昏乱，闻启初再次惊觉说：『各人生死不同，不是他人所能救援的。』于是站起来盥沐穿衣，对着佛像焚香、燃臂供佛，并且至诚恳切哀苦忏悔，彻夜礼忏毫无懈怠。忏悔后回到座位时，神志转为安定，净土终于现前。于是剃发披上袈裟，向大众辞别而往生，憨山清公听到这件事，因而赞叹地说：『勇哉！闻生，可说是志气刚烈的大丈夫啊！』（憨山梦游集）

明 沈咸、沈宏

沈咸。字稚咸，吴江（江苏）人。年少时聪颖杰出，二十岁考取秀才。生性极为孝顺，后来父母相继辞世，沈咸因悲伤至极而形销骨立。有一天，偶然间看到《阿弥陀经》、《楞严经》等诸大乘经典，心中有所领悟。沈咸参访拜谒云栖大师回来后，就断除荤腥血肉之食，并退隐居住县城的水西庵，专修净土法门，每日诵念佛号五万声，不论寒暑不曾中断。沈咸后来又恭敬书写《楞严经》，以此功德用来拔度其母亲。

沈咸曾经与僧渊鉴，组成净土会，县城中的入大多遵从而受化度。有一天，忽然告诉他的媳妇说：『我世俗的尘缘已尽，承蒙西方净土弥陀佛来接引，我要随佛往生去了！』不久之后，面向西方端坐而往生。时为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西元一六一一年）。其儿子沈宏，也修行净业，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章梦易撰沈居士传）

明 朱鹭

朱鹭。字白民，是吴江县的秀才。少年时即有特别的才智。双亲逝世后，朱鹭放弃秀

才而学习长生术。后来参访云栖宏公，恭敬请求佛法之要，宏公圆寂后，朱鹭因此前往礼拜其舍利塔，而作偈颂曰：

『我以前初次拜谒莲池大师，曾向他询问参禅、念佛，是否可融通并行？大师随口回答说：「参禅、念佛如果是两种不同之事，那又何必融通它们作什么！」快哉！这一句妙语，令人心情通畅愉悦，我时时向人举起此话，向诸方遍传此理。念佛的人无尽，大师此话的意旨也是无尽。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莲池大师的广长舌也常活在世间。弟子以此短偈作供养，合掌于大师的舍利塔前。』

后来，与王在公一起游历径山，并辟建一小屋而居住，在其中阅读《大般若经》。晚年居住在苏州莲华峰下，与山僧一同修行念佛三昧，朱鹭自号『西空居士』。年八十岁作辞世偈，沐浴更衣后往生。（云栖法汇 吴江志 憨山梦游集）

明 吴瞻楼

吴瞻楼。不清楚他的名字，太仓（江苏）人。晚年，将家事托付给两个儿子，从此专志修行净土法门，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吴瞻楼每日持念佛号万声，并诵念《无量寿佛



经》、《阿弥陀经》及往生咒，兼作西方观，除此之外，不再混杂其他修行的方式。如此修行经十二年如一日。西方净土的圣境，累次地显现于其眼前。床前时常会涌现白色莲华，大如石臼，连小孩子也都看见。年七十多岁时，安然坐化往生。后来，其子孙成为学佛的世家。（现果随录）

明 吴鸣珙

吴鸣珙。字叔宝，太仓（江苏）人。家境一向富裕，喜好布施，但对佛法却不怎么通达。年六十多岁时，忽然向大众辞别然后沐浴，并延请隆福寺印初法师，前来授三皈五戒。吴鸣珙此时突然大声地呼叫：「出去！出去！」然后合掌而往生。一会儿，又睁开眼睛，告诉众人说：「我才发要永绝尘世的愿，勇猛称念阿弥陀佛，莲华世界忽然就已经现前。我自己反省平日也没修什么善事，竟然能获此殊胜的果报。我把这个因缘传语给诸位大德，你们各个都必须努力念佛啊！」说完后，要一盆水自己照面看，忽然恍然大悟：「今生吴叔宝，前生徐和尚。」又大声说：「快哉！」然后往生。此时异香突然散发于室内。（现果随录）

明 王醇

王醇。字先民，扬州人。曾经周遍游历吴、越一带的山水。参访一雨禅师，从之受优婆塞戒。并居住在山上，每日诵持《法华经》。后来回到扬州，居住于慈云庵，虔诚修行净土法门，并将居住之处题名为「宝蕊栖」。临命终时预知时至，结跏趺坐，请僧众环绕其旁，诵念佛名而往生。（王先民传）

明 陈至善

陈至善。字用拙，常熟（江苏）人。孩提的时候，只要听见祖母诵念佛号，马上就停止啼哭。后来进入学塾，读到《论语》文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于是入屋内问母亲说：「人死后归向何处？」母亲无法回答，所以把此问题告诉父亲，父亲说：「你的意思如何呢？」陈至善说：「想要了知生死，一定要先闻道吧！」父亲说：「此儿，他日必定悟入无生之法。」等到长大后，耳闻云栖大师之道风，心中极为仰慕，于是笃志修行净土法门，救度释放诸众生的生命。

当时有一位名为寂公的人，曾经受法于云栖大师，后来结茅屋于藤溪，陈至善为他募集资金，建造禅院。有一天，寂公梦见陈至善穿着出家众的黑海青披黄袈裟含笑向他告别，寂公醒来后，急忙奔走过来探视他，只看见陈至善正在诵念佛号，然后吉祥卧而往生。（常熟志）

清 张光纬

张光纬。字次民，江苏无锡人。十四岁时考取秀才。明朝灭亡后，张光纬放弃科举考试，在家教导学生。年五十多岁时，妻子与儿子全部都逝世，从此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因而一心钻研佛教经典，自号为『息庐居士』。张光纬奉行云栖大师的教化，其所著作的文章，都以净土为依归。每日课诵佛名数以万计，同时也观想佛像。每天晚上礼佛时，佛像两旁的灯竟然开花，有的如宝珠，有的如粟，有的如瓔珞，有的如鬘云。有一天晚上，左边的灯忽然现出莲花，有佛趺其上，具有庄严高大的金容，三十二种相好完全具备，经过一段时间，此景象才灭去。张光纬于是礼拜恳求，祈愿能再次得见。经过三天的晚上，左灯之上，出现佛站立之像；右灯之上，也涌现莲花，而佛斜坐在上面，他的家人都见到

此殊胜的景象。

后来，受优婆塞戒，其中尤其以戒杀为最重视的戒条，因此连一只蚊子一只蚂蚁，都非常小心地护念。晚年持长斋，祭祀祖先神明，都用蔬菜及水果。对饮食已不再挑剔拣择，如果有美味的食物，就拿去送给别人。不论是夏天或冬天都戴着一顶帽子，二十年间从不改变。

年七十三岁，自己预先订定临终处理的规制，往生后不受人吊祭、不立牌位、从往生到出殡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九天。自己认为不汲汲营求名利、不贪恋世间的一切，也没有嗔恚，如此安然自得等待往生而已。不久之后就往生了，曾经著作有《净土剩言》刻板印行于世，而其中以〈念佛说三篇〉，对学佛者而言更是殷勤恳切。其大略是说：

『经云：「执持名号，一心不乱。」所谓执持的意思是：好像可以把捉而不是可以用手把捉得到。也就是儒家所谓的「拳拳服膺」，朱熹则把它注解为「恭敬奉持」之义。「拳拳服膺而弗失」下的「弗失」，便是「不乱」的意思。儒家又说「顾諟」（看顾照理）：朱熹解释为常以眼光观照之，就是「观佛」之义，也是「不乱」的意思。』

口里誦念佛名，眼睛觀看佛像，耳朵又回过来听到自己所念的佛号，念佛之声从舌根宣流出来，禅味愉悦自己的心，鼻子闻到香气，如是念佛，运转六根还原为一心，怎么乱得起来呢？我现今念佛，作一切方便观想，自己观想此心，如清静的宝瓶，佛名如同谷子，逐字逐句的念佛就如谷子投入宝瓶中，就像整串连贯的宝珠落下。谷子本来就无尽而宝瓶也不会盈满，也不会放过任何一粒而让它抛向瓶外。忆念观想此瓶，其直径不满一寸，瓶中含藏三千大千世界，以及百亿微尘数的诸佛，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都安住在此宝瓶中。我也跟随着诸佛俱会一处，悠游快乐，这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处也！」又曰：

『石南和尚偈曰：「念佛切莫贪求要念得多，只要能够好好的念一百句而心不乱即可。虽然念了九十九声若有一念差错，前面用手执持念珠所计的数目都不算数。如是从一百句到一千句，从千句到万句如同成串的宝珠。如此一心念佛念到箭射不入刀不能侵，那么百万魔军自然都退败逃窜。」我向來念佛，也只是含糊笼统地念过。至今才知道须字字从心里出，反过来还须字字入心里去。每当念佛时，先要闭目端坐，凝神定虑，不可有一丝一

毫的杂乱心、急躁想要多念的有所求心、昏昧怠惰的心。然后开口出声念佛，务必令声从心发，心借着口念诵，气息调和声音和悦，不急不缓，字字分明，句句相续。如果分之则一字可作一句，连贯起来则百千句直如一句。如此绵绵密密，从一声以至千万声，自一刻以至于十二时，无断无续，不缺不漏。久而久之自然念到纯熟，华开见佛，到时自己就可验证，绝不欺人。』又云：

『念佛这个法门，必须兼作观想。应当闭目向着西方，正身端坐默默观想，观想神识与形体分离，神识直往西方飞去。然后逐渐看见树林，以及各种美丽的水鸟，以金绳为道路的境界，以七重栏楯交错罗列。依着次第在宝地上缓缓经行，七宝池中胜妙的莲华，散发各种香气的高台，以及由七宝组成的楼阁，上述的种种境界都一一展现在眼前。

观想阿弥陀佛就好像是在我面前，阿弥陀佛现出丈六的金身，观世音菩萨随侍于左，大势至菩萨则随侍于右，阿弥陀佛眉间的白毫放出光明，并垂手接引。我及清净大海众，都一同摄于阿弥陀佛的白毫光中，随着接引而上莲台，至诚恳切地顶礼佛足。此时忽然见到佛的金掌为我摩顶授记，甘露水遍洒全身，心中豁然开悟，获大安隐。慢慢地神识返回，



如出禪定的樣子。像這樣極樂世界中，每日神游一遍，則往生的路熟悉，臨命終時才不致于迷茫不知所往。愿以此告知各位念佛的人，要知道念佛要用心念，而不只是口念。若能如是人此念佛法門，則自然離佛不遠了。』（淨土剩言）

清 袁列星

袁列星。字垣三，江蘇 崑山 縣人。曾經客居在杭州 的西溪，因而自號西溪居士。十五歲時學習科舉之業。有一天，聽到外祖母誦持《金剛經》的無四相句，心中有所契入。之後，遇到悅山禪師，向禪師參究向上頓悟之道，於是每日更加精進用功。後來剛好遇到白嵩老人自雪峰來到崑山，袁列星再三叩問請益，突然言下洞明佛法之要，終於受到白嵩老人的印證。於是，袁列星的道風日漸遠播，隨機接引有緣眾生，智慧辯才無所障礙，除了提倡頓悟的一佛乘之外，同時還兼宏淨土法門。當時同輩的人喜好修習仙術，並且仰慕枯禪，大多不相信淨土法門。袁列星於是開曉他們，說：

『淨土法門圓通廣大，我向來是密修密証，不敢輕易告訴他人，並不是我秘藏而不言，實在是時機未到，恐怕言之無益罷了。淨土法門，是諸佛甚深的法藏，即使是二乘的聲聞、

辟支佛听闻到了，尚且不相信。实在是因为二乘的声闻、辟支佛，断了生死而安住在涅槃清净之处，又证得了神通妙用，所以不知道净土的大庄严海，是无分生死涅槃而处处现成。因此诸佛呵斥二乘人为邪道，说他们堕入无为坑，酖饮三昧酒。令人感叹的是现今修禅的人，尚未能修到涅槃清净二乘人的境界，便空腹高心（实无所得，心中却自视很高），未得说是已得，未证说是已证，于六根未动时，见到一个识神光影，就以为自己已经悟道，于是便如此鲁鲁莽莽、放荡任意地呵斥净土法门，真是可怜恼者！即使是大彻悟，摸着娘生的鼻孔本来面目，还能逃得出常寂光净土吗？那些未得言得、未证言证的禅者，又说：「知道明心见性这般事，其他的便拨向一边去。」禅宗大德密云老人说：「你要拨向哪一边，实在是痴人前不可说梦也！」古德又说：「现今修禅的人，以透过法身为最究竟之地，却不知透过法身后又怎么样呢？假使让你透过后还有什么消息（所得），也是病！」这实在是真实的语言，正是我们应当痛切省思的。而现今修禅的人，尚且逃不出微细的所知障，反而指修行净土法门的人是愚痴，这真是很无知迷惑啊！尽虚空有十法界，而净土是第一法界，所以是其他九法界共同的指归。



但要修行淨土法門者，以「人道」最為容易。因為地獄、餓鬼道的眾生，整日被眾苦煎熬逼迫，並不知道尚有佛名。即使是諸佛每日以威神的法力，清淨的光明，哀憐救護他們，但他們依然如盲如聾一般，沒有一點覺知。假如有的業報盡後心開悟解，一聞佛名，則地獄、餓鬼，立即變成清涼的法界！畜生癡迷不覺。阿修羅道嗔恨熾盛，所以很難親睹佛光。而最不肯修行淨土法門的人，莫過於天仙道了！那些仙道不是不知極樂淨土的美妙，只是他們已經證得神通妙用，可以飛騰變化，出入有無而自由自在，也能放現金光，幻化出諸菩薩的形像，幻化出種種莊嚴殊勝的資具，而以為極樂淨土之樂，不過也是如此而已。却不知道他們是墮入幻識之中，不知這些都是自己精氣神，團聚幻化而成。這正是我佛所呵斥的：不知道修習正覺，不知道修仙還不是無為究竟之道，業報盡了反而墮入惡道之中，指的就是這些天仙道的眾生啊！

我們的本性本來具足一切、一切現成，本可旋天轉地，不必等待刻意的安排，不凭借依靠他物，也不是用修煉而成的。若說要經過修煉而得的，都是魔說。我們前面所說的不生不灭，只有不生才会不灭。若修煉而成即是有生，有生就没有不灭的，所谓的元精元气

不出元神。元神者，是意识的别名。大丈夫要回复本来面目，正必须洗净神识，斩断命根。奈何反而修成一个神识，且愈来愈坚固的执持着，而难以断然拔除。时间一久，神识执持的力量半途衰败，有的天仙尚未到劫火来烧就已先报尽衰坏，纵然能够坚持牢固的，只要劫火一到，便与天地同归于尽。因为劫火不只破有形也能破无形的。千万不要自我安慰说：「吾道如虚空，永不能坏也。」要知道虚空也是神识所幻化出来的，只有无上的道眼才能照见看破。

况且，天仙幻现种种殊胜的境界，毕竟不是十分光明，也不十分正大。哪里能够如同位居净土一切的诸佛如来，一同共有光明而透彻遍照于一切处，如一切菩萨、声闻，一同共有光明而透彻遍照于一切处；如一切的水鸟、树林、花香音乐，一同共有光明而透彻遍照。能够于一毫端，建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妙法轮，这不是天仙法界所可以比拟于万分之一的。果真能深信极乐净土，而专心一意地修行，这就早已超过百亿天仙。假如还不能断除学仙之念，这就是不能明白大小的差别啊！因为净土法门，是一切圣贤所归宿的地方。能够得生极乐净土，则福慧双足，返回娑婆，遇仙度仙，遇魔度魔，遇人度人，遇鬼



度鬼，遇恩人則度恩人，遇仇人則度仇人，如此才是大丈夫之事。

你今天若決定深信修行淨土，必定永不退轉，極樂世界池中的蓮華，便已伸展枝葉吐露花蕊，一切諸佛的光明，充滿你的双眼；一切的法音，塞滿你的耳朵；一切深妙的經典，盈滿你的心中；一切妙香妙味，布滿你的口鼻。如是加被護念，沒有一丝毫遺露于你的六根之外，所有的勝境盡絕于你的心中，你便是一尊古佛了！哪有不天地盡歸的淨土，仙魔盡度于極樂的呢？』清聖祖康熙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二〇年）二月，袁列星往生于寶樹庵，時年六十二歲。其學生收集他所说的話，并編輯為《西溪居士集》。（西溪集）

清 皇甫士坊

皇甫士坊。字子儀，浙江錢塘人，家族世代行醫，年少時閱讀龍舒居士的《淨土文》突然惊惧震撼而心中有深切的省悟。士坊與思齊省庵大師為方外之交，因而專志修習淨土法門。平時喜作淨土詩，累积有一百多首。現今錄其特別精要的，一者云：

『大哉淨土門，至簡亦至易。持名愿往生，无人不果遂。但是因为凡夫的根器薄劣，因而辗转生出疑惑二心，自己疑惑：我长久以来的习气很深，宿世的业障太重，难以消

除。又思惟忧虑自己的念力微弱，所以极乐世界这种胜妙境界是不可能往生到达的。却不知道从无始劫以来，罪性本来就是虚伪不实的。只要能够持念佛名，则能速灭生死之罪。就如同清风吹拂扫荡云雾，如同灯光除灭黑暗迷昧。云雾和黑暗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只要能够令心空无所得，就能洗除心中旧有的尘垢。何况阿弥陀佛这个万德洪名，随机感应难可思议。就如同石头的性质本来是会沉下水中，但是若能得到舟船的承载则终不堕落海底。又如有人犯罪而受到官府刑罚，但是若蒙皇帝的恩准则能得到赦免庇护。佛力虽然奥妙而难以思议，而自我的力量也是很深妙奇特。不要说自己的念力微弱，只要有念力必定能够如意。念力比金石还坚固、比锋芒的刀刃还锐利。忆念西方则决定往生西方，一心念佛则阿弥陀佛必定会现前。先圣有句格言说：「匹夫难夺志。」就是在指此事。」另一首云：

『二乘人的知见偏空，执理而废事。于是说没有西方极乐净土，和「心净即是净土」的义理，不知自心与国土，非一也非二。一切的国土都是由心而显现，一心具足了种种清净和污秽的国土。极乐世界是心之清净所显现的，娑婆世界是心之污秽所产生的。倘若极乐是虚幻的，则娑婆也应当是不实在的。贪爱深重则生于娑婆世界，念力专一则自然往生



西方。淨穢既然由心而生，而我們所处的世界也是隨着心所變現出來的，譬如一轮明月，映入種種的水中。水如果清澈則月影自明，水若是污濁則月影晦昧。明月比喻為本來的真心，水比喻為世界。一心具含萬千的國土，莫作有無生滅的分別。究竟來說無實也無虛，事理也不可分開而互相對立。』又作《十二時頌》，頌云：

『天剛亮的寅時（凌晨三、五時），如同平常一樣在凌晨課誦佛名。只要以一刻間短暫的工夫乃至於念十聲的佛號，就能超越生死、跳出六道的沉淪。像這樣希有難得之法，實在是奧妙而難以論述。往生西方全以深信不疑為因，若能聽聞信受無所疑惑，便是累世以來被授記的人。日已出的卯時，朝露易失人易老。試着將親友仔細地回憶思索，眼前有多少已經埋葬於芳草之中呢？要修行，須趁早，一寸光陰無價寶。閑時不肯念彌陀，直待臨終空懊惱。日已高掛的辰時，人世間搬家遷居時，必定選擇好的鄰居。莫向人天求福報，壽終難免再沉淪。即使是生於忉利天，作轉輪王，暫時的快樂並不是真實究竟的。勸君念佛求生西方，永作逍遙自在人。』

太陽接近正中的巳時，接近吃飯的時候，處處炊烟升起。個人吃飯個人飽，自己修持

自己了生死。念佛要如同孩子忆念着娘，母亲忆念着孩子，念佛的工夫到底全在于自己的用心。只要愿意舍弃这个身心而面睹阿弥陀佛大愿王，即使是十万亿国土也近如咫尺。日影开始偏南的午时，佛日当空，众生的眼睛却看不见。往生西方这一条宽广的直路很少人行走，反而向着遥不可及的生死长途忍受着辛苦。不用谈禅，也不必挥扫烦恼尘垢，只要念念阿弥陀佛、心中常能作主。虽然色身尚未出离娑婆世界，但心神已经栖息在莲华的净土中。

日正焰的未时，和六根毒蛇共处在一室，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怖。出没此阎浮世界已经是无量次了，历经多生还是无法辨别善恶是非。猛回头，洗涤尘垢的心腹，人命无常不须避讳。常将死字挂在眉，才会觉得往生西方有滋味。太阳还光明的申时，叹息人身似转轮。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不要错过，切莫因循，有多少人变成戴角及披鳞的众生。即使是千佛慈悲也难救度，尘沙劫数自己仍在沉沦。

日落的酉时，太阳返照的余光不长久。怎能笑愚人只顾目前，而你自己的生死大事你是不是知道呢？臭钱财，闲茶酒，骗得凡夫终日走。奔波匆忙而无暇念阿弥陀佛，等到腊



月到來時却束手無策。黃昏的戌時，一盞孤燈照明了暗室。上床別了鞋和襪，睡着后心志迷茫黑暗如漆。感叹人身，容易失去，要出輪回須念佛。无边罪障一時消，佛光皎似千輪日。

人聲已定的亥時，富貴功名不常在。枕上黃粱夢未醒，痴情猶自忧千載。稍微的因循，就成了懈怠，一息不來就要無量劫的悔恨。辜負西方阿彌陀佛大慈悲父，遙垂着金臂等待接引我們，如大海般的恩德。夜半的子時，淨土和秽土相形比較而分出彼此。若不是受到娑婆痛苦的折磨，誰肯灰心而厌離生死輪回？既已厌離娑婆，要知道栖止安身的地方，黃金為地的西方淨土即是其樂無比的究竟歸宿。眼前的煩惱究竟是誰而來，要知道這都是促使你整裝求生西方的使者。鷄鳴的丑時，你若是祈愿往生又有誰能阻止。煩惱場中正好修行，念佛需教心口相應。離是非，無可否，凡事隨緣我有什么可求的呢？但看蓮華不生于陆地，結根偏偏在污秽的泥中而長成蓮藕。』后来，不清楚皇甫士坊的去向。（儒齋淨土詩）

清 罗允枚

罗允枚。太仓（江苏）人。有一天夜里他的父亲梦见一位僧人要求寄居，第二天早上，罗允枚就出生了。到四、五岁时，还能回忆前生之事。有一天绕着柱子走，突然头晕跌倒在地上，从此以后丧失所记忆的前生之事。年纪稍长，因为多病而放弃科举考试。后来去参访槃岩老人，了达彻悟向上顿悟的心法，最后又回心归向于净土法门。清圣祖康熙四十年（西元一七〇一年）秋天，得病而且危急，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说：『胜莲居士，还有十二年的寿命。』不久，病很快就痊愈了，因此自号为『胜莲』。当时州里的人很少知道要修习净土法门，罗允枚首先提倡建立念佛社有三、四处，当地净土宗的道风因此而大振。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西元一七一三年）秋天，病又复发，家人为他担忧，但罗允枚却一点也不在意。

某一天夜里，罗允枚梦见天神告诉他说：『因为你劝人修习净土法门，其功德很大，现在再延长你的寿命吧！』罗允枚生性慈悲善良，凡是放生、育婴以及赈饥等诸善事，都很乐意去促成。年七十一岁，那年的六月二日，罗允枚到处去辞别亲友说：『我将于初六



辞世。』到了那一天，自己沐浴然后正身端坐，说偈颂曰：『七十一年，拖着皮袋。今日撒下，何等自在。』说完偈颂后便寂静不动。不久，其家人哭泣呼唤不已，罗允枚突然睁开眼睛说：『连累我还要再晚七天往生。』十四日早晨起来说：『今日我一定要走了！尽速请乾行长老及道友某某，来助我念佛。』大众到齐后，唱念佛名，到了辰刻（早上七、九时）忽然坐直起来说：『观世音菩萨来了！』于是合掌向着西方，称念佛号而往生。

（周安士文稿）

清 周梦颜、王孟邻、余鹤亭

周梦颜。一名思仁，字安士，江苏昆山县的秀才。周梦颜博通经藏，深信净土法门，自号怀西居士。周梦颜认为众生之所以造无量罪，皆是由淫、杀二业占多半的原因，因此著作有关戒杀及戒淫二本书，其戒杀一书名为《万善先资》，其书中的言词大多恳切深痛。自己说他每经过一切神庙，必定祝愿说：『唯愿尊神，发出世心，不要接受血腥的食物，一心常念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思仁自今日二十四岁起，直至寿尽，中间若杀一小鱼虾，乃至于我家中眷属，若有一人伤一蚂蚁，唯愿尊神纠正或是诛杀，并且以迅雷击碎

我所著作的书版。思仁自从今日二十四岁起，直至寿尽，临着江河见到鱼族，仰面见到鸟禽，若是不想救度他们，反而萌起杀机，也同此誓愿。思仁自从今日二十四岁起，直至寿尽，若在梦寐中，见人杀生，而不能至心称念佛的圣号，发救度心，反而欢喜赞成其杀生之事，也同此誓愿。』

其戒淫一书名为《欲海回狂》。劝导一切贪淫之人，先观想处胎如狱，了解住胎的种种痛苦，是为止息淫欲的第一个方便观想。其次观想此色身，诸虫繁多相互聚集，宛转游行，噬食人的脑髓，是为最初开示不净观的方便观想。其次观想男女脓血涕唾，身中充满浊恶污秽，犹如恶臭的厕所，糞秽之物到处都是，是为止息淫欲的方便观想。其次观想死人僵直地仰卧，遗体冰寒彻骨，黄色的脓水流出，臭不可闻，遍体生虫，处处钻咬啮食，使得皮肉渐尽，而其骨节纵横交错可见，乃至坟墓破损而枯骨露出，人和野兽在其上践踏，而我此色身，最后也是如此。其次持诵《法华经》所说的因缘法，生相及灭相，与不生不灭之实相，是为断除淫欲穷究根源的方便。

接着观想自身在极乐世界，七宝池内的莲华苞中，莲华绽开而亲见阿弥陀佛坐在宝莲



華上，及诸种种庄严的瑞相，也见到自身礼拜供养阿弥陀佛。作此观想时，则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永远摆脱淫欲的陷阱，是为究竟解脱的方便观想。周梦颜曾经编辑《西归直指》四卷。清高宗乾隆四年（西元一七三九年）正月，与家人诀别说道：『我将要往生西方净土。』家人为他准备熏香的热水要让他沐浴，他推辞说：『我以熏香的热水沐浴已经很久了。』然后在谈笑之中而往生，此时异香充满于室中，时年八十四岁。

最初有一位名为王孟邻的人，与周梦颜有交往，那年十一月初一，王孟邻告诉周梦颜说：『十七日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我将要往生。』到了十六日王孟邻问周梦颜说：『如何才能决定往生极乐净土呢？』周梦颜答：『应当于念佛时，发四宏誓愿，则净因坚固，决不退转。』王孟邻也认为是如此。十七日，王孟邻念佛坐化而往生，其容貌颜色不变。又有另一位名为余鹤亭的人，看到周梦颜所著作的书，感到很喜悦，因此便问他往生的要诀，周梦颜为他指示法要，余鹤亭于是欢喜奉行。不久，余鹤亭到处与亲友辞别，遗留偈颂而往生。（欲海回狂 万善先资 安士文稿）

清 沈中旭

沈中旭。字启白，江苏吴县人，年少时个性豪放不拘小节，热心拯救他人的危难。后来以医术而闻名于世，并且更加喜好布施。若是遇到穷人便不拿药钱，有时反而还给他钱财米粮。二十五岁丧偶后，便不再娶妻，从此更加虔诚修习净土法门。凡是走过的僧坊、街头、桥下，都写上西方阿弥陀佛的洪名，以及警策之语，劝人念佛修行。遇到病重危急的人，沈中旭则忧愁并皱眉说：『业障深重啊！我的力量不能救你，实在是无可奈何。』病人于是哭泣流泪，坚持请他医治，沈中旭便说：『没办法了，一定要念佛才行。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若能至心称念一声的人，则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你能相信吗？』病人即唯唯称是。沈中旭又问：『你能念佛否？』病人又赶紧称能。沈中旭说：『果真如此，你的病就可治了。』然后才下药，往往有奇妙的效验，因此跟着他信佛的人很多。

沈中旭七十多岁时生病，他向过继的儿子交代：『凡是轮到守门的人，不要随便让别人进来探望。所以沈中旭往生时，没有人知道其情况如何。然而现今城西的人，只要谈论起数十年来的在家居士中，修习净土法门的人，一定称颂公推沈中旭为第一。』（二林居后集）

清 楊廣文

楊廣文。字道原，江蘇吳縣人。年少即喪父，不娶妻，一心回向淨土法門。有一年鬧飢荒，路旁有被遺棄的小孩，楊廣文就收養他，等小孩長大到十幾歲時，就請他自行離去獨立。門外如果有乞丐，楊廣文就教乞丐唱念佛名，乞丐若肯念佛就給他錢，因此乞丐一個一個接踵而來。楊廣文時常告訴眾人說：『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只此八個字，即是无上法門，更無他說。』清高宗乾隆三十五年（西元一七七〇年）生病，其友沈炳前往探視他，只見到他唱念佛名不絕于口，隔天就往生了。時年六十多歲。（二林居后集）

清 顧天瑞、陸氏、俞氏

顧天瑞。蘇州城西大村人。中年時，持長齋，並設立念佛會。其妻陸氏，也持長齋，每日誦念佛名非常虔誠。陸氏年六十三歲時，患輕微的疾病，預先知道自己即將壽終，於是沐浴更衣，然後就寢。她的兄嫂俞氏，住在別間房屋，忽然聽到陸氏從遠處傳來話說：『我先去，兄嫂您以后也要來才好。』俞氏便急忙派遣兒子前往探視，陸氏已經往生了。俞

氏因此也持长斋，并且修习净土法门，历经半年后，无疾而往生。而顾天瑞于数年后，辞别诸亲好友，沐浴更衣，唱念佛名，也是无疾而往生。此事发生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五年（西元一七七〇年）。（二林居后集）

清 姜见龙

姜见龙。字元标，江苏吴县人。曾经提倡设置免费提供贫民埋葬的义冢，以埋葬许多暴露于外的尸骨。有一年饥荒，捐献钱财以赈灾，家道于是中衰，后来学习眼科来养活生计。姜见龙最初喜好长生术，有一天晚上，梦见自己到了一个地方，山势高险山谷幽深，阴风吹来飒飒作声，因此急忙寻找出路。行走数里后，忽然重见天日，有许多幢幡遮蔽了天空，并且见到七宝的轿子中有一人跌坐，身黄金色。姜见龙于是请示他说：『我因宿世罪障，误入险途，希望你能救援我。』轿中人说：『你能发愿吗？』姜见龙叩头说：『愿从今日，作佛家奴。』轿中人说：『很好！明日将有比丘教导你修行，慎勿错过。』才一说完，所见的景象突然消失。等到天亮，果然有一位僧人叩门而入，并对他说：『修行最重要的，莫过于念佛。能念佛的人，决定往生西方净土。能念佛的人，可以证得不退转。』



能念佛的人，很快就能成就正覺。」姜见龙听完这席话后非常高兴，于是每日持念佛名一万多声，念佛的声音响彻村里街巷。

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西元一七七八年）八月，现出轻微的疾病，姜见龙告诉他的儿子们说：『我一心一意只求往生西方淨土，没有其他的贪恋了。』八月十五日，书写偈颂曰：『脱却五浊苦，往生极乐土。七宝莲胎圆，一念成正果。』隔天接近中午时，寂然而往生，时年七十五岁。（姜昆成述）

清 沈炳

沈炳。字敬孚，长洲（江苏）人。年十五岁时，得气喘病，过了三十岁后病情加重，因此发出世之心，持念佛名颇为恳切。到了五十岁，病情更加严重，从正月至五月，仅剩下一息相续而已，于是发愿要持长斋。他的朋友杨广文前往探病，劝他持诵《金刚经》，扶他起来，教他读诵，一直到读完整卷。杨广文停留三天后，增加每天持诵的次数到三遍，如此经过半个月，病就痊愈了。从此以后每日以持诵三遍的《金刚经》为常轨，并持念佛名从不间断。夜里则静坐，直到早晨，喘病因此消除，但身体却稍微驼背。如是经过五年，

有一天晚上，夜里正在静坐之时，沈炳自誓不取正觉，终不休歇。脊梁突然有振动的声音，背部顿时挺直竖立如平常人。

不久之后，受五戒于旅亭会公。沈炳常说道：「世间万法，生灭不停，唯有一句阿弥陀佛，是大休歇处。」又自己说：「念佛工夫，尤其是在病中更得力。在诸苦煎熬之时，唯独一念阿弥陀佛清楚明白，不曾打失！」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西元一七八一年）十一月，得轻微的疾病数日。到了月底，早晨起来，盥洗沐浴完之后，喘得很厉害，转身向着西方，结跏念佛，他的妻子当时正在旁边，于是叫她离开。不久之后就寂静无念佛之声，仔细一看他已经坐化往生了。沈炳留下遗言，要以坐龕入殓，并且要用茶毗火化的方法。沈炳之妻也持长斋，修习净土法门，后来出家为比丘尼。（二林居后集）

清 王恭

王恭。字礼言，太仓（江苏）人。为人安闲淡泊，少求寡欲。年少时即放弃科举之业，平日喜好作诗。他所居住的南园，是以前宗族老文肃公的别墅，其园中的竹林木石萧瑟凄凉，王恭时常偕同好友，在其中品酒吟诗安然自得。五十多岁时，停止作诗从此不

为，并开始持长斋，修习净土法门，自号为破有居士。有一天夜里，王恭梦见游历极乐净土，醒来后作诗来说明当时所见的情景，诗说：『无多些子没商量，梦入莲邦大歇场。诸上善人谈法性，各天帝释雨华香。鸟音树乐无停响，珠阁金台尽放光。咫尺仙源曾不隔，莫教迷路叹渔郎。』又说：『雪山老子（释迦牟尼佛）最多情，指点归家路甚明。不住直须这里住，无生恰好个中生。投将种后芽旋发，培得根来果自成。领取台山蓦直去，何劳万里访蓬瀛。』当时王恭已经七十二岁了。

隔年夏天，王恭卧病于南园的潭影轩，轩前有莲池，但莲华尚未绽放。只有一朵莲蕊依着崖石旁边，独对王恭的床榻而开，其色泽鲜丽美好。开满二日后，王恭如平时时课诵佛名，然后双手结印而往生，那朵莲华也跟着枯萎了。此时是清高宗乾隆四十七年（西元一七八二年）五月八日。没多久，刘河地方的人有以乱童降神的，王恭的儿子王冲前往叩问，乱童写大字说：『我就是破有主人。』王冲问：『公居于何处？』答：『很幸运地登于极乐世界。』又问：『是否很忆念家呢？』答：『有什么思念？有什么好忧虑的呢？』问起家中的事，则答：『南无佛。』坚持再问，又写：『南无佛。』如此三遍才寂静下来。

(顾成志、许培秀述)

论曰：『我年少时听到生死轮回六道往返之说，常常自己悲叹流浪于五浊恶世，心中惆怅好像无所依靠的样子。年纪稍长，看到庾彦宝、王日休等诸公的行迹，放弃世间的荣华富贵，一心往生西方净土，实在是很仰慕他们。人生百年只是刹那的时间而已！对于身家妻子的筹量谋度日加坚执，悲欢得失荣辱的日子一日日的消失，而死亡早已随后而渐渐到来了。古人说念佛这个法门，对居士们来说尤其特别重要。置身烈火之中，浸心烦恼之海，一口气若是不来，则铁床铜柱随之而至。若不仰赖佛力，如何能抵抗这些业力呢？如果有阅览前述诸位君子的遗迹，而能奋然兴起立志修行的人，都将是莲胎的骨肉啊！我愿意策励自己跟随在他们的后面。』



淨土聖賢錄卷九

往生雜流第八

唐 張鍾馗

張鍾馗。唐朝人，居住在長安，以殺雞為業。臨命終時，看見一位穿粉紅衣服的人趕着雞群來到他面前，並且大聲叫說：『啄！啄！』群雞就往張鍾馗的身上啄，使得他的雙眼血流不止，痛不可忍。當時有位僧人宏道，見到此情景，於是替他設立佛像，並勸他念佛。張鍾馗依教奉行持念佛名後，忽然覺得香氣滿室，雞群也跟着散去，隨即就端坐而往生。（佛祖統紀）

唐 張善和

張善和。也是唐朝人，以殺牛為業。臨命終時，看見數十頭牛，作人的聲音說：『你殺我。』張善和告訴他的妻子：『趕快迎請僧人為我念佛。』僧人來到後，對張善和說：

『佛经上说，若有众生作不善业，应堕恶道，如果能以至诚心具足十念称念阿弥陀佛的人，则能除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张善和说：『地狱已经快到了，来不及拿香炉了！』说着即以左手举火，右手拈香，向着西方大声念佛。还念不到十声，张善和急速地说：『佛来了！已给我莲华宝座。』才一说完就往生了。（佛祖统纪）

宋 金奭

金奭。不清楚他的出身，以捕鱼为业。后来改行，并断绝荤腥血肉之食，每天持念佛名万声从不中断。有一天，金奭忽然告诉家人说：『我看见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菩萨都来了！我将要往生极乐净土！』隔天，又说：『有金色莲华来迎接我。』然后烧香供佛，安详地坐着，以双手结印而往生。此时，天乐鸣空异香满室，过了一整天都尚未散去。此事发生于北宋徽宗政和六年（西元一一一六年）。（净土文）

宋 冯珉

冯珉。浙江上虞县人，年少时以到处射猎为业，当时有一条巨蛇，为乡民的祸患，冯

珉于是將蛇杀死。由于忧虑蛇会来怨害他，因此皈心佛法，并回向往生西方淨土。冯珉一心修行忏法，誦念佛名，如此过了十年。有一天晚上，请莲友数人，一起持誦《阿弥陀经》，唱念佛号，接着又持誦《普贤忏罪往生偈》之后，即端坐合掌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吴琼

吴琼。不清楚他的出身。以前曾出家为僧，不久之后还俗，作厨师。每当切肉时，口中即不断地称念佛名。吴琼时常教村中的人誦经、修习忏法，持念阿弥陀佛名号。后来眼眶长瘤，其形状大如鸡蛋，心中感到惶恐惊悚。于是吩咐妻儿，为他建造一间草庵，在其中日夜焚香修道。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西元一一五三年）秋天，告诉村中的人说：『我明天晚上戌时（晚七、九点）就要走了。』村中的人都笑他。第二天晚上，吴琼向莲友们说：『时间到了，你们可以来念佛相助。』又将布衫典当买酒，喝完之后，即写偈颂曰：『把盞空空，问甚禅宗。今日珍重，明月清风。』然后正身端坐，合掌称念佛名，此时吴琼忽然大声说：『佛来了！』说完随即坐化往生。（淨土文）

宋 李彦通

李彦通。会稽（浙江）人，从事打铁的工作。后来，偶然参加县城中的念佛会，顿时悟到身世无常，而归心极乐净土。有一天，突然生病，说道：『我梦到游历极乐净土，看见两扇门的门臼深锁，正好遇到宗利法师开门引入，因而见到楼阁中的阿弥陀佛与二大菩萨，我即将往西方去了！』于是请晞经、道果二位僧人，到卧榻前策励激发他坚持净土法门。并且命令全家一起诵念佛号，后来面向西方端坐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黄生

黄生。潭州（湖南长沙市）人，以打铁为生，每次打铁时，口里则不停地称念阿弥陀佛。有一日，黄生亲口诵出一首偈颂，请邻居帮他书写，颂曰：『叮叮铛铛，久炼成钢，太平将近，我往西方。』又说：『我去后，可以将此颂流布，广劝人念佛。』说完后随即往生。（佛祖统纪）

宋 徐六公

徐六公。浙江嘉興的農夫，長年持齋念佛，並設置佛像以瞻仰頂禮，如是修行四十年，屢次夢見游歷極樂淨土。後來，自己預先訂作一個龕，等到臨命終的那一天，自己換穿布衣麻鞋，進入龕中端坐，才經一會兒，即說：『佛來迎接我了。』說完後便安然往生。（佛祖統紀）

宋 沈三郎

沈三郎。浙江臨安的商人，晚年非常虔誠地奉持佛法。有一天，臥病在床，請僧人來為他講說《阿彌陀經》，並設立佛像，每天早晚都向着西方而望，後來在更衣之後往生。過了一會兒，其膝蓋微微彎屈，好像想要起坐的樣子，他的兩個兒子想要拉直他的小腿，而沈三郎却突然起坐，因此將棺木更換為坐龕。後來，荼毗火化時，有白鶴在雲中飛翔向西方而去。（佛祖統紀）

宋 師贊

師贊。雍州（陝甘一帶）人，為寺廟里的小行者。年十四歲，就念佛不斷，有一天，

师赞突然生病死亡，不久又复苏过来，禀告父母说：『弥陀佛已经来此，孩儿将要随行而去。』此时有邻居看到空中有七宝莲台，并有五彩色的异光，向西方面隐没。（佛祖统纪）

宋 倪道者

倪道者。仁和（杭州市）人，离弃家人，自己建造一间小庵，专心一意的念佛。有一天，想要焚身，代一切的众生供养诸佛，于是集合大众唱念佛名，来参加的人有万人之多。在焚身的前一天晚上，地上忽然有金光高约半尺多，倪道者于是告诉众人说：『我焚身的时候，一定有紫、青二色的云彩，从东北到西南，这是我往生时的瑞相。』不久，点燃火炬，倪道者正身端坐其中，二色的云彩果然出现，一直到火灭了才消失。（佛祖统纪）

宋 大善寺行童

大善寺的行童（寺院的小行者）。时常随着师父善辉持诵佛名。某天晚上，梦见有一位妇人拿念珠给他看，行童说：『我很想要一串念珠，可惜没有钱买。』妇人说：『我会给你，但是你必须先张开口。』说完后便将念珠投入行童的口中。行童梦醒后禀告师父，

善輝说：『这是大势至菩萨，授你念佛三昧啊！』过了几天，行童见到二位大士，拿莲华座给他，并说道：『再过七天，你将乘此莲华座往生西方净土。』行童随即告诉人家说：『我七日后往生。』到了七日后，行童突然大声地说：『菩萨来了！』说完即坐化往生。（佛祖统纪）

明 张爱

张爱。明神宗时的宦官。到了晚年才开始持诵《金刚经》，经过数年后，病死，神识到了一位王者的地方，王者告诉他：『你应到人间受胎。』张爱答：『张爱我持诵《金刚经》，祈愿往生极乐净土，不愿受胎。』那位王者又说：『你持经的功德很少，没有办法。』张爱说：『我曾经听说十念念佛就可成就，何况我持经的时间这么久了。』王者说：『那么暂且放你回去，让你持经去。』张爱苏醒过来之后，就前往西山碧云寺，专诵《金刚经》。又过了十一年，某天张爱集合大众说：『我以持经的功德力，现在要往生西方净土了！』于是自己沐浴更衣，端坐而往生。（金刚新异录）

明 吴浇烛

吴浇烛。居住在苏州的娄门（今江苏吴县东门），以灌蜡烛为业，因此而被称为『吴浇烛』。吴浇烛孤独一身没有娶妻，长年持斋，昼夜念佛。为人诚实不欺，所以卖蜡烛的店家，都争相聘请他来工作。吴浇烛只要倒油一杓，必定称念佛号数声，如是习以为常。年七十多岁时，忽然告诉雇主说：『我有微薄的积蓄，本来是为了身后事打算。而今念佛功成，某日我将往生善处，所以这些积蓄已用不到了，就将它敬赠给你。』雇主希望能以这些钱，为吴浇烛作些修福的善事。吴浇烛很欢喜，便引领雇主到一地窖，取出千金。雇主将它分给诸大寺院，全部用来斋僧。到了预定往生的那一天，吴浇烛自己合掌念佛，端坐而往生。吴浇烛事先留下遗言表示要用龕人殓，等到火化之日，来送行的人有上千上万人。此事发生于明思宗崇禎七年（西元一六三四年）。（现果随录）

清 吴毛

吴毛。安徽青阳县吴氏家族的仆人。吴毛平时持斋，称念佛名，并且修行众善。有一

天，左良玉的士兵渡江而来，吴氏全家都离去避难，只有吴毛一个人独自留守。士兵到达后，吴毛被刺七枪而死。乱事平定后，主人返回家中，吴毛又苏醒过来说：『我因宿世业力的关系，本来应当受猪身七次，然而因为今生持斋戒念佛的功德，所以以七枪来化解怨报。现今阿弥陀佛已经来接引我，我要往生西方净土去了！』说完后即合掌而往生。此事发生于清世祖顺治元年（西元一六四四年）。（果报闻见录）

清 王仰泉

王仰泉。杭州人，以屠羊为业，所杀的羊只不计其数。后来得疾病，看见一大群的羊来索命，心里感到很恐惧。等到疾病痊愈后，便立刻改行，并且长年持斋奉持佛法。王仰泉持诵《金刚经》总共满一万五千多卷。晚上又礼拜《法华经》，如此昼夜精进从不懈怠。年八十一岁，忽然看见催命使者来追他，王仰泉抗拒并大声说：『我要等佛来接引才要去。』经过五天之后，果然见到阿弥陀佛现广大身，垂手接引，然后安详喜悦地往生。（现果随录）

清 梁维周

梁维周。浙江绍兴嵊县人，在龙潭庵为带发修行的人。年四十岁时眼睛失明，因而无法工作养活自己，想要自杀寻死。云丽法师阻止他说：『不要白白地枉死，西方有佛，号阿弥陀，你若能至心称念阿弥陀佛，则不难横超生死，就算是眼睛看不见，哪里有什么妨碍呢？』梁维周于是听从他说的话。云丽法师从此每天募饭供给他，梁维周则极为恳切地念佛。如是经过三年，梁维周的眼睛突然复明，过半个月后，告诉大众说：『我将去了！』三天后，正当中午之时，向着西方坐化而往生。此事发生于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西元一七七三年）。（僧云丽述）

论曰：『修习净土法门的人，不论富贵贫贱，不分贤明愚痴，只要信心深切则能契入，只要至诚恳切就能通达。譬如张钟馗、张善和等人，都只是一般的贩夫屠户罢了！然而只要一念回光返照，则能顿然超脱、到达彼岸极乐世界。由此可知心力不可思议，佛力也不可思议！』

往生女人第九

韦提希夫人、五百侍女

韦提希。摩竭提国频婆娑罗王的夫人。他们有一位太子，名阿闍世，因随顺调达（提婆达多）恶友的教唆，而将父王关置于七重的室内。并且限制群臣，任何人都不得前往探视。当时韦提希夫人恭敬大王，于是澡浴清净后，以酥蜜和着麩面，涂抹在自己身体上，并在诸瓔珞中盛装葡萄浆，然后秘密地让频婆娑罗王饮食，国王于是才得以不死。后来，阿闍世听闻此事，即拿着利剑，想要杀害其母。但为二位大臣劝谏阻止，阿闍世于是将母亲关在深宫，不再让她出来。当时韦提希被幽禁之后，心中忧愁憔悴，于是遥向耆闍崛山，对着释迦牟尼佛所在之处至诚顶礼，而说此言：『如来世尊，在往昔的时候，常常派遣阿难尊者来慰问我，如今我心中忧愁，世尊的威德望重，不敢请世尊相见。所以愿佛陀派遣目连、阿难两位尊者与我相见。』说完话后，悲泣雨泪，遥向释迦牟尼佛顶礼。

这时，世尊在耆闍崛山，知晓韦提希夫人心中之念，即敕令大目犍连以及阿难，从空而来。释迦牟尼佛本人则从耆闍崛山隐没，而出现于王宫中。此时韦提希顶礼佛足之后，便举起头仰望世尊释迦牟尼佛。世尊身紫金色，坐在百宝莲华上，而目连尊者随侍于左，阿难尊者则随侍于右，帝释梵王护世诸天，在虚空中，普雨天华。此时韦提希对着佛陀哭泣，禀告佛陀说：『世尊，我宿世以前是犯何罪，生此忤逆不孝的恶子。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没有忧愁苦恼的世界，我当往生其处，不乐阎浮提浊恶痛苦的世界。此五浊恶世，地狱饿鬼畜生盈满，众多不善之事聚集。愿我未来，不闻恶声，不见恶人。于今向世尊，求哀忏悔。唯愿佛陀慈悲如日，教我观想充满清静善业的世界。』

此时世尊，眉间白毫放大光明，其光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然后返回住于佛顶，化为金台，十方诸佛净妙国土，皆于其中显现出来。韦提希夫人见到此胜妙的圣境之后，禀告佛陀说：『此诸佛土虽然也是庄严清静，皆有光明，但我现今乐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唯愿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佛告韦提希：『阿弥陀佛去此不远，你应当一心系念，仔细观想彼国。我现在为你广分别说，也令未来凡夫、修习净土法门的人，令



其得生西方極樂國土。想要往生彼極樂國的人，應當修習三種福德。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導策勵眾人修行佛道。如是三事，名為淨業正因。』

佛又為韋提希說十六種觀法之後，韋提希與五百侍女，聞佛所說，應時即見極樂世界廣大無邊之相，得見阿彌陀佛相好光明及二大菩薩。此時韋提希夫人心生歡喜，讚歎未曾得見如是不可思議之境界。心中於是豁然大悟，證得無生法忍。而五百侍女，則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生彼國極樂世界。世尊為她們全部授記，皆當往生西方淨土。往生彼國後，獲得諸佛現前三昧。（觀無量壽佛經）

佛世 樂音老母

佛陀在維耶羅國（在今日中印度）時，其所停留的地方，名為『樂音』。當時有一位貧窮的老母來請示佛陀，說：『生老病死，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乃至六識、六根、五大，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佛回答說：『生老病死，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乃至六識、六根、五大，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譬如兩木相鑽出火，火還燒木，木盡火便滅。

诸法亦如是，因缘合会乃成，因缘离散即灭，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佛陀并且为她广说种种譬喻，老母闻法心开悟解，证得法眼。佛陀说：『我前世发菩萨心时，曾经是她的小儿子，今此老母，寿终后当生阿弥陀佛国中，供养诸佛。于往后的六十亿劫，当得作佛，名「扶波健」，其国土名为「化作」。』（佛说老母经）

刘宋 纪氏

纪氏。句容（江苏）葛济之的妻子，刘宋时代的人。葛济之是葛洪的后代，其家族世代学习神仙术，只有纪氏至心信乐奉持佛法，虔诚恭敬从不改变。有一天，纪氏正在纺织的时候，仰起头来望见天空云日开朗，空中清彻光明灿烂，忽然有宝盖幢幡自西方而来，其中拥簇着一尊如来，金色晃耀，照彻云间。纪氏因此停止纺织仔细地注视观察，心中欢喜踊跃地说：『经典上说有无量寿佛，难道这就是吗？』说着便头面接礼，并拉着葛济之，向他指示阿弥陀佛出现的地方。而葛济之只见到佛的半身，及诸幡盖，不久所见的圣境就隐没了。当时乡里老幼，都一起亲睹此事，因此跟从她归依佛门的人有很多。（冥祥记）



刘宋 魏世子女

魏世子的女儿。梁郡（安徽合肥东北一带）人。她的父亲魏世子及兄长都修习净土法门，而女儿也一心一意要往生西方净土。不久之后，女无疾往生，七日后又再苏醒过来，随即登上高座，持诵《无量寿佛经》。诵经完毕后，女下座告诉父亲说：『我逝去后，便往生无量寿国。在七宝池中，我及父亲兄长，各有一朵大莲华，大家都将生于其内。唯独母亲没有，对此我感到非常地悲伤，所以特来告诉您们。』说完后即往生。其母亲从此以后也很恭敬地奉持佛法。（冥祥记）

隋 独孤皇后

独孤皇后。河南洛阳人，北周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的女儿。隋文帝尚未登基为皇帝时，就已经娶她为夫人，等到文帝登基为皇帝时，便敕封为皇后。独孤皇后生性贤明，对朝廷的政事，有很大的助益。但是性情颇为妒忌，因而后宫的妃子很少得以亲近皇帝。文帝弘扬护持佛法，敕令诸州郡，于各地遍造佛塔，安置舍利子，很多都有感应的瑞相。皇后也

恭敬仰慕大乘，时常持念佛名。每当她持念佛名时，必定先更换清淨的衣裳，并以沉香水漱口，如此习以为常。

隋文帝仁寿二年（西元六〇二年）八月的甲子日，皇后崩逝于永安宫，时年五十岁，当时异香满室，天乐振响。隋文帝问梵僧闍提斯那说：『这是什么祥瑞的征兆呢？』僧

答：『西方极乐净土有佛，名阿弥陀，现今皇后往生彼国，所以示现这种瑞相。』（隋书

续高僧传 佛祖统纪）

唐 王氏

王氏。隋朝人，薛翁的妻子，僧顶盖的母亲。王氏平日读诵经典，勤修忏法，一心求生极乐净土。唐太宗贞观十一年（西元六三七年）生病，因而更加勤奋恳切地念佛。不久，王氏看见前有红色莲华，其形状大如五斗的瓮子。后来又见到青色莲华充满整个室内，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降临空中。其孙子大兴随侍左侧，见到佛身高大，且高出二位菩萨之上，很久之后才隐没，而王氏早已经往生了。（续高僧传）



唐 姚婆

姚婆。上党（山西长治市）人，与范婆交往亲近。有一天，范婆劝她念阿弥陀佛，姚婆于是随她念佛。从此以后摒除家务，一心念佛。后来临命终时，见到阿弥陀佛降临空中，二大菩萨随侍左右。姚婆于是禀白阿弥陀佛说：『假使我没有遇到范婆，哪里能见到佛呢？所以请佛稍待一下，等我向她辞别。』等到范婆来时，佛菩萨依然清晰可见，接着姚婆就立化往生。（净土文）

唐 温静文妻

温静文之妻，并州（河北正定县一带）人，因久病卧床，所以温静文教她念阿弥陀佛，妻子因此而跟着念佛。平日默诵佛名，历经二年而不间断。有一天，妻忽然告诉丈夫温静文说：『我已经见到阿弥陀佛了，下个月中我一定往生。』往生的前三日，莲华现前，其形状大如日轮。往生那一天，妻准备丰盛的食物供养父母，并说道：『如今我很幸运能往生极乐净土，愿父母及丈夫，专念阿弥陀佛，不久便当相见于净土。』说完后即往生。

(净土文)

宋 任氏

钟离夫人任氏，宋朝开封府知府钟离瑾（会稽人）的母亲。任氏平生专志于净土法门，雕刻栴檀木为阿弥陀佛的圣像，并时常恭敬地礼拜、旋绕。年九十八岁，其生活起居仍如平常之时。有一天，忽然告诫钟离瑾说：『人人有个弥陀，奈何抛去。处处无非极乐，不解归来。我将往生，希望你念佛。』隔天，任氏早晨起来，烧香供佛，持念佛名。过了一會兒，即合掌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王氏、侍妾

越国夫人王氏，宋哲宗之叔父荆王的妻子。王氏专修净土法门，不论昼夜从不间断。王氏引导诸侍妾婢女，一同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其中有一侍妾特别懈怠散慢，于是夫人说：『不可因你一人，坏我规矩。』便将她驱槟。妾因此感到惊惧后悔，于是发奋精进，从不倦怠。有一天，妾告诉其他的侍妾说：『我要走了！』当天夜里大家都闻到异香满



室，而妾已经无疾往生。隔天晚上，其同事的侍妾告诉夫人说：『昨天晚上我梦见往生的侍妾，叫我代替她向夫人致谢，幸蒙夫人的训示教诲，而得以往生西方净土，无尽地感谢你的恩德。』夫人却说：『她若能入我梦中，我才相信你说的话。』当天夜里，夫人梦见亡妾，向她致谢，就和前述的情况一样。夫人说：『我可以到西方净土吗？』妾答：『可以！』于是引导夫人行走。一会儿，看见一大池，池中有莲华，其中大小小交相错杂，有的茂美也有的枯萎。夫人问其原因，妾说：『世间修行要往生西方净土的人，才发一念，此莲池中便生出一朵莲华，然而因各人的勤奋、怠惰不同，其莲华的茂美或枯萎也不相同，精进修行的人其莲华美丽盛开，怠惰荒废的人其莲华则衰残枯萎。若精进修行且历久而不间断的人，等到忆念纯熟观想成就，其人形体消亡而神识离世的时候，决定往生于其莲华苞中。』

后来，看见有一人穿着官服而坐，并以宝冠瓔珞庄严其身，夫人问：『这是什么人？』妾答：『杨杰。』另外又有一人穿着官服而坐，其莲华颇为衰残，夫人又问：『是什么人？』答：『马珩。』夫人说：『我应当生于何处？』妾引导她行走，大约数里，望

见有一莲华台，金碧辉煌，光明透彻。妾说：『此是夫人的生处，乃是金台上品上生啊！』夫人醒来后，悲喜交至。就在同一年夫人生日的那天，夫人早晨起来之后，拿着香炉烧香，并望着观音阁而站立。诸位眷属正要向前为她祝寿时，只见她已立化往生了。（乐邦文类）

宋 陈媪

陈媪（媪，指年老的妇人）。钱塘人。依止灵芝律师受菩萨戒，平日一心念佛，每日礼佛千拜。有一天，放经典的桌子里进出舍利子。陈媪临命终，见到佛来接引。于是回头向旁人说话，尚未说完话，便寂然往生。（佛祖统纪）

宋 袁媪

袁媪。钱塘人。依止灵芝律师受菩萨戒，随即断绝荤腥之食及饮酒，并且坚志修习净土法门，其家人都受到她的感化，如此历经二十年。有一天，得疾病，于是请圆净律师为她说法。才一会儿，袁媪即见到佛菩萨众现前来接引，接着就端坐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陈媪

陈媪。长芦宗赜禅师的母亲。宗赜曾经著作《莲华胜会录》，普劝僧、俗二众求生西方净土。他居住在广平的普会寺，因此迎接母亲到方丈室东边的屋子居住，陈媪早晚都很精进地持念佛名。后来陈媪得疾病，因而集合大众唱念佛号。念满两天，陈媪突然合掌瞻视佛像，然后安详地往生。往生的前一天，宗赜禅师梦见母亲告诉他说：『我见到十多位尼师来召唤我。』宗赜说：『这是往生的瑞相啊！』说完后，陈媪坐化往生，其脸洁白如玉。陈媪往生后的第二天，头顶仍留有余温，其脸色洁白就如宗赜禅师在梦里所见的样子。

（佛祖统纪）

宋 于媪

于媪。浙江钱塘秦氏的女儿。其夫以卖鱼为业。于媪有一个儿子惹上官司，因此全家破产。于媪心中忧愁苦恼，想要投江自尽，正好遇到净住寺的照法师，劝她说：『这是宿世的业缘，总是应该逆来顺受，若是白白地投江枉死，不如念佛求生西方。』于媪突然省

悟，随即燃一指于佛前，发愿要长年持斋，每日称念佛名，如是历经十年而不懈怠。于媪凡是看见一切的人，皆称之为佛子。有一天，请僧人持诵《观无量寿佛经》，她自己则拿着念珠诵念佛名，当僧众诵经，诵到十六观中观阿弥陀佛圣像的那一章时，便安详地往生。（佛祖统纪）

宋 王氏

王氏。安徽合肥人马永逸的妻子。马永逸修习净土法门，其事迹记载于《马珩传》。其妻王氏也持念佛名，修行十念念佛法门。又曾持诵《破地狱偈》，此偈出自于《华严经》，偈颂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有一天晚上，王氏梦见地狱主者来感谢她说：「承蒙您持偈的功德，因此地狱中的众生，有很多都往生善道了！」后来王氏卧病在床，仍然持念佛名不绝于口。往生后，诸位亲属及其侍女，都梦到王氏回来告诉他们：「我已得生极乐净土。」（乐邦文类）

宋 冯氏

冯氏。广平郡（河北永年县东南），夫人冯氏，名法信，赠少师冯珣的女儿，镇洮军



承宣使陳思恭之妻。馮氏年少時多病，等到嫁入陳家之後，病情日漸加重。當時慈受深禪師居住在王城，倡導佛法，馮氏為他辟建一間修行的淨室，并向他求取治病的藥方。慈受禪師教她奉持齋戒、誦念西方阿彌陀佛名號。夫人歡喜地信受奉行，回家不到一個月便摒除葷腥肉食，舍棄胭脂膏粉，穿着掃塔修行的衣服，修西方淨土的觀想。自己閱經、繞佛，行住坐臥起居動靜之間，一心一意系念西方。不久，馮氏的病就痊癒了，可以像從前一樣地料理家事，但是她未因此而停止修習淨土法門。如是歷經十年，而沒有怠惰的容色，也沒有自夸的神情，心地安詳身體舒適，神氣一日比一日旺盛。

有一天，馮氏取筆書寫偈頌曰：『隨緣任業許多年，枉作耕牛大可憐。打疊身心早脫去，免將鼻孔被人牽。』見到此偈的人都覺得奇怪。而夫人又說：『本來是在清淨界中，由于一時失念而至此世界。支那（中國）的緣已盡，即刻就要向西歸去。此事正合我願，有什麼好奇怪的！』那年九月，得疾病。到了十二月的某天晚上，告訴侍者說：『我已神游極樂淨土，面禮阿彌陀佛大慈悲父，觀世音菩薩在左顧視，大勢至菩薩在右流盼，百千萬億的清淨佛子，都作禮慶賀我得生極樂園。至于極樂淨土的宮殿樓閣園林池沼，清淨光

明神妙美丽，与《十六观经》所说的无二无别。到过净土的人才能了解，不是可以用言语形容告诉你们的。』侍者赶紧呼叫其丈夫陈思恭前来，告诉他冯氏将要往生的情形，于是夫妻二人相对合掌诵念佛名。到了隔天的早晨，冯氏吉祥卧而往生。三天之后人殓，家人闻到奇妙的异香。后来荼毗火化之前，开棺一看，仍然栩栩如生。时年三十六岁。（乐邦文类）

宋 吴氏、二侍女

吴氏。都官（掌理军事刑狱）员外郎吕宏的妻子。吕宏早就明了佛教义理，与吴氏同一志向清淨修行。吴氏有二位侍女，也断绝荤腥肉食，其中一位喜好修禅，不久之后生病，在谈笑中坐化往生，如蝉脱壳般地在解脱。另一位侍女，则奉持戒律刻苦修行，有时整天不吃饭，每天只喝吴氏持诵的大悲咒水一小杯而已。

有一天，此侍女忽然见到金色莲华现前，在莲华上有佛趺坐的双腿隐约可见。数日后，看见膝盖。又过数日，看见身体。再数日，头部及面容完全可以看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完全具足，阿弥陀佛端坐在莲华当中，左右则是观世音、大勢至两大菩萨。后来，极乐世

界的宮殿樹林，也看得清楚明白了如指掌，无数的清淨男子，经行于其间。如此三年从不间断。有人问：『你曾听闻阿弥陀佛说法吗？』侍女回答：『我只证得天眼通，尚未证得天耳通，因此阿弥陀佛所说的法，尚不能够听闻。』不久之后，此侍女自言往生的时候到了，于是就安然往生。

吴氏平日供奉观世音菩萨非常虔诚，房室中陈列净瓶数十只，均注入净水。吴氏每日持诵大悲咒，则见观世音菩萨放光照入瓶中，凡是有病的人，喝了此水即可痊愈。此净水放置整年，水的颜色及味道仍不改变，即使在大寒的严冬里也不冻结，所以当时的人称吴氏为『观音县君』。（净土文）

宋 龚氏、妾于氏

龚氏。钱塘（浙江）人，是孙竹居士的母亲。龚氏平日持诵《阿弥陀经》，并且经常持念佛名。有一天，龚氏生病，请清照律师来，称扬宣说极乐净土清淨庄严之事。清照律师尚未说完，龚氏就已经端坐往生了。其家有一位老妾于氏，也经常持念佛号。不久之后，梦见龚氏告诉她：『我已往生极乐净土。七日以后，你将来此。』七日后，于氏也安然

往生。(佛祖统纪)

宋 孙氏女

孙氏女。钱塘人。平时经常持念佛名，并且学习持咒。后来孙氏女生病，请清照律师前来，孙氏女稟告律师说：『我因久病而厌世，如何才能脱离五浊恶世，受诸妙乐呢？』清照律师于是为她称扬宣说极乐净土的殊胜因缘，孙氏女非常喜悦。当天晚上，孙氏女梦见清照律师给她一小杯药，孙氏女将药服下，于是疾病就顿时痊愈了。三日之后，孙氏女告诉她的侍女说：『迦叶尊者现在在此，有大好的金色莲华座，我要走了。』说完之后随即结手印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郭氏

郭氏。名妙圆，仁和（杭州）人，是清照律师的妹妹。郭氏长年持斋，称念佛名，并且课诵《法华经》及《阿弥陀经》两部经典，同时兼修方等忏法，常常谛观落日，全心全意地专注观想西方净土。有一天，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说：『郭妙圆，决定往生极乐净

土。』郭氏曾经到清照律师的道场，举行系念会，并斋僧百人。郭氏临命终时，请清照律师为她说法，然后随即坐化往生。（佛祖统纪）

宋 施氏、夫沈铨

施氏。浙江钱塘沈铨的妻子。施氏与丈夫一同修习净土法门，曾经请清照律师依《十六观经》，绘画九品往生图，用来帮助观想。施氏平日时常供佛斋僧，并且印行布施《大般若经》。同时兴建径山、天宁等寺院大殿，而将所有善法功德皆回向往生西方净土。施氏与丈夫先后往生，他们临终时都见到化佛垂手接引，然后面向西方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姚婆

姚婆。不清楚她的出身。姚婆专修净土法门，并且观想忆念西方阿弥陀佛从不间断。有一天，姚婆正向着西方念佛，忽然见到日轮中现出阿弥陀佛，相好光明悉皆具足，于是请僧思净绘画阿弥陀佛圣像。法怡法师并为之作赞曰：『极乐世界实在是这个地方，就只在平常日落的方向。所以释迦牟尼佛教韦提希，要仔细地观想落日就如同高悬的大鼓。』

善哉！姚氏这一位老太太，能以此心求生西方净土。黄昏时作观，清晨时忆想，已不知此是何年何月。行时也持诵，坐时也称念，早就忘了冷热寒暑。阿弥陀佛忽然从心想而生。在恍惚之间，突然明白清楚地面睹了相好庄严。此时虚空晴朗毫无云雾，桑榆树上还驻留着落日的光芒。而阿弥陀佛的慈光晃耀比太阳更灿烂辉煌，绀目澄清，白毫宛转，种种的妙相全部具足。眼睛见到此圣相内心感到既惊喜又悲叹，于是走告导师「喻弥陀」。（思净法师人称「喻弥陀」），将其所见希有难得之事全部描述出来，并祈愿法师能将佛的金容以纸笔绘画下来。我听闻此殊胜之事而赞叹善哉，要我说偈颂，可惜我也没开悟。应当了知我们离佛本来就不远，但断善根的众生哪里能明白这个道理呢？虽然极乐世界远在十万亿的国土之外，其实只在我们心中的一念之间即可超越，犹如跨出一步那么容易。若有迷途之人问起路头，只要向他说这么直直地往西方去即可！」（乐邦文类）

宋 王氏

王氏。明州（浙江宁波市）人，每日持诵《金刚经》。王氏怀孕二十个月仍未生产，身体日渐瘦弱。有一天，靠着门而站着休息，忽然一位奇异的僧人经过，对她说：『你有

善根，何不印行布施《金剛經》千部呢？」王氏于是依照他的指示去做。后来又齋僧千人，并且持誦《金剛經》千部。有一天的深夜，梦见金剛神以杵指着她的腹部。醒来之后，已生下两个男孩在床上。王氏因此持齋誦经从不间断。

年六十一岁时，突然暴毙，有二位使者为她引见冥王，王氏自己说她从小就持誦《金剛經》。冥王于是赐给她金色的床座，命令她坐在宫殿的侧边，朗诵《金剛經》一遍。冥王问她：「你为何不念咒呢？」王氏答：「世间没有此咒的版本。」冥王于是令鬼吏于藏经中取出咒本给她，并且嘱咐说：「你到阳间，将此咒本辗转流通，切勿遗失。你以后寿终，直接往生极乐世界，不必再来此处了。」王氏于是苏醒过来。后来到了九十一岁时，毫无疾苦而坐化往生。其补阙真言曰：「唵！呼呬呼呬，社曳穆契莎河。」此事发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九年（西元一一三九年）。（金剛证果）

宋 王百娘

王百娘，明州人。年少时丧父，嫁人没多久就守寡了。于是王百娘跟着她的舅舅舍人（掌管诏告或侍从的官员）陈安行，一起居住在官舍。南宋高宗绍兴二年（西元一一三二

年)夏天,王百娘忽然生病而变成聋哑,因此如果想要什么,就只能写在纸上。舅舅陈安行教她至心归依观音大士,王百娘遵照其言早晚恭敬礼拜。

有一天,在小睡的时候,忽然见到观世音菩萨现身,指示她修行的捷径,教导她每日面向西方,顶礼阿弥陀佛。并且授以偈颂曰:『净土周沙界,云何独礼西。但能回一念,触处是菩提。』又说:『你可普遍劝人持诵此偈颂。』后来,不到一个月,聋哑二病突然痊愈。舅舅陈安行说这是因为她的念力精纯恳切,因此佛菩萨的感应就如同山谷的回响般应声而至。并将此事刻印记载下来,以广泛流传她感应的事迹。(夷坚志)

宋 朱氏

朱氏。名如一,明州薛生的妻子。年二十多岁就过着衣着朴素、奉持斋戒的日子,并且虔诚地修习净土法门。朱氏曾经用黄色的绢布,请善于书写的人恭写《法华经》,自己再以鲜绿色的丝线刺绣经文,一针一线之间绵绵密密毫无间断,经文的字体一笔一划非常清晰明朗,如是历经了十年才完成。朱氏这十年中唱念及顶礼佛名,共八万四千遍。后来,又刺绣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像。学习《法华经》,过了三个月便会背诵。接着,又阅读



《華嚴經》、《大般若經》、《楞嚴經》及《圓覺經》，都能貫徹通达其義理。又刻鏤木版為圖，勸人念阿彌陀佛。接受其圖的人，必須念滿十萬聲，然後回向西方淨土。受她感化的人達到二十萬人之多。不久，建造茅屋于坟墓旁邊，其中的一室用來供奉佛像，一室用來靜坐，另一室則用來抄寫經典。供給服侍她的只有一位婢女，茅屋內只有主仆二人一起同共甘苦。

南宋光宗紹熙四年（西元一一九三年）春天，朱氏把她所有陪嫁的東西全部賣掉，拿來作三日的法會，齋請一千位比丘。且集合僧俗二眾一萬人，一起唱念西方阿彌陀佛名號。同時製造寶幢，將她刺繡的經典裝在七個卷軸中，並写上參與念佛法會者的姓名，然後送到羅睺羅道場的僧堂中供奉。十二月，朱氏現出小病，將要命終時，自己起來端身趺坐。她的丈夫薛生說：『我們薛家沒有這種坐着往生的方式。』於是請她就寢，然後吉祥卧而往生。時年三十七歲。（乐邦文类）

宋 陸氏

王宜人（古代官員之母或妻的封号）陸氏。浙江錢塘人，朝請大夫王珣的妻子。陸氏

时常持诵《法华经》，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平日每当拜忏一次，就同时唱念佛名万声，如是历经三十年。有一天，突然得了小病，听到天鼓自鸣，随即面向西方端坐，双手结印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蔡氏

蔡氏。钱塘人。很早就丧夫寡居，平日持诵经典称念佛名，并且每日至诚礼拜，如是精进修行超过二十年。有一天，蔡氏忽然见到金色莲华出现于空中，急忙拿出平时修行的课目成绩将它放在怀中，然后安详坐化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项氏

项氏。名妙智，浙江鄞县人。丈夫逝世后，非常殷勤恭敬地奉持佛法，平日时常持念佛名。项氏有两个女儿，后来都让她们出家为比丘尼。项氏曾预先订做一个棺木，等到即将往生时告诉女儿们说：『我想要坐化往生，用棺木如何能坐化往生呢？』女儿们说：『佛也是用金棺吉祥卧而逝，没有什么不好啊！』项氏于是讽颂《观无量寿佛经·上品往

生章》然后转身向着西方，两手结印，微笑而往生。此事发生于南宋理宗绍定六年（西元一二三三年）。（佛祖统纪）

宋 沈氏

沈氏。名妙智，浙江慈溪人，年长后嫁给章姓人家。沈氏从小就持长斋，每日课诵佛号，嫁人之后，仍然坚志佛道从不改变。沈氏心地慈悲怜悯有情的众生，时常救济饥寒的人。后来患得轻微的疾病，反而更加恳切地念佛。有一次，忽然见到阿弥陀佛踊现于虚空中，菩萨圣众左右围绕，并放白毫光来到沈氏的处所，就好像长虹驾凌于空中，如千灯普照一般地光明。过了一会儿，沈氏即安然而往生。此事发生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西元一二三五年）。（佛祖统纪）

宋 钟婆

钟婆。嘉禾（福建建阳县）人。每日持诵《阿弥陀经》，并称念佛号，达二十年之久。有一天，钟婆告诉儿子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圣众遍满虚空并且有大白莲华，清淨光明普

遍照耀，我要走了！』说完就端身正坐，合掌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梁氏女

梁氏女。山西汾阳人。年少时眼睛就瞎了，后来遇到一位僧人，教她持念阿弥陀佛。过了三年，双眼忽然复明，梁氏女因此持念佛名从不间断。有一天，见到空中幢幡宝盖下临，阿弥陀佛及诸大菩萨同来接引，接着就往生了。（佛祖统纪）

宋 黄婆

黄婆。潮山（广东潮安县）人。平日专持佛号，同时兼诵《法华经》及《金刚经》。有一天，突然得下痢病，自知往生的时候已到，于是断食，每天只饮水数杯。有一天晚上，邻庵的僧人善修梦见黄婆来辞别说：『我将往生西方净土。』两天以后，黄婆向着西方念佛，端坐而往生。此时天空中有红色云霞光彩显耀，覆盖在她的房屋上，村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佛祖统纪）

宋 崔婆

崔婆。山東淄川縣人，是東平梁氏的乳母。崔婆為人純朴敦厚，很早就斷絕羶腥血肉之食。雇主的母親晁氏，比較喜好禪學，而崔婆在旁邊每日只是誦念阿彌陀佛，從來不曾間斷，也不計算念佛的次數。年七十二歲患得下痢，反而更加努力持念佛號。有一天，忽然唱念一偈頌云：『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岭下無坑。去時不用着鞋襪，為有蓮華步步生。』有人問：『崔婆你何時將往生呢？』婆答：『申時（下午三、五時）。』後來果然如此。茶毗後，唯獨舌頭沒有被火化，其形狀如蓮華的樣子。（往生集）

宋 陶氏

陶氏。江蘇常熟人。陶氏自從喪夫後便一人獨居，平日時常持誦《普門品》，曾經夢見觀世音菩薩以蓮華授之。又夢見梵僧傳授給她一卷經典，打開來看，乃是《阿彌陀經》。醒來後，取出《阿彌陀經》來持誦，宛如宿世以來就曾經學習過一樣。有一天晚上，陶氏的房中有光，其光明照耀如白天一般，而阿彌陀佛就現身站立於經典的封套上。陶氏因此

更加虔诚地持诵《阿弥陀经》，后来经卷上竟然迸出舍利子，总共超过十分之一升。（佛祖统纪）

宋 李氏

李氏。上虞（浙江）胡生的妻子。丈夫逝世后，每日持诵佛名及《阿弥陀经》，日以继夜，声音响彻房屋的内外，如是达十多年之久。有一天，李氏正端坐着念佛，突然有一位僧人现前，以粉红色的宝盖覆盖在她身上，并说道：『十五日子时，你将会往生。』李氏问：『法师您是什么人？』僧人答：『你所诵念的人。』李氏于是辞别诸亲好友。到了十五日的那一天，奇异的香气芬芳浓厚，光明照耀整个室内，李氏则正身端坐安详地往生。经过七天后火化，其牙齿、舌头及眼睛都没有损坏，并获得舍利子无数。隔天，火化的地方生出一朵白色的花，大小约二寸多，但不知此花的名字。（佛祖统纪）

宋 盛媪

盛媪。钱塘人。每日诵念佛名，同时课诵《观无量寿佛经》。后来，无缘无故突然生



病。有一天，自己坐起來，命令旁人準備熱水。沐浴完後，面向西方端坐，然後問旁人說：『你們有聽到大磬的聲音嗎？西方淨土的眾聖將要來了！』不久，盛媪合掌，笑着說：『佛、菩薩都已經到了，金台也現前了，我要走了。』說完後便往生。（佛祖統紀）

宋 黃氏

黃氏。浙江明州人，很早就喪夫，因此回娘家依靠父親，並且精進修行淨土法門。後來，黃氏臨命終，看見佛來接引，於是結手印而慢慢地跟隨行走，接着突然站立往生。其家人用竹器過濾石灰洒在地上，看她是否回魂回到家里，第二天早上起來察看，發現地上生出蓮華一朵。（佛祖統紀）

宋 王氏女

王氏女。江西吉安縣人，年少仰慕淨土法門，每日誦持《阿彌陀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及《金剛經》等諸經典。後來王氏女的母親病亡，即將人殮時，流血覆蓋其遺體上，王氏女於是發誓說：『若我的孝心真實，願母親的遺體不生臭穢。』發誓完，流血隨

即停止。等到人殁时，接近其遗体，已经完全闻不到臭秽之气。不久，父亲又娶继室，而王氏女则跟继母一同修习净土法门。

有一天，王氏女生病，请僧前来开示净土观门。王氏女突然起身要衣服穿，然后吉祥卧，手里抓着观世音菩萨圣像前的宝幡，稍后安然地往生。即将入殁时，其继母用竹器过滤石灰洒于室中，后来现出莲华数朵。（佛祖统纪）

宋 楼氏、女妙聪

楼氏。名静慧，寺簿（掌管文状、簿书的官吏）周元卿的妻子。楼氏曾经阅读《传灯录》，发明见地。后来，皈心净土法门，念佛不断。晚年生病，有一天，突然见到莲台现前，化佛无数，异香满室，才过了一會兒楼氏就往生了。

楼氏有一个女儿名妙聪，因为母亲的教化而发心学佛，同样也一心一意坚志念佛。后来生病，请僧行忏法，妙聪在恍惚中看见己身穿着新的净衣，登上七宝楼阁，绕佛并且顶礼。于是妙聪告诉家人说：『我勤修净土法门，西方已经现前了。』说完便向着西方吉祥卧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周婆

周婆。安徽太平县人。早年就修习净土法门，一直到晚年更加精进度诚。有一天晚上，周婆胡跪称念佛名，接着就安然往生。当时邻居看见有数位僧人振锡而行走，周婆跟随在他们的后面。转瞬之间，只见他们慢慢地腾空而上，向着西方飞去渐渐隐没。（佛祖统纪）

宋 朱氏

朱氏。浙江吴兴县人，持念佛名达三十年之久。同时持诵《金刚经》，每当打开经卷时，常常说有众圣降临监顾，因而不敢坐着。有一天，朱氏忽然断食，每日只饮清水数杯，经过四十天，梦见三位比丘，手里拿着莲华，告诉她：『我以前为你栽种此莲华，今日将要盛开，所以来迎接你。』醒来后，迎请僧人前来一同唱念佛名，朱氏则端坐念佛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裴氏女

裴氏女。山西汾阳人。裴女不事婚嫁清静自居，至诚恳切专志念佛。临命终时，取火

烧香并说道：『阿弥陀佛来迎接我，我将要往生了。』不久，天华从空飞落下来，裴女即安详地坐化往生。（佛祖统纪）

宋 孙媪

孙媪。浙江明州人。孙媪守寡三十年，平日常常持念佛名。同时亲手缝制衣服、棉被及鞋袜，供养诸比丘僧。有一天，得轻微的疾病，梦见自己到了忏悔堂，身上披着缦衣，随着诸比丘经行绕佛。醒来后，即沐浴更换清净的衣服，并请僧人行忏悔法，而孙媪自己则亲自到佛像前，诵持《阿弥陀经》，诵到经文中的『一心不乱』时，突然左手结手印，安然地坐化往生。此时，空中奏出天乐声，无论远近都听得到。（佛祖统纪）

宋 秦媪

秦媪。名净坚，松江（江苏）人。秦媪立志仰慕佛法，并厌恶女人身。所以与丈夫分开居处，严格持守清静戒法。秦媪每天早晚修行净土忏仪，礼佛千拜。同时阅读《华严经》、《大般若经》、《法华经》、《金光明经》等诸大乘经典，每天都如是精进修行而没有

一时一刻的懈怠。有一天，正当她端身静坐于房屋的时候，忽然有光芒照耀空中，其光明胜过皎洁的太阳，然后秦媪就面向西方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蒋十八妻、夫蒋十八

蒋十八之妻。浙江海盐人。中年时，跟丈夫一起立志修行，从此断除爱欲，每日持诵大乘经典，如是经过四十多年。有一天，夫妻俩各自盥洗漱口，更换新衣，燃香后一起唱念佛名，并各自书写一首偈颂，然后同时往生。蒋十八所写的偈颂曰：『这个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归其根。诸幻既灭，灰飞烟绝。如空中风，犹碧天月。既无障碍，又能皎洁。一切永断，无有言说。四十年来，脱离嗜欲。惟阐大乘，朝诵暮读。今朝撒手西归，自有现成果足。』其妻偈颂曰：『看过莲经万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缘。西方自是吾归路，风月同乘般若船。』（闲窗括异志）

宋 沈媪

沈媪。钱塘人，持念佛号十多年，一天比一天精进修行。曾经请画师，绘画八尺的阿

弥陀佛像。等到生病时，沈媪便将佛像安设在床前，早晚一心系念阿弥陀佛，并请僧人前来一同持念佛号。大众正在念佛时，忽然告诉大众说：『有一位高大庄严的僧人，授我金色的莲华座，我将乘坐之。』于是端身于佛像的供桌前。大众因此更加努力地唱念佛号，此时沈媪说：『念佛的功德，已经让我登上莲台，我要往生了。』说完后即闭上双眼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孟氏

孟氏。陕西醴泉县人。嫁人之后，才患得长期难治的疾病，后来有位僧人教她专念佛名。孟氏依此修行三年，有一天，忽然告诉丈夫说：『你赶快通知诸位亲属，我将要去死了！』等到为她送别的人都聚集而来之后，孟氏烧香供佛，与大众一起唱念佛名。一会儿，孟氏见到一位法师振锡于空中，并说道：『你将往生。』突然之间旛盖从空中翩翩而至，阿弥陀佛与菩萨同时都来到，孟氏于是随佛往生。（佛祖统纪）

宋 陈氏

陈氏。江苏吴兴县人。受持斋戒，以禅坐课诵为乐。持念佛名达三十年之久，同时持诵《法华经》五千部，《金刚经》、《阿弥陀经》各五千四十八部。有一天，陈氏突然不饮食，其家人问她是什么缘故，她回答说：『想要求见佛！』说完后即吉祥卧而往生。（佛祖统纪）

宋 胡媪

胡媪。名净安，浙江会稽人。平日专修净土法门，顶礼阿弥陀佛八万四千相好，每一相好各顶礼一拜，如此顶礼共有四遍之多。后来，突然得轻微的疾病，胡媪见到阿弥陀佛前来迎接，于是安详坐化而往生。当时路过她家的人都听闻空中有天乐之声，隐隐约约地向西方而去。（佛祖统纪）

宋 周氏、公婆

周氏。福建建阳县人，嫁给孙氏，与公婆一同修习净土法门。曾经感应到房屋中的佛

像现出光明，香华盈满桌上。有时空中显现诸佛菩萨，有时则听到天乐。或者听到空中诵经的声音等种种的感应瑞相。（佛祖统纪）

宋 郑氏

郑氏。名净安，浙江钱塘人，平日时常持念佛名。有一天，郑氏突然生病，听到空中有声音说：『你再过不久就可往生西方，千万不要妄自懈怠。』后来，佛现于她前面，身真金色。郑氏随即从床上起身，面向西方端坐。郑氏有一位儿子名义修已经出家为僧，于是召唤他回来，请他讽诵《阿弥陀经》，郑氏即安然而往生。后来，她的女儿夜里梦见郑氏告诉她：『我已得生极乐净土了！』（佛祖统纪）

元 周婆

周婆。浙江鄞县人，精进修习净土法门。遇到每年的正月初一，周婆时常持禁语戒，并且昼夜端坐，一直到正月结束后才停止。到了每年夏天七、八月则布施茶水，如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不改变。有一天晚上，周婆梦见巨大的莲华遍覆于整个街道，自己手里

拿着念珠，经行于莲叶上。不久之后，周婆患得轻微的疾病，她的邻居在夜里，看见宝盖幢幡自空中而来，进入周婆的大门内。天亮后，周婆即合掌唱念佛号而往生。（往生集）

元 张夫人

张夫人。不清楚她居住的地方。晚年持长斋，每日诵念西方阿弥陀佛名号。到了年七十九岁，还每天晚上熄灭蜡烛而静坐，静坐时四面墙壁皆放光，并显现出诸瓔珞。张夫人临命终时，烧香的桌上，有如篆字形状的轻烟盘旋围绕而形成佛的形像。一会儿，变成真金色，佛像的眉毛及眼睛如画般的清晰，一手下垂好像接引的样子。香的轻烟才一消失，张夫人也即刻往生了！（净土节要）

明 薛氏

薛氏。是武塘（江苏六合县）一带世家的女儿。当年其母亲梦见星星进入怀中，然后薛氏就出生。薛氏后来嫁入周家，生下五个儿子之后就守寡了。平日专心修习净土法门，乐善好施从不厌倦。薛氏的房屋中供奉观音大士，烧香吐出的烟，盘结成莲华的形像，旁

人都见到此殊胜的景象。明神宗万历十五年（西元一五八七年）五月生病，家人请人为她医治并以稀饭给她食用，薛氏拒绝，从此开始断食。到了九月六日，延请僧人礼忏，薛氏说：『拜满了四天，我的事就完成了。』于是设立西方阿弥陀佛像，昼夜不断地念佛，命令诸位儿子们一同唱念佛名，而妇女不得进入室内。

到第五天早上起来，要清水来盥洗双手，诵持『甘露真言』，穿着新的净衣，戴上志公帽，长跪于佛前，又唱香赞、赞佛偈及三皈依，并顶礼三拜，然后诵念佛名一百零八声。到了正午，薛氏跏趺结手印而往生。其神情气色看起来很和乐的样子，家人都闻到莲华的香味充满整个房屋之中。薛氏留下遗言要准备坐龕，不要用棺材，不准迎请鬼神，不准烧纸钱，也不要杀生来祭祀，后来诸位儿子都遵从她的遗言。（往生集）

明 方氏

方氏。安徽桐城县秀才吴应宾的妻子。年三十岁即守寡，坚守贞节以自誓，并专修净土法门。家有一位老妇也持戒，朝夕随侍在方氏的旁边。明神宗万历十三年（西元一五八五年）方氏已经五十岁了，患得轻微的疾病，于是呼唤老妇两人相对唱念佛名，早晚从不

间断。后来自己沐浴更衣，清晨起来，燃香礼佛后，退回坐在床榻上，安然而往生。（往生集）

明 徐氏

徐氏。嘉定（江苏）陆生的妻子。徐氏丧夫后，坚志修行净土法门。徐氏以前曾经把千金借给他人，后来自己将债券烧掉，不向人追讨。衣箱里面的衣服、物品全部都用来布施。早晚皆在佛前礼拜课诵，如此历经十年。有一天晚上，徐氏忽然呼唤侍者说：『你看东方的天空亮了吗？我往生的时候到了！』说完后就高声唱念佛号，合掌而往生。（往生集）

明 许氏妇

许氏妇。杭州人。为人谨慎敦厚，每日课诵佛名，学佛愈久愈是坚定念佛。有一天，召唤家人前来，与他们诀别说：『我将去了！』然后穿着洁净的衣服端身正坐，拿了一朵天目白华插在头发上，随即安然而往生。（往生集）

明 于媪

于媪。河北昌平县于贵的母亲。于媪专修净土法门，到了晚年更加坚定念佛法门。有一天，于媪拿着她自己所穿的衣服，将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并告诉他的儿子说：『我将于某日往生极乐净土。』儿子并未相信。等日期一到，于媪把小茶几放在庭院中，然后就在茶几上坐化往生，此时空中隐隐约有天乐的声音，同乡的人都听到了。（往生集）

明 潘氏

潘氏。名广潭，工部（掌管工役营造的官府）的主管浙江余杭人李阳春的妻子。李阳春一向喜好布施，晚年时常诵读阿弥陀佛名号。李阳春往生一年多之后，现神识于潘氏面前，并登上楼阁打开窗户，大声说：『要修行！要修行！』潘氏精通古今之学，刚开始喜好诋毁佛教，到了晚年皈礼云栖大师，从此以后便断绝荤腥血肉等食物，并学习禅定，夜里时常趺坐静坐一直到天亮。同时修诸功德，布施钱财无数。

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西元一六一一年）冬天，得疾病。隔年正月，潘氏自知已经一

病不起，于是遗嘱交代家里的财产。不久之后，告诉家人说：『我是三世的清淨僧，今天将偕同观音大士往生西方去了。』然后称念佛名不绝于口，屈三根指头而后往生。人殓时，遗体轻软，面貌仍然栩栩如生。（虞德园集）

明 朱氏

朱氏。仁和（浙江杭州）秀才孙标的妻子。平生奉持斋戒，专修淨土法门。曾经有一次燃灯礼佛时，灯光的光彩灿烂耀眼，化成五彩色，并有佛跏趺其上。后来，朱氏即将临命终时，端坐合掌且不断地称念佛名。到人殓之时，其面貌仍然栩栩如生。（学佛考训）

明 祝氏

祝氏。湖北公安县龚仲淳的妻子。其外甥袁宏道兄弟喜好谈论佛法，祝氏听闻淨土法门后，即深信之，于是专持佛名，同时持诵《金剛经》。有一天，祝氏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佛说三天后将要来接引我。』等时间一到，自己沐浴更衣，然后坐在厅堂内，所有的眷属呈拱形排列。过了一段时间，祝氏自言：『阿弥陀佛到了！眉间放白毫光，长达

数丈。』又说：『我见到一僧，相好庄严，自称是须菩提，然后刹那间化为一百多位僧人。』有人从旁告诉她：『《金刚经》中总共提到过一百二十八次的须菩提，就是这位尊者了。』诸眷属一起烧香供佛、诵念佛名，祝氏即微笑而往生。当时阁房中有一位九岁的婢女，此时正卧倒在地上，忽然大喊着站起来，说她见到数位穿着金甲的巨人，拿着幢幡为夫人的前导，其幢柄掠过她的脸颊，痛得不自觉地叫出声。大家察看婢女的脸，有伤痕清清楚楚地在脸上。人殓完后，棺木中时时散发出奇异的香气。（袁中郎集）

明 张太宜人

张太宜人。（明、清五品官吏之母或妻的封赠）金氏。绵州（四川绵阳县）人，普安知府张怀麓的妻子。其家世虽然富贵丰裕，但对自己却非常地节俭。金氏中年丧偶，教导儿子们都极有法度规矩，儿子正道及正学，皆以中科举而扬名。张太宜人晚年获得有关西方净土的书籍，阅读之后，一心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早晚不断地礼拜课诵。有一天晚上，告诫孙子们说：『你们要好好地读祖父收藏的书，我要走了！』说完后即呼唤侍女烧香供佛，然后端坐而往生。数日后，托梦给孙子说：『我刚从西方来。』大家才知道张太宜人

真的往生极乐净土了！（白苏斋集）

明 杨选一妻

杨选一的妻子。南昌人，寄居于南京。年三十岁生下儿子之后，就和丈夫分居了，任由丈夫再娶侍妾，自己从此以后持长斋念佛。经过十五年之后，那一年的八月，杨妻背上长疽，痛入骨髓，看见有一恶鬼持刀追杀她，但有大力神赶走恶鬼，从此她的疼痛就顿时止息了。事后，随即告诉丈夫说：『我将往生了，有四位童子来迎接我，请用清茶供养他们。』丈夫问：『将往生何处？』杨妻答：『往西方净土。』说完后即合掌，唱念佛名而往生。（净土晨钟）

明 钟氏

钟氏。仁和（杭州）人，是张后溪续娶的妻子。年四十岁丧夫，于是持长斋，钟氏每日诵念西方阿弥陀佛名号，如此持续四十多年。其住处时常可以听闻天乐鸣空及唱念佛号的声音。明光宗泰昌元年（西元一六二〇年）十二月，钟氏卧病数日，每日只喝一碗汤。

到了隔年的元旦，对家人说：『莲华布满于地上，幢幡宝盖悬于空中，你们也见到了吗？』说完后就口中一直唱念佛名而不停止。到了黄昏时，钟氏吉祥安然地往生。（净土全书）

明 吴氏女

吴氏女。太仓（江苏）人，出生时是端坐而被生下。年纪稍长，专心于佛事，事奉双亲非常孝顺，不愿嫁人。若有人劝她婚嫁，她就指着天发誓。最初跟随她的兄弟学习文字之义理，后来诵持佛经，都完全能通晓其大意，朝夕礼拜极为虔诚。有一天，突然梦见天神教她以梵文书写的准提神咒，若是有病苦的人，以梵字的准提神咒治疗，其病痛立刻痊愈。吴女曾经在梦中得知宿世之命，自己告诉人说：『我以前曾是宋代的高僧，此次转生是专为报答父母之恩而来的。年二十三岁时当能成就道果。』

明思宗崇祯四年（西元一六三二年），时年已经二十三岁了，闭关于一间室内，专修净土法门。仲冬十一月的月底，现出轻微疾病，自己作偈颂辞别世间，勉励双亲坚定修行慎勿懈怠，到了正午，叫人找出戒指将它戴上，然后吉祥卧而往生。后来，将入棺时，红



光满面。母亲为她整理头发时，有异香从头顶中散发出来，一直飘到户外，整个晚上都没有消散。经过四年后茶毗，骨头晶莹如玉，而头顶则呈黄金色，后来家人建造一座塔来供奉她。（续往生集）

明 卢氏

卢氏。名智福，徽州（安徽歙县）人程季清的妻子，晚年迁居于湖州。程季清奉持佛法极为虔诚，努力地修习种种的福德善业，而卢氏也竭尽财力来帮助他。卢氏长年持斋，每日课诵佛名二、三万声。卢氏律已甚严而慈悲恩惠下人，从来不曾恶言骂过人。明思宗崇祯五年（西元一六三三年）患重病，请古德法师为她授五戒，并向法师询问净土法门的法要，卢氏听闻后即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其夫程季清为她诵《华严经》至《入法界品》的五十三参时，为她一一讲解说明，卢氏全都能领悟了解。程季清又勉励她说：『百劫千生的生死大事，就在此一举。你要努力直往，不要犹豫。』卢氏于是高声念佛，夜以继日地不断念佛。如此经过半个月，她的母亲及女儿来探视她，卢氏都婉谢拒绝请她们回去，并且说道：『不要扰乱我的意念。』

十一月八日，卢氏突然见到莲华现前，阿弥陀佛化身垂手接引，卢氏的身心雀跃不已，急忙索取香水沐浴，面向西方恭敬合掌，一直不断称念佛名，然后吉祥卧而往生，当时刚好是正午。到了傍晚，摸她的头顶，其头顶温热而可灼手，时年三十九岁。

后来，蕩益大师为她著作传记，并且作赞曰：『令人哀痛的三界生死，是以爱欲为根。此根本若不拔除，哪里能希望往生西方净土。西方清静的莲华世界，永远脱离尘缘俗情，此尘世的情缘若能断除，则净土的形质才可成就。真是勇猛啊！智福居士，实在是女中英豪。在一日一夜之间，能净念相继成就不可思议功德。极乐世界的莲华台来接引时，正念分明眼里看得清清楚楚。对于子母之间的恩爱，能以大智慧如枯木寒冰般地放下。命终时吉祥卧而平静地往生，永远地辞别痛苦的六道轮回。我今随喜其功德，愿共一切的众生，顿时断除爱欲的情网，而证人不可思议之门。』（灵峰宗论）

明 费氏

费氏。湖州（江苏吴兴县）双林镇沈春郊的妻子。费氏年轻时就守寡，以纺织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持斋数十年。费氏供养三世佛的画像及以檀木雕刻而成的观音大士像。每天

誦持《金剛經》一部，及念佛号千声，无论寒暑都不间断。明思宗崇禎十一年（西元一六三八年）湖州一带有大的流行性传染病，女婿张世茂迎接费氏到他家中居住，而她只携带观音大士的圣像同行。费氏独自居住一层楼，将每日持经及称念佛名的功德回向，祝愿此香能够直达佛的净土。这样过了三年，有一天空中有香气环绕着楼房数日，粉墙上突然涌现出三世佛像，殊胜庄严精巧美妙。远近之人莫不感到惊讶而竞相走告，因此前来瞻礼的人日益增多。有的人以清淨的巾布擦拭之，其色泽愈显光明。又过四年，有一天费氏告诉女婿说：『我想返回故居。』回到故乡后，费氏便洒扫烧香，礼佛诵经。直到第二天早晨，自己沐浴更衣之后，端坐念佛。到了中午时刻忽然大声呼唤：『佛来了！我要走了。』接着向大众告别而后往生。时年七十三岁。（巾馭乘续集）

明 李氏

李氏。刘道隆的母亲。李氏年四十岁时，开始持长斋奉持佛法，并开辟静室一间，供奉观音大士。李氏每天早晚礼拜佛像，并持念佛号千声，即使是在大寒大暑的天气里也不中断。曾经刻印《金剛經》布施给他人。每次遇到生日，就告诫儿子及媳妇不要买酒，并

且礼忏一日或三日，如此历经二十五年。李氏即将往生的前一年，曾经延请僧人诵经七天七夜。后来，李氏梦见所供奉的观世音菩萨拿一串念珠，展示给她看并说道：『这串念珠送给你，而念珠的数目，就是你往生极乐净土的日期。』仔细一算念珠的数目，是五十三，李氏醒来仍记得梦中的情形。到了明年五月十三日，李氏忽然告诉家人说：『我今天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请为我同声唱念佛名，助我往生。』于是儿子媳妇们便坐在她床榻前念佛。李氏自己则面向西方，端坐而往生。其子刘道隆叙述其事迹，以劝勉世人修行。（金剛持验记）

明 李氏

李氏。黄太宜人（明、清五品官吏之母或妻的封赠）李氏。是南京仪制主事（主仪礼制度之官员）建昌人黄端伯的母亲。李氏贤明仁慈，志心信乐佛法。晚年时则诵持《金剛经》、《地藏经》，日益虔诚。有一天晚上，李氏梦见自己端坐于山顶上，而佛光照临其身。醒来后告诉儿子说：『我往生西方净土的时候到了！』不久之后，现出轻微疾病，端坐而往生。（建昌志悬榻编）



清 陈姬

陈姬。江苏常熟县人。居住在城南，以纺织为业，坚信佛法。平日随着纺织车的声音而唱念阿弥陀佛，整天不绝于口，如是三十年而不变。有一天，陈姬忽然召唤其子前来，告诉他说：『你没有看见空中的宝盖幢幡吗？我将要往生了。』说着便拍手大笑。自己取热水沐浴完之后，即合掌念佛而往生。此事发生在清世祖顺治十年（西元一六五三年）。尚书翁叔元正好微服出巡到此地，听闻此事，便亲自前往探视。只见陈姬神情专注地端坐着，而房室中弥漫着袭人的香气。后来，翁尚书于晚年著作的《净土约说》中，记载其事迹以作为证明。（净土约说书后）

清 张寡妇

张寡妇。江苏常熟县人。居住在小东门外，平日安于贫苦坚守贞节，一心一意专持佛号，不论在清静或污秽地方都一心念佛，不曾有丝毫的间断。后来，张寡妇因下痢病而往生。往生后只留下一条破裙，臭不可闻，有人将它丢弃到河流之中，忽然见到莲华互相

交错盛开，五色光彩灿烂耀眼，散布于水面上。看见的人觉得很惊异，而将裙子取回，并送给某庵，作为佛像前供桌的围布。此事发生于清世祖顺治年间（西元一六四四—一六六一年）。（果报闻见录）

清 陆寡妇

陆寡妇。江苏常熟人。年二十岁，丧夫，于是奉持斋戒，一心念佛，从来不曾与人争执。年六十七岁往生。往生以后，焚烧其衣裙，当余火烧尽时，忽然见到金光进出，灰烬中很清楚有佛像在里面，共有数十尊。乡里的人聚集围观，看到的人都烧香膜拜。当时是清圣祖康熙三年（西元一六六四年）。（果报闻见录）

清 杨氏

杨氏。张秩斯的妻子。杨氏的父亲杨次弁，出自于虞山严家的教化。由于严家世代学佛，所以杨氏从小就归心于佛法。嫁到张家不久之后，礼僧德真为师，从之受持三皈五戒，并断除爱欲。年二十七岁，病危，因而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并在房屋中供奉阿弥陀佛圣像，



高声唱念佛名。经过五天，房屋中便闻到栴檀的香气。到第七天，杨氏闭上眼睛，一会儿就见到观世音菩萨告诉她：『莲华的种子，已成就一半，另一半就看你的工夫了。』杨氏问：『从何处着手？』答：『撒手便行。』杨氏听完即合掌念佛，然后跌坐而往生。（续往生集）

清 江氏

江氏。浙江余杭县严切公续娶的妻子。切公原本就是云栖莲池大师的弟子，信奉净土宗的教法。江氏自从嫁到严家后，也非常坚定地信奉佛法。江氏每天早晨鸡鸣便起来，然后跪在佛前唱念佛名千声，接着又持诵诸经咒。凡是佛前供香、燃烛、供茶水等事，江氏都亲自去做而不劳动侍婢。清圣祖康熙七年（西元一六六八年）二月六日，早课完毕后，突然觉得身体疲困，于是便回房休息。过了一会儿，江氏忽然大声说：『观世音菩萨来了！』便催促准备热水，沐浴之后，就枕而安然往生。入棺时，脸色红润，手足柔软，好像很快乐解脱的样子。（净土全书）

清 徐太宜人

徐太宜人，钱塘徐浩轩的母亲。徐太宜人一生非常恭敬地奉持佛法，一心称念西方阿弥陀佛名号。绘画佛像为图，图的旁边累计数千圈，以计算她诵念佛号的次数。每一幅图圈画完毕之后，就放入黄布袋中。如此持续了数年，而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四年（西元一六九五年）往生。往生的那一天，其家人在盆里焚烧其黄布袋。忽然听到盆内有爆破的声音，仔细一看，盆内有五色的光生起，黄袋子的布已烧成黑色而布面上出现楼阁栏杆，重叠于四周。中间涌现莲华数十朵，华上各有一尊佛合掌趺坐。又出现诸天女恭敬围绕，一皆如粉色的画本，看见的人莫不惊讶赞叹。第二天，拾取灰烬时，看见袋子的背面所现的诸形象，都与袋子的正面相同，只是佛的后面还有一位老母执拂尘随行。其子徐浩轩为她记下此事迹。（信征录）

清 凌氏、母叶氏

凌氏。法名善益，吴县人张廷表的妻子。她的母亲叶氏，擅长斋达四十年，礼古潭和

尚为师，每天礼拜《华严经》，如此循环不停共拜了三部。母亲叶氏年八十一岁时，梦见罗汉现金色身，然后往生。凌氏年四十多岁也持长斋，同样礼古潭和尚为师。凌氏日夜六时行大悲忏法，并且礼拜《华严经》共计二部。凌氏时常在五更起来进入佛堂，其夫张廷表则煮热汤，准备水果给她食用。晚年专诵大悲咒及阿弥陀佛圣号，求生西方净土。有一天，观音大士显现其圣相，凌氏于是现出病态，并告诉她的女儿说：『佛光满室，我走了。』说完后即安然往生。时年六十九岁。当时是清高宗乾隆三十四年（西元一七六九年）。其女儿嫁入朱家，也很虔诚地信奉佛法。并且以持诵《法华经》，及念西方阿弥陀佛圣号为平常的功课。朱家的人也因此大多受到她的度化。（善女人传）

清 余媪

余媪。江苏徐州宗氏的女儿，是昭月和尚的母亲。和尚后来主持扬州高旻寺，便迎接余媪到寺中，并开辟一间房间让她居住。刚搬进寺里时，非常地想家，每次与和尚谈话，便说到家里的事。昭月和尚便为她说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等法，劝母亲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但是余媪并未省悟。和尚于是不再与她见面，即使是召请他来也不前往。

余媪无可奈何，只好勉强持念佛名，但是总是没有办法持续不断。住了三年之后，才稍微感到熟练，因此而发深信心受菩萨戒，早晚都很虔诚地礼拜。后来，和尚前往探视她，并问道：『是否还很想家呢？』余媪答道：『念佛好！不想家了。』有一天，余媪坐在庭园的前面，向着佛塔而唱念佛名，忽然光芒舒展开来，因而见到金色世界，光明耀眼无有边际，而原来的墙壁树林全部摧毁消失。余媪非常欢喜，起身想要靠近，但所见的影像即刻消失。从此以后，余媪六根寂静，日常的行住坐卧间皆不生起第二念。

经过很久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梦见到了一户人家，有位妇女即将生产。余媪惊讶地说：『为何到此处，我是要求生西方净土的人，人胎出胎太可怕了！』于是急忙走出来，因而惊恐地醒过来。余媪早晨起来，告诉和尚说：『我今生的尘缘已经尽了，请为我召集僧众唱念佛名，送我往生西方净土。』昭月和尚依从她所说的话请僧助念，余媪于是向着西方坐化往生。此事发生在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西元一七六二年）。（善女人传）

清 杨媪

杨媪。杭州人，居住在北门外的石灰坝。年五十多岁中风，因此无法活动而僵卧在床

上，并且整天呻吟。当时有一位旅亭法师，从京城要回到天目山，正好经过她所居住的地方，她的儿子设斋供养法师，并请他人内探视母亲。杨媪频频皱眉说：『我病得很重，法师是否有好的药方能治愈我呢？』法师说：『是有药方，但恐怕你不肯服用罢了！』杨媪说：『如果真的肯，那有不肯服用呢？』师说：『病从色身而起，色身则由四大假合而成。你若能舍身，病自然会痊愈。』杨媪问：『要如何舍身呢？』法师答：『你只要将色身放下，一心一意向着西方净土，念念不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大医王，能除一切众生的病。只要能至诚念佛，阿弥陀佛自然会来救你。』

杨媪又问：『佛真的会来吗？』师答：『会来！但只怕你念佛不恳切罢了！』法师离去之后，杨媪于是持念佛名，静默地观想西方净土，一天比一天恳切至诚。过了五个月，杨媪告诉儿子说：『阿弥陀佛来了！四天后我将往生西方净土，为我请旅亭法师来，我要与他道别。』旅亭法师当时在天目山，无法赶到。预定的时间一到，另外请僧众十人，共同唱念佛名。杨媪起身坐着，面向西方而坐化往生。时为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西元一七七一年）。（善女人传）

清 余氏

余氏。法名真修，吴县人朱颖符的妻子。余氏年三十二岁守寡，到三十六岁时，开始持斋并奉持佛法。晚年，将家事托付给媳妇，一心专修净土法门。年七十岁，在夏秋交替的季节，余氏梦见到了一池畔游玩。池中有一艘船，载着比丘尼及优婆夷十多人，其中有一人向余氏招手，并说道：『到西方吧！』余氏自己心想：『此时不去，等到岁暮年终时再去吧！』招手的人很快地说道：『只好等下班船了。』

到了九月六日梦见阿弥陀佛现身接引，醒来后自知时至，于是请她所事奉的文岐法师来与他道别。法师来到，因无法找到莲华，而改以莲叶送给她。余氏很高兴，因而念佛更加恳切，在她的室内室外都能闻到异香。到了十一日清晨，要热水沐浴并更换新衣，然后端坐称念佛名。一段时间后，吉祥卧而往生。当时为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西元一七七一年）。（僧正琦述）

论曰：『十方庄严清静的国土，只有童子身化生，没有女人之身，而韦提希夫人，因



为儿子作恶忤逆，而起心厌离五浊恶世，即得亲见阿弥陀佛，授记往生。又《法华经》中，说明受持《法华经》的利益，特别授记女人往生极乐世界。由此可知娑婆世界的女人，与西方净土，有大因缘。自从净土宗盛行以来，妇女诸贤，往往能专志恳切于净土法门，因而一生取办了生脱死。那些现有丈夫相的男人，看见此事迹能不感到惭愧吗？』

往生物类第十

唐 鹦鹉

唐朝时河东裴氏家中，有一只鹦鹉，因为它名字曾记载于经典上（如《阿弥陀经》），因此时常喜欢接近经典，并且知道要恭敬经典。主人曾经告诉它六斋日的戒律，从此以后只要在午时以后（过了早上十一时），过午之食物，从下午到晚上看都不看它一眼。有人教导它：持念佛号时，应当由有念乃至无念。鹦鹉听到此语则抬起头振动其翅膀，好像能接受且听得懂的样子。从此以后，如果有人叫它出声念佛，则默然而不回答；如果有人对它没有在念佛，它就大声念阿弥陀佛。时常在空屋内等待天亮，天亮时便发出和雅的声音，其音声温和就如笙竽一般，念念相续，听到的人没有不感到舒适愉快的。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西元八〇三年）七月，鹦鹉突然憔悴而不快乐。驯养的人知道它寿命将尽，于是敲打引磬，告诉它说：『你将往生西方净土了，我为你击磬，希望你保

持正念。』每击磬一次，它便念一声阿弥陀佛，等到十念念完后，便收敛起翅膀收缩双足，没有振动也不倾倒，随即安然而往生。火化后获得舍利子十多颗。节度使韦皋曾为它作传记。（佛祖通载）

宋 鹁鸽

宋哲宗元祐年间（西元一〇八六—一〇九三年），有一位长沙郡人，饲养一只鹁鸽，俗称八八儿（八哥）。鹁鸽有一次在偶然间听到一位僧人念阿弥陀佛，就随口称念，从此以后整天不停地念佛，其饲主因此将它赠与僧人。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鹁鸽死亡，僧人准备棺木予以埋葬，不久由它的口中生出莲华一朵。有人为它作偈颂曰：『有一只灵明的禽鸟八八儿，知道要随着僧人的口念阿弥陀佛。死后埋于平地而莲华从口生出，我们得生为人的哪里能不知要念佛呢？』另外，天台山黄岩的正等寺，有一位观法师，畜养一只鹁鸽，它常常随着人家念阿弥陀佛。有一天早上，站着死于笼中，于是挖土穴而埋葬它，后来从它的舌端生出紫色的莲华。大智律师曾作偈称颂它。（佛祖统纪）

明 白鸚鵡

白鸚鵡。是岭南一位读书人所饲养的。白鸚鵡早晨一定诵持观世音菩萨圣号以及白衣神咒。而且又能诵归去来辞、赤壁赋及李白的诗。有一次早课还没做完，有人故意引导它念诗文，它就静默不回应。有一天，它告诉它的主人说：『我从西方来，还从西方去。』当天晚上，安然而往生。（见闻录）

论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性。乃至三恶道中，只要是能系念阿弥陀佛的众生，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见佛闻法。我们观看鸚鵡、鸽鸽的事迹，哪里能不相信呢？经云：「宁受地狱苦，得闻诸佛名，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庆幸得为人身，六根完具，而不知念佛。或者更糟的则是反而诬谤、诋毁佛法，这可说是更加自暴自弃的人了！如果是这样子，虽然得了人身，难道不可惜吗？』



附录：遵式大师校量念佛功德说

《大般涅槃經》云：『假使以一个月之时间，常以衣食，供养一切众生。不如有人，一念念佛，所得功德的十六分之一。假如锻金为人，以车马运载，乃至种种宝物，各满百数，用来布施。不如有人发心向佛举足一步。假使有人，以大象车，尽载大秦国中种种珍宝，及以瓔珞，数各满百，以用布施。犹亦不如发心向佛举足一步。若以四事供养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犹亦不如发心向佛举足一步，所得功德，无量无边。』普劝在家而志心信乐于极乐世界的善男子善女人。每日早晨，着衣净心，瞻礼佛像，就如同见到真佛一样，不要让一天白白地过去。假使公务私事忙碌急迫，也必须坚定心意，有空就进入佛堂，烧香顶礼，重要的是『举一步向佛』。若有闲暇，早晚都不要舍弃，并且要早晚不拘精进修行。请观看『一念念佛』及『举足向佛一步』的功德，如此殊胜。更何況步步念念，旋绕念佛，所灭的罪障，及所得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